青春狂想曲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青春狂想曲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张 继 双 译

世 界 知 识 出 版 社

Patrick Modiano
Une jeunesse
Éditions Gallimard, 1981
根据法国加利马尔出版社1981年法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马素华
封面设计：陈文骥

青春狂想曲
〔法〕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著
张继双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中国[illegible]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4.5 字数：96,000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0
书号：10003·035 定价：0.73元

译者的话

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是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生于一九四五年，曾在巴黎求学。

莫迪亚诺是近年法国文坛崛起的新秀，其作品连续多次获奖。一九六八年，他十九岁写出处女作《星形广场》，荣获罗歇·尼米埃奖；一九六九年，他的中篇小说《夜间巡逻》荣获费内翁奖；一九七二年，他出版的小说《环形大道》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这三部作品都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作者并没有经历战争，但都获得了成功。一九七五年他的《凄凉的别墅》取材于五十年代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荣获当年的图书商奖。一九七八年他写的《暗店街》，描述一位失去记忆的人如何寻找自己经历的故事．由于写法别致新颖，荣获法国最重要的小说奖——龚古尔奖。

莫迪亚诺的其它小说还有《户口簿》（一九七七年）；《如此勇敢的年轻人》（一九八二年）和《被人遗忘的角落》（一九八五年）。此外，他还同别人合作著有电影文学剧本等作品。

莫迪亚诺的小说摆脱了传统的写作手法，不以曲折的故事或形象突出的人物取胜，而是靠新颖的构思和别具匠心的结构获得成功。他把表面上看来似乎互不关联的人和事串联在一起，给读者以充分的回味和思考余地，以此来展示人物的命运和人生的道路。这种写作手法在古典派和现代派小说

中均不多见，颇能引起读者的联想与深思，可以大大提高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这一手法在《青春狂想曲》中得到了充分发挥和恰当运用。

《青春狂想曲》是莫迪亚诺的重要小说作品之一，成书于一九八一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对青年男女。他们一个父母双亡，孑然一身，服罢兵役，无处安身，只有浪迹街头。另一个生下来就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母亲也已舍她而去，她被公司解雇，失业在家。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他们由互相怜悯、同情，发展到相亲相爱。他俩携手并肩，步入人生社会。他们天性善良，涉世不深，由于生活所迫，只好忍气吞声，寄人篱下；又不得不到处奔波，遭人白眼，任人侮辱。他们涉世之初的见闻，揭示了光怪陆离的法国社会：失业、彷徨、苦闷；正派的艺术家被迫自杀；流氓无赖却逍遥自在。小说向读者展现了当今法国社会风貌，这使它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

《青春狂想曲》写得朴实自然，不见人工雕琢的痕迹，犹如一幅自然风光画卷。给人以欣赏白描的感受。

一九八六年六月

一

孩子们正在花园里玩耍嬉戏。再过一会儿就该下棋了，这是惯例，天天如此。

奥迪尔说："明天上午，就给他取下石膏托。"

她和路易坐在木屋前的凉台上，从远处望着正在玩耍的一双儿女。儿女正同维戴尔多的三个孩子在草坪上奔跑。他们五岁的儿子左胳膊上裹着石膏托，但似乎并不影响他玩耍。

路易问："他的石膏托打了多少日子了？"

"马上就有一个月了。"

他们的小儿子在打秋千时跌了一跤，一周后才发现左臂骨折了。

奥迪尔说："我去洗个澡。"

她去二楼洗澡，然后他们下棋。路易听见洗澡水流动的哗哗声。

路对面松树后是空中列车车站。站台的样子有些象温泉疗养所。据说这是法国最老的空中索道之一。路易盯着空中列车。列车缓慢地攀上弗拉兹山坡。火红色的车箱同夏日碧绿的山坡，红绿辉映，十分耀眼。孩子们在松树下钻进钻出，然后骑着自行车奔向车站前荫绿的圆形空地上。

昨天，路易把木屋门前的木制招牌取下，放在落地窗前。招牌上用白色大字写着"Sunny Home"[1]几个字。十二

[1] 英文，意思是"向阳宅"或"向阳之家"。——译者

年前，他们买下这座木屋，并把它改成儿童乐园。路易和奥迪尔拿不准应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奥迪尔主张起个法文名字，如“小淘气之家”或“宝宝之家”。路易认为叫英文名字时髦，能招徕客人。最后他们商定，叫它“Sunny Home”。

路易拿起木牌，回头放进抽屉里。他舒了一口气，感到轻松了许多。从今以后，“向阳之家”关门了，这间木屋要归他们自己居住。他要把花园底部的木棚改装成茶点沙龙餐馆，为冬季在这里等候空中列车的游人服务。

山谷里，天色慢慢变得昏暗起来；花园里也变黑了。孩子们欢叫着在玩捉迷藏游戏。明天是六月二十三日，是奥迪尔三十五岁生日，而下个月就轮到路易过三十五岁生日了。为祝贺奥迪尔三十五岁生日，路易邀请了维戴尔多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还邀请了老滑雪手阿拉尔德，他在附近开体育用品商店。

空中列车开始下降，然后在松林后消失。不一会儿，它又出现在松林的另一侧，四平八稳地走它的路。这样往返运行直至晚九点。它最后一次运行时，会变得如同一只大个儿萤火虫，在弗拉兹山脊上闪动。

“小家伙，别怕……”

医生轻轻拍打着孩子的小脸。三人之中，奥迪尔最紧张。医生用锐利的器械把石膏托锯开，其速度之快不亚于电锯锯圆木。石膏托上有奥迪尔画的花。儿子的胳膊完好无损地脱离出来，皮肤不发干，也不显得苍白，这点是奥迪尔所担心的。小家伙晃动着胳膊，没有把握地弯曲了几下，嘴角闪出了笑影。

丈夫说："好了，你可以再把它折断！"

奥迪尔曾答应儿子，回家前带他去吃冰淇淋。他们来到湖畔的咖啡店，相对而坐。儿子要了一份阿月浑子果和草莓冰淇淋。

"把石膏托取下来你高兴吗？"

儿子没有回答。小家伙吃着冰淇淋，脸上现出严肃专注的表情。

奥迪尔望着儿子想，一旦他长大成人之后，他还会记得这个画有花纹的石膏托吗？这可能是童年留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吧？阳光刺眼，儿子不由眯起了眼睛。湖面上，浓雾在慢慢消散。她想自己明天就三十五周岁了，路易也马上要过三十五岁生日。她扪心自问，人到三十五岁上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她想到儿子的小胳膊脱离石膏托时完好无损，不由想到了这个问题。小家伙的胳膊几乎是自己从石膏托里挣脱出来的。可是，人到三十五岁生活还能从零开始吗？这个问题太复杂，应该去问路易。她不由微微一笑，她的答案是否定的。三十五岁的人就是任人宰割的俎上肉，会不由自主地走下坡路，慢慢滑向生活的海洋，就象眼前这个湖泊一样。孩子们也将慢慢长大成人，最后离开你……

眼睑有根睫毛刺眼球，她从手提包抽出粉盒。她带着它是因为有那面椭圆小镜。她没有办法剔除那根睫毛，便仔细端详起自己的脸庞来。她感到自己并没有变老，和二十芳龄时的容貌差不多。当然那时嘴角没有这些皱纹。但其他地方确实没有什么变化……路易也一样，变化不大，只是瘦了一些，仅此而已……

儿子拉着长音，神气活现地喊道："妈妈，祝你生日愉快！"

奥迪尔抱住儿子，亲了又亲。要是儿子能知道自己父母年轻时的情形，就是他们也还是孩子时的情况，那该多有意思……奥迪尔的童年是在巴黎度过的。她那时住在外祖母家，就在夏尔一科罗街公共汽车发车站附近。附近有图莱尔游泳场的灰色建筑，有斯古里尔街的电影院和高坡。要是她喜欢幻想，可以去回味那雾蒙蒙的早晨和那旭日东升的时刻，还有那通向海滨的陡峭坡路……

“咱们该回家了！”

奥迪尔开上汽车，沿山坡上行，朝自家的木屋开去。小儿子坐在她身边的座位上。无意之中，奥迪尔高兴地哼起了小调。她突然发现自己哼唱的是一出轻歌剧的前几小节。那出戏叫《达瓦依的玫瑰》，她偶然在日内瓦一家古玩店买到了那张唱片……

他们坐在空中列车站前的绿色长凳上，小儿子骑着装有平衡轮的自行车，在圆形空地上绕来绕去。奥迪尔躺在那里，头顶着路易的膝盖，翻阅一份电影杂志。

儿子穿过树荫下一个个光斑，开始了他的“大圈旅行”。他不时停下车子，顺手从地上拣起一个松籽壳。空中列车管理员坐在门口抽烟。他穿着蓝褂子，戴着大盖帽，俨然是一副火车站站长的派头。

路易问他：“喂，乘客还多吧？”

“不多。今天乘客不多。”

乘客多少无关紧要，即使空车，也得按时运行，这是规定。

管理员说：“可是，今天阳光很足。”

路易说：“这是因为还没到休假的时节，再过两周您瞧

瞧……"

儿子在圆形空地上绕来绕去，脚下愈蹬愈猛。奥迪尔戴上墨镜，慢慢翻阅杂志。因为有风，她用力攥紧书页。

路易在睡觉，他听见孩子们在附近吵吵嚷嚷的声音，时远时近的声音重新在他耳边回响。然而这一切，对路易说来，又似乎成了眼前闪动的光线。路易在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孤零零站在荒凉的赛车场上，望着父亲骑着自行车在跑道上慢跑。

有人叫他，他睁开两眼，发现女儿站在眼前，正对自己微笑。他的女儿已经长大，差不多和奥迪尔一样高了。

"爸，客人快到了……"

女儿身穿红裙子，这叫路易猛吃一惊。她已经十三岁。大梦初醒的路易，仍旧懵懵懂懂，奇怪女儿怎么一下子长这么高了！

"爸……"

女儿嗔怪地冲他一笑，拉住他的手，想把他从大沙发上拉起来。路易开始不想起来，停了一下，才顺势站起来，然后在女儿额头吻了一下。他走到凉台上，夜幕尚未降临，隔着一排松树，他看见一行人朝这里走来。他听出有阿拉尔德的低沉说话声；玛蒂娜·维戴尔多的笑声。远方，红色的空中列车，沿弗拉兹山坡慢慢向前运行，象在绿草丛中飞动着的瓢虫。

客厅里，灯光已全部熄灭。路易、奥迪尔、维戴尔多夫妇及阿拉尔德，静静地等候在饭桌旁。不一会儿，路易的女儿端着托盘从厨房走出，上面燃烧着八支蜡烛。三支表示三

十年，另外五支代表五个年头。她慢慢走过来，众人齐声唱道：

"Happy Birthday to You……" ①

她把托盘放在桌子中央，大家分别同奥迪尔拥抱。

维戴尔多问："怎么样，三十五岁，有什么感想？"

奥迪尔回答："三十五岁？快当老奶奶了！"

"别说傻话，奥迪尔！"

"妈妈，请你吹灭这些蜡烛！"

奥迪尔俯身桌面，一口气吹灭了八支蜡烛。

"好，全吹灭了！"

众人鼓掌庆贺，然后拉开灯。

"唱支歌儿吧！"

路易说："好，奥迪尔为大家唱支街头小调……"

"不，不……不唱……"

奥迪尔把生日蛋糕切开。五个孩子已经到凉台边上去玩，奥迪尔和路易用小盘给他们每人送去一份。

维戴尔多的妻子玛蒂娜说："他们今晚肯定不愿按时睡觉！"

阿拉尔德用庄严的声音说："不睡也罢。今日非比寻常，人生一世，三十五岁只此一回。"

维戴尔多一看手表。

"路易，咱们该走了。打扰您，我委实不好意思。"

他要乘二十三点零三分的夜车回巴黎。路易答应用汽车把他送到火车站。

路易说："那好，出发！"

---

① 英文，祝你生日快乐的意思。——译者

玛蒂娜、阿拉尔德和奥迪尔坐在凉台上聊天。阿拉尔德嗓门压倒众人。夜里天气闷热，隐隐听见远处雷声滚滚。

维戴尔多来到客厅，迅速拉开黑提包，检查是否忘记了什么东西。孩子们打闹着跑下楼梯，他们的脚步声在二楼的大房间里咚咚直响。奥迪尔离开凉台，在路易正要同维戴尔多出门时，她追了上去。

路易说："祝你生日愉快！"

奥迪尔说："噢，够了。……"

"三十五岁，你有什么感想？"

她轻轻摇着他的肩头。

"别说了！过不了几天，就该你了……"

路易用力抱住妻子，两人不由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庆祝生日。这个主意似乎有些滑稽，但既然孩子们高兴，那就……

维戴尔多把提箱和黑提包放到汽车后排座位上，自己坐到路易身旁。

"路易，我真有点不好意思……"

"别这么说！从这里到火车站有五分钟就够了……"

路易慢慢启动马达。过了一会儿，他熄灭马达，让汽车沿笔直的山路静静下滑。

他问维戴尔多："您什么时候再来？"

"下周末。我准备和玛蒂娜、孩子在这里度过八月份。您有福，可以整年呆在山上……"

路易说："假如让我住在巴黎，恐怕受不了……"

他拧开收音机。这是他的习惯，他每次开车外出，总爱打开收音机。

维戴尔多问："您在这里居住有多久了？"

"十三年了。"

"可我们，我们买下这所小木屋才六年……"

"可我感到你们搬来要更早一些！"

维戴尔多和路易同岁，在巴黎某进出口公司工作。每逢圣诞节或复活节，他都和妻子玛蒂娜来这里滑雪，把三个孩子托付给奥迪尔和路易，让孩子和儿童乐园的孩子们一起玩耍……

"看样子，你们的儿童乐园要关门了？"

路易笑着说："是的，关门了。小木屋我们自己使用了。孩子们可以在家里滑旱冰……"

"那您，您打算干点什么？"

"我们准备和阿拉尔德合伙开个沙龙餐厅，为乘坐空中列车的客人服务。

维戴尔多说："对，这个主意不错……我也很想辞掉城里的差事，到这儿来安居乐业……"

他们来到第一个弯路口，左手是皇家旅店的围墙。路易又把马达打着。

"孩子们住在这儿肯定比在巴黎强。我儿子长大后，我希望他当滑雪教练……"

"是吗？那您女儿呢？"

"女孩子呀？这可难说……"

路易摇下汽车窗玻璃。看样子雷雨马上就要到来。

维戴尔多问："您在巴黎住过吗？"

"住过，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来到火车站前，路易停下汽车，打开车门，替维戴尔多拿行李。

“谢谢您，路易，我自己来……”

他们穿过清冷的小候车室。候车室里亮着几支日光灯。维戴尔多把车票塞进号码打印器里。

路易说：“这玩艺儿越来越复杂了。好在我现在不怎么外出了……”

列车已经停在站前。

“再见，路易！星期五见……”

路易把他送到月台上，并帮他把箱子和黑提包递进卧铺车箱里。维戴尔多打开车窗玻璃，微笑着伸出头来。

“星期五见！玛蒂娜和孩子全交给您了。请您对孩子严格要求……”

“我对他们一向十分严格……”

当路易回来时，发现候车室的售票窗口附近有个糖果自动售货器。售票窗口已经关闭。他把两枚硬币塞进去，售货器便自动送出一份裹着红色和黄色纸头的东西，原来是块岩状巧克力糖果。嗬，这玩艺儿还在使用……过去奥迪尔常去戈兰古街面包坊买这类小吃。好，就把这块巧克力送给她作生日礼品吧！

广场另一端，咖啡店里有好几个人在看电视。从那里传来一位女歌星的歌声。路易只能听见沙哑的歌声，听不清歌词。一阵热风吹过来。在他往回走的路上，天下起雨来……

……十五年前那个秋天，在圣一洛城赶上连雨天。兵营大院里到处是水洼。不小心，路易踩进水洼，冷得脚脖里直发凉。

他提着白铁皮箱子，向门卫行了个军礼。当他来到街角时，不由回头张望了一下那座浅褐色建筑。从今以后，他同

它断绝了一切缘份。

他身穿便服，是一套灰色法兰绒制服。衣服有些瘦小，肩头和臀部有点儿紧。他需要一件大衣过冬，尤其需要一双鞋，一双钉胶厚底鞋。

布罗西埃约他七点左右到阳台咖啡店见面。他突然想到，他同布罗西埃相识两个月了。布罗西埃说他是路过圣一洛城，看来是句假话。他在巴黎有“事情”要做，可为什么赖在圣一洛迟迟不走呢？

路易第一次遇见布罗西埃就在阳台咖啡店。那天，他到半夜才回兵营。那天下午，他顺城墙根远足，尔后又顺国家公路走到种马场。向右一拐，走进一片木棚子中间，他迷了路。回到城里，他到阳台咖啡店找张桌子坐下。酒吧间旁边的镜子映照着他的身影：短短的头发，双臂抱拢，一身军服。在一旁看报的布罗西埃定睛望着他。

“您还要服役很久吗？”

他说的是行话，路易没有听明白。

“您多大了？”

“到七月份，我就二十了。”

他俩是咖啡店里仅有的客人。布罗西埃一耸肩说，这个钟点，圣一洛街道上没有行人了。

“要是还能提到街道……”

布罗西埃酸溜溜一笑，说：“此时此刻在这里遇见个大兵，不是有点儿奇怪吗，嗯？”

布罗西埃有多大年纪呢？也就是四十来岁。他微笑时，显得年轻一些。他金发红脸，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有些浮肿的红脸膛说明他偏爱比利时啤酒，

他说他住在巴黎，有个哥哥在圣一洛开公证处。他是来

探望哥哥的。他有十来年没有回圣一洛，大家都把他遗忘了。他说要利用休假的机会料理几桩事务。瑟堡有人要出售一批美国货，有老式吉普，也有旧军用卡车。他说他在“汽车行业”工作，在巴黎有一家车场。

那晚，他一直把路易送到兵营。他身上披着雨衣，头上戴顶老式蒂罗尔①帽，帽子上面还插着一支棕色羽毛。大街两旁全是新建的住宅，一溜灰色水泥墙壁，此时布罗西埃悄悄告诉路易，他简直不敢认识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了。二次大战时城市被炸，战后重建了城市，圣一洛城已经面目全非！

阳台咖啡店里，正值喝开胃酒之际，烟雾腾腾，谈话声嗡嗡，令人头晕目眩。但由于布罗西埃的蒂罗尔帽，路易一眼就看见了他。路易有些不好意思地走到布罗西埃面前，放下行李，坐在一旁。

布罗西埃高兴地说：“怎么，您退役了，是吗？”

路易低声回答：“对，我退役了！”他一向不大习惯讲大兵们的行话。

布罗西埃说：“应该庆贺一番呀，老弟！您瞧，我已经开始了……”

他指指酒杯，杯子里有半杯红色饮料。

“您想喝点什么呢？”

本来布罗西埃说话油腔滑调，象个旅行推销员。可突然[redacted]麻的口音变得矫揉造作起来，开始谈论家具和[redacted]先后在巴黎好几家古玩店工作过，一天晚上，[redacted]口吻告诉路易根据哪些细微之处来区别摄政时

[redacted]地利西部一地名。——译者

期① 和路易十五时期的椅子。他手拿铅笔，指给路易如何鉴别椅背和扶手的质量。至于图书，他说自己喜欢原版书。在谈论这些事情时，他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肯定是在模仿某一位对他影响较深的什么人。

招待员送来香巴利酒之后，布罗西埃对路易说：“退役万岁！”

他们把盏碰杯。路易不好意思说他鞋里灌了水。

“您在想什么呢，路易？”

路易心里只有一件事儿：尽早脱掉那双湿鞋袜，把它们扔进垃圾桶，换上一双绉胶底鞋，以保证今后不再湿脚。

突然，他脱口而出：“真讨厌！”

“您说什么呀，老弟？”

两年来，他规规矩矩在兵营待着，忍受着那里的枯躁生活：窄小的房间、清一色的军服、一下雨就灌水的鞋子……现在，这一切都已结束，他过去为什么要忍受这一切呢？

“我需要一双新鞋……”

“噢，对，当然……”

“一双绉胶底鞋。”

布罗西埃有些惊讶，把杯子里的香巴利酒一饮而尽。

“好，咱们去找找！”

他们离开阳台咖啡店，来到右手地势较低的商业街。水泥拱廊下，店铺毗连。在最后那家商店的玻璃橱窗后摆着一排低帮无带便鞋和女布鞋。老板正准备拉下铁窗门。

他们来到店里，并排坐下。布罗西埃仍戴着他的青罗宋帽。

① 指法国奥尔良公爵摄政时期（1715—1723）。——译者

他说："请替这位年轻人挑双鞋！"

"我要一双绉胶底鞋。"

老板说这种鞋存货有限，但可以为他挑双意大利产优质低帮无带便鞋。

"不，不要。我要绉胶底鞋。"

路易挑了一双厚底鞋，鞋底厚约三公分。试鞋时，他把湿袜子也脱掉了。

他问："您这儿有没有袜子卖？"

"有，有网球袜。"

"那没有关系。"

路易穿上鞋，把鞋带仔细系好。布罗西埃掏出公文包付款。老板递给路易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他的旧鞋湿袜子。

一到门外，路易就把塑料袋扔进暗沟里。这一动作郑重地表明，他的兵营生活结束了。当然，他还需要一件大衣，那等以后再说吧。

布罗西埃说："咱们去奈沃特尔旅店吃晚饭。我在那里预订了一桌饭和两个单间。"

路易问："有洗澡间吗？"

"当然有。您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有洗澡间，太好了！两年来，在营房的小屋里只有洗脸池，水龙头跟饮马槽上的出水口一样，而且经常堵塞；还有那土耳其式狗窝。破门关不严，院子里一刮风就啪啪响个不停。现在能住上带洗澡间的卧室，那该多惬意！

"这就是说，我可以洗个澡了？"

"老弟，您想洗几个就洗几个。"

天又下起雨来，细雨濛濛，刚刚能打湿发梢。他们沿平缓的坡路前进，那条街顺城根伸延，从外往里倾斜。

布罗西埃指着城墙说："有意思，小时候我曾顺着打结的绳子从墙上滑下来……怎么样，您的鞋子合适吗？"

"很合适。"

从那里到奈沃特尔旅店只有几百米远。他们经过街头下部的《特拉卡》电影院，然后再穿过维尔桥，要是能再走一程，路易也干。现在他愿意平足踩在水洼里，他感到这是一种乐趣。穿上绉胶底鞋，任何人、任何东西他也不怕了。

高音喇叭在播放轻音乐。旅店餐厅里，空不见人，只有路易和布罗西埃坐在靠里一张桌子旁。招待员送来干酪时，布罗西埃刚好打开一瓶布尔高涅酒。

他为路易倒了一杯酒，第三次说："退役万岁！"

起初，听到这话，路易不由想起兵营里的生活，有些恼火。后来便不在意了，沉浸在一种惬意的麻木中。

布罗西埃说："饭后甜食，您该尝尝'黑白蛋糕'，嗯？'黑白蛋糕'……"

布罗西埃喝过量了，脸上泛着红光。他喃喃地说："路易，您没有生我的气吧……"

他探身凑近路易，悄声说："我约了两位瑟堡姑娘，来庆祝您服役期满……"

灯光刺眼，路易眨巴了几下眼睛。他在考虑高音喇叭播放的是什么曲子。他感到曲子耳熟，但想不起叫什么名字。

"来两块'黑白蛋糕'！"

布罗西埃又把头伸过来。

"回头您瞧，瑟堡姑娘就跟它们一样……"

姑娘们在大厅恭候，是两名褐发女郎，一位梳着马尾式辫子。她俩来时开的就是她的车，那是一辆DS19型汽车。路

上她们差一点在瓦洛涅抛锚。这种天气出门，确实不怎么样。

布罗西埃说："你们能赶来，这才是关键，乖乖。"

他轻轻抚摸一女郎的脸蛋，那女郎冲他微微一笑。然后，布罗西埃向柜台走去，路易提着行李箱和两位女士留在原地。

马尾辫女郎说："您今天服役期满了？"

"对，我退役了……"

"您一直住在圣—洛城吗？"

"对。"

"我认为呀，还是当海军好……可以天南海北到处游逛……"

另一女郎从提包里掏出一面小镜子，开始抹口红。

布罗西埃回来说："走，去一百一十九号房间！"

楼梯很窄。在楼梯上，布罗西埃搂着马尾辫姑娘，同她调情取乐。她摘下他那饰有羽毛的绿帽子，歪斜着扣在头上。路易紧贴着另一女郎。他手里提着箱子，走起路来很不方便。

房子里铺着深蓝色地毯，放着双人床和一张浅色木办公桌。床头柜上各有一架收音机。布罗西埃拧开收音机。

"我们去要一瓶香槟酒！但她们先把她们的编号告诉您，她俩都是瑟堡一家夜总会的姑娘。"

头戴布罗西埃绿帽的马尾辫姑娘说："您叫什么名字？"

"路易。"

布罗西埃拉灭电灯，只留下一盏床头灯。路易隔窗望着外边的雨水。雨，愈下愈大，愈来愈猛。

布罗西埃唱着说："退役万岁！万岁，退役！"

一女郎悄声附和："退役万岁！"

旅店门前是一条既长又宽的广场，两旁灯光明亮，亚赛飞机场的跑道。这里为什么装这么多灯呢？在荒凉寂寞的广场上，路易看到了姑娘们那辆DS19型轿车。

在楼梯上，乔治·贝吕纳就听到震耳欲聋的打击乐器声和电吉他声，真是难以忍受。他坐在二楼的皮凳上，挺直身板，凝聚力量，以便跨进巴拉迪旅店的门槛。

旅店演出厅里，一片昏暗，只有底部左边舞台上影影绰绰闪烁着一片乳白色灯光。一组室内乐手正在演奏。一位男歌手唱了一支美国流行歌曲，声音还有些发颤。舞台周围挤满了男女青年，多数不到二十岁。乐队的打击乐演奏者一头金发卷曲，面颊虚肿，象是个未老先衰的军人子弟。

贝吕纳拨开众人，挤到酒吧前，要了一杯烧酒。三杯酒下肚，他对音乐声不再那么敏感了。他每次来巴拉迪旅店，总要待上一个钟头。舞台上，乐队和歌手轮番登场，他们有的是郊区青年，有的是本区的年轻职员。年轻人充满幻想，执拗又强烈，想到音乐中寻求欢乐，以逃避生活的压力。贝吕纳经常听到他们那悲壮激烈、尖厉刺耳的吉他声和近乎求救呼喊的唱叫声。

贝吕纳年过五旬，在一家唱片社工作。唱片社派他每周到巴拉迪旅店来两、三次，来辅导这些业余乐队，并请他们到唱片社进行试演。在这种时候，他就象海关职员那样，从聚集在船前移民群中挑选两、三位，然后把他们推到船上。

他看看表，发现时间已经不短了。这晚，他没有留意去挑选演员或乐队，因为要靠近舞台，必须用胳膊肘推开众

人，那太吃力。不行，今晚他没有那个力气。

恰在此时，他发现了她。由于她背对着他，所以一直没有看到她。她是位栗发女郎，脸色十分苍白，眼睛明亮，年纪超不过二十岁。她虽坐在酒吧，眼睛却死死盯着大厅的后半部。那里传来掌声和欢呼声。有人走上舞台，是万斯·达依罗尔。这个姑娘为什么不同别人一起欢呼鼓掌呢？只见她目光痴呆，死死盯着那片比较明亮的地方。贝吕纳想，这姑娘象只向光的蝴蝶，想飞过去，但又犹豫不决。舞台上，等掌声和欢呼声平静之后，万斯·达依罗尔调试了一下麦克风，开始演唱。

"怎么，您也想演唱吗？"

她犹如大梦初醒，猛地打了个寒颤，忙扭过头来。

贝吕纳又问："您到这儿来是喜欢音乐吗？"

贝吕纳温和的口气和严肃神态常能赢得别人的信任。姑娘不由点了点头。

贝吕纳说："这可真巧，我在唱片社工作，要是您愿意，我可以帮您一把……"

她望着他，有些发窘。过去，贝吕纳起码要在表演者中间去挑选，他们敢于在鼓乐声中，在灯光之下上台演唱。可今天，他却选中了一位在喧哗声中一声不吭、纹丝不动的青年。

贝吕纳陪她坐出租汽车来到姑娘的住处。分手时，他在纸头上写下了他的办公地址和电话号码。

"您可以随时打电话，也可以直接去找我……我该怎么称呼您呢？"

"奥迪尔。"

"那好，奥迪尔，希望不久能再见到您。"

她穿过位于香贝莱门的红砖楼群，来到电梯间，按动五楼的按钮。电梯最高只升到五层，然后她顺一道走廊式楼梯爬上六层。

那是一间复折式小屋子，在洗脸池同床铺之间只能通过一个人。浅褐色的墙上挂着一位黑人女歌手的照片和一位美国男歌手的照片。由于房间太小，暖气显得很大，散发出炽热的气体。

她推开窗子。隔着窗子可以看见远方的凯旋门。奥迪尔懒洋洋地倒在床上，从雨衣口袋里掏出那张纸头，上写：

乔治·贝吕纳
伯利街二十一号三层
电话：艾丽舍0015

对，明天就给他打电话。延宕久了，她就会失去给他打电话的勇气。

看来此人正派严肃，说不定他真能帮她一把。她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张纸头，似乎想证实那上面确实有他的住址和姓名。

她忘了买点东西吃。不过她手头拮据，上月的工资已经快花完了。离开维农街香水店之后，她就天天泡在巴拉迪旅店里，象洗温水澡那样舍不得离开。

床前地上放着一架电唱机，她放上一张唱片，拉熄床头灯 她平身躺在昏暗之中，静静听着音乐。对面的窗口附近，稍许明亮一些。由于无法调节暖气，要降低卧室里的温度，只好开着两扇窗子。

在圣－拉扎尔车站，夜色已浓，布罗西埃已经睡着。路易拍拍他的肩头。

乘客们都下车之后，布罗西埃才走到镜子前，把蒂罗尔帽戴在头上。路易从行李架上取下他的马口铁旅行箱和布罗西埃的黄色皮箱。

出租汽车站前，很多人在排队等车。布罗西埃要路易先去喝杯酒再来。他们来到阿姆斯特丹街。路易提着箱子，跟在布罗西埃身后。他们在两条街交叉处找了家咖啡店，咖啡店的玻璃门廊向前凸起，引人注目。店里灯光明亮，有人在玩电动弹子。他俩坐在柜台旁边。

布罗西埃没有征求路易的意见就说："来两杯啤酒！如有可能，请给拿比利时啤酒……"

他摘下帽子，放在身旁的圆凳上。路易隔窗望着大街。十字路口交通阻塞，人群贴着两边的玻璃门鱼贯而过，就好象在球形潜水器里工作的水手们。

布罗西埃举杯对路易说："路易，来，为您的健康干一杯！来到巴黎，您高兴吗？"

奥迪尔顺走廊前进，不时听到说话声和电话铃的响声。那里人来人往，房门响个不停。但贝吕纳的办公室里却异常安静。要是你在门口伫立片刻，你准会认为那是一间空房。那里既不闻人语，也听不见嗒嗒的打字机声。

贝吕纳站在横开的窗子前抽烟，或者坐在皮椅的一侧扶手上，听录音机播放歌曲。他问她对那些歌曲的印象如何，但由于声音太轻，她几乎什么也没听见。一天下午，她撞见他痴痴望着磁带空转，未开音量钮。

他为那家唱片社已经工作多年。据他自己讲，他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新的奇才”所以他答应让她灌一张唱片。可看样子他不喜欢待在办公室里。她一去，他就不耐烦地说：“奥迪尔，咱们出去走走吧！”

他把电话听筒摘下，其实，电话从来不响。来到走廊，他锁上门，然后挎着她的胳膊向电梯间走去。

他们沿伯利大街而上，朝香榭丽舍大街走去。路上，他一声不吭；她呢，怕打断他的思路，也不敢吭声。后来，他十分温和地说，他要给她录一盘磁带，在唱片社转播，但要找几支动听的歌曲。他准备请几位熟识的词曲作者来协助，找几支“古典歌曲”，而不是年轻人所唱的流行歌曲。

他又沉默了。在返回途中，贝吕纳似乎突然对她失去兴趣，忘记了她的存在。就唱片一事，她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但他没有吭声，只是痴呆呆地望着前边什么地方。

“吃这碗饭很难……十分难……”

他说这句话时，神色是那么冷漠，奥迪尔真想知道，他对这个工作到底还有无兴趣。

他们来到二十一号门前。分手时，他邀她晚上再见。

“回头见，奥迪尔！”

她伫立片刻，犹豫不决。她有心追上去，象上次他听录音机时那样，再来一个突然袭击。说不定天天下午他都望着无声的磁带发呆。

布罗西埃又要“出差”。行前，他在第十五区后部的朗卡克街为路易找了一家旅店。房间里有个洗脸池和一张褐色木床，墙上贴着画有淡紫花朵的彩色糊墙纸。九点左右，一位短发中年妇女给他送来早点。他把早点吃了个净光，连糖

块和吃面包剩下的果酱也全吃了。日间他也许去咖啡店吃三明治。他计算了一下，照这个吃法，布罗西埃借给他的一百五十个法郎足以维持一个星期。一周之后，布罗西埃肯定能回来，他答应一回来就领他去见那位"能给他安排工作的重要朋友"。

路易曾在兵营诊所度过漫长的时光，养成了听收音机的习惯。他有个绿色皮套收音机。他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憧憬着未来，也就是说他什么也不去考虑。耳旁传来新闻节目、歌曲节目和无线电游戏节目。他有时也抽上两口烟，但不敢多抽。因为英国铁筒烟十分昂贵，他必须省着点儿。在服役时，伙伴们讥笑他，可是，他的确抽不惯褐丝烟。

黄昏，他把钥匙放进口袋，朝接待处玻璃门瞥了一眼，就离开旅店走出来。他发现那位青铜色面皮的秃头正和一人对奕，但路易只能看见那人的脊背。离开旅店，路易来到尼维尔十字架街。饭馆还在前面很远。在经过圣一朗贝尔街心花园时，他常坐在一条长凳上，抽着烟等候着开晚饭。布罗西埃送给他一件华达呢旧大衣和一件花呢上衣。这两件衣服真帮了他的大忙，因为那年入冬天气十分寒冷。直到下了一场雪，气温才略有回升。

饭馆里摆着一张张大餐桌，有点儿象公共食堂。一张桌上可以坐八到十名客人。桌上有个小牌牌，上面写着服务员的姓名。路易坐在吉赛尔那张桌上。花九个法郎可以吃上一道正菜、一盘荤、素菜和饭后甜食。长颈大肚瓶里的酒随便喝。餐厅墙上挂着一幅壁画，画的是萨瓦省风光，因为店老板是萨瓦省人。

路易和同桌们寒暄了两句。这是几个成年人，有的是附近的居民，有的是出租汽车司机。路易端起咖啡，和众人一

起慢慢消磨时光。那里的烟气和厨房里的香气熏蒸着他的衣服。饭后，路易乘夜色沿尼维尔十字架街漫步，一直走到格莱耐尔大街。

十字街头的空中地铁旱桥下，高音喇叭在播放音乐，但由于汽车来往穿梭，淹没了乐声。路易在路边停留片刻，凝视着在光束中伸向桥头的高杆，望着来来往往的车辆。有粉红色汽车，有浅绿色汽车，也有深紫色汽车。过了一会儿，他沿着一条高上台来到塞纳河边。

后来，当罗兰·戴·贝雅尔迪对他谈起他先父时，他突然想起，每次从该地铁车站顺台阶登上月台时，他的心脏总要不由自主地抽缩几下。左侧原是冬季自行车赛车场，现在盖上了新楼房。他知道先父生前就在那里参加自行车赛。夜里，路易到贝雅尔迪办公处值班。闲来无事，他就翻阅自己收集的体育消息剪报。他把有关父亲的消息统统剪下，贴在一个纪念册上。他站在这新建的楼房前，似乎看到头上有一辆地铁车厢的残骸①，它虽然已经变为格莱耐尔大街上的一粒沙粒或灰尘，但它终究还是存在的呀！

贝吕纳在窗前目送奥迪尔穿过街道后，又望了几秒钟，然后，奥迪尔就消失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人流里了。

她顺街下行，由于天下起雨来，她便躲进丽多商店的拱廊下，站在玻璃门前。一位女子从商店出来撞了她一下，不一会儿，一位男子对她一笑，回过身，尾随着她。在她要离开长廊时，他追上了她。

“您是一个人？愿意陪我去喝一杯吗？”

① 巴黎市的地铁因地势关系，有时在地下，有时又飞驰在架在空中的天桥上。——译者

她忙转过身，大步流星朝街上走去。他想追上她，但却停在丽多商店的门廊下。她匆匆走去，他一直盯着她，似乎发誓要尽可能多看她几眼。电影院门口，散场的人流蜂拥而出。他仅能望见她的栗色头发和雨衣。转眼间，她就消失在人群之中了。

奥迪尔钻进森那尼亚商店。当时，商店里顾客很多，你挤我拥。她挤到里面，选了一张唱片，要售货员放给她听一下。过了片刻，有间收听室空闲之后，她坐进去，把两个小耳机子戴在耳朵上。刚开始，耳朵里犹如塞了棉花团，什么也听不见，连周围的嘈杂声也听不到了。她闭上眼睛，开始欣赏女歌手的歌声。她幻想着有朝一日，她也要躲开这窒息的人群和这令人窒息的嘈杂，她要去灌唱片，把自己变成如同这张唱片一样清晰的声音。

奥迪尔走出勒纳地铁站，沿大街来到塞纳河畔，然后顺特洛卡德洛街的公园前进。贝吕纳就住在前面和伯西码头垂直的一条街上。

贝吕纳住在最上层，上面有个凉台，站在那里可以看到附近各家的屋顶，看得见塞纳河和埃菲尔铁塔。凉台上有两把帆布折叠椅。靠边有张桌子，周围有一圈白栏杆，样子有些象轮船上的舷墙。

客厅的窗子正好冲着大街。客厅里放着一张桌子、一把皮椅和一架竖式钢琴。过道通向贝吕纳的卧室。过道左边墙上有张小广告，只有传单那么大，上写：

Roses D'Hawall

Von

Geong Blune

mit

Gusti—Horber

und

Oscar Hawelka①

标题上饰有玫瑰花环，上方是一男青年的纪念头像。小伙子一头褐发，相貌英俊，奥迪尔认出那就是贝吕纳。

“是您！”

他没有吭声。翌日，他俩去阿尔波尼街头公园饭馆进餐。贝吕纳似乎舍不得远离住所，总带着奥迪尔在附近饭馆就餐。吃饭时，他对她解释了几句。贝吕纳原来住在奥地利，二十三岁那年，他为这出轻歌剧作曲，演出后，轰动了他的故乡维也纳和柏林市。可惜他命运不济，偏在那个时刻，纳粹分子掌握了政权。数年之后，贝吕纳只好离乡背井，流落到法国。从此以后，他就在电台或唱片社工作，再没有谱过曲子。在谈论这些事情时，他神态冷漠，似乎谈的不是他，而是另外一个人。

饭后，他有时领她到小酒吧间去欣赏新歌手演唱。那些节目令他十分失望，但出于良知，他每次都坚持到底。一天晚上，他们到圣心教堂附近一酒吧看专场演出。那家酒吧位于巴尔骑士街，是那条街名引起了他的好奇。苍白的灯光下，一位穿天蓝色衣服、金发卷曲的男子摇头晃脑地弹奏着电吉他。贝吕纳盯着演唱者，神态显得十分冷漠。接下去，一位穿白边裙子的褐发女郎登台唱了一支摇篮曲。幕间，一个报幕员出来插科打诨，他的神态象个漫不经心的小贩。后

---

① 德文，意思是：歌剧哈瓦尔的玫瑰；作曲乔治·贝吕纳；导演古斯迪—罗尔贝和奥斯卡·哈维尔要。——译者

来，一位身材修长，宽脑门，脸型和身段都象船首头像的女子演唱了几支反映海员生活的民歌。接下去是位满脸皱折的矮胖女子表演电影插科打诨节目。灯光时而桔黄，时而乳白，时而又变为青绿。贝吕纳向演员表示祝贺。她呢，晚会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可能是因为她一直在灯光下悄悄瞅着他的缘故，她感到他是个神秘人物，相貌英俊犹似纪念头像上当年的他，那位在维也纳为《哈瓦尔的玫瑰》谱曲的青年。

奥迪尔扪心自问，一旦自己离开贝吕纳，那该怎么办呢？他不在身边，她就感到若有所失。

一天夜里，她从贝吕纳那里回来稍晚一点。路上，警察在拦截过往的车辆，检查乘车人的证件。她早就发现前面有警察，但她不敢要司机停车，以便提前下车躲过这一关。

一位穿警服的警察一挥手，出租车马上停在路边。奥迪尔忙从手提包里找出护照，从摇下的车窗玻璃上递给警察。

"您还不到成人的年龄①……"

警察要她下车，她付罢车费，司机毫无表情，找零钱时连头也不肯回一下。

远处贝蒂大街的平行侧道上停着一辆警车，警察把她推了上去。

"一位尚未成年的女孩子……"

"多大了？"

"十九岁。"

车上有两位穿警服的警察和一位穿便服的金发胖子。

① 在法国，二十一岁以上才算成年。——译者

那胖子看了看她的护照，问："您同父母住在一起？"

"不是。"

"您在大学里念书？"

"没有。"

车门一响，司机把车调过头，朝贝蒂大街驰去。奥迪尔被挟在两名警察中间，金发胖子坐在她对面，望着她，慢慢晃动着她的护照。

"夜这么深了，您出来干什么？"

奥迪尔没有吭声。况且，胖子问话时有气无力似乎是随口问问，并非一定要她回答。

胖子对司机说："去夏特里街！"

他把护照塞进上衣口袋。警车向右一拐，钻进一条狭窄的街道上，车速放慢，最后停下来。

胖子站起来，走下汽车。由于车门没有关，奥迪尔见他走进一所宅子，玻璃门上镶着金属装饰品，墙上有个发亮的牌子，上写：古尔戈官邸。

她曾想逃走。一名警察下车去人行道上散步，另一位坐在她对面凳子上，闭上了眼睛。可是逃走之后怎么去索要护照呢？况且在人行道上散步的那位肯定会堵截她。

她心头一紧，不知该怎么办。那所宅子的一层有两扇窗子透出灯亮。在左边那个窗子后面有棵绿色花木，宽大的叶子象吸盘一般紧贴在窗玻璃上。

警察把烟盒伸过来，说："抽烟吗？"奥迪尔拒绝了。

"他们要我在这儿待很久吗？"

"不知道。"

警察耸了一下肩。他还年轻，最多超不过二十五岁，一脸睡意。他取烟时不露声色，用拇指和食指往外夹。

胖子走出来，身旁还有一男子，是位手拿拐杖的大个子。散步的警察忙回到车上，坐在奥迪尔身旁，有意避开，不偷听他俩交谈。他们两人在人行道上大声聊天，还不时哈哈大笑。从只言片语中，奥迪尔知道他们在谈论一位叫保尔的人。

他们聊着聊着，离警车越去越远，然后又返回来。每当他们走远时，奥迪尔就想他们可能把她遗忘了，不会回来了吧？身旁的两名警察都昏昏欲睡。胖子他们仍在警车旁走来走去，边走边聊，声音很大。

奥迪尔想，要是他们这么聊上一夜，她也会和警察们一样发困的。恰在此时，胖子来到车前。

“您下来吧！”

另一位倚在手杖上，站在数步之外。

“现在不能还您护照。请您明天两点来取，好吗？”

他把第十七区一警察分局的地址告诉了奥迪尔。

她一直往前走，不敢回头张望。她知道那两个人一定在盯着她。当她走到维利尔大街时，听见警车的马达声，然后警车嗖地一声从她前面飞过去。

在香贝莱门广场，有家咖啡店还没有关门。奥迪尔想进去给贝吕纳打个电话，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他，可她没有勇气去柜台换电话费筹子。

她来到比诺大街街口，那里是城边，眼前有一片开阔地带。

顺街口走下去就是奈利区。她感到象是刚走出沼泽地，来到了外海一样。

但她穿过楼群左侧的空地，然后登上楼梯，回到卧室。她一躺下就睡着了，既没脱衣服，也没关床头灯。

有人用力敲房门，路易惊醒了。

“快，快起床！我是布罗西埃。我在楼下等您……”

路易匆匆穿上衣服，来不及洗漱就跑下楼梯，见布罗西埃正靠在接待室的办公桌旁。

“我请您去吃早点……”

刚七点，外面还有些昏黑，他们钻进沃吉拉尔街一家咖啡店时，侍者刚把凳子摆好。

布罗西埃把黄油面包片泡在加奶咖啡里，然后就贪婪地吃起来。他吃饭的贪婪相叫路易吃惊。他头上戴着一顶新帽子，式样和原来那顶相同，也插着一支棕色羽毛。他身上穿着一件新罗登厚呢大衣。

“怎么样，这件大衣不错吧，嗯？……您也该来一件。您穿上它一定合适……我以后领您去突美尔服装店看看，您不能总穿我的旧大衣呀！这么早把您吵醒，请原谅，因为我马上又要外出五天，到西南地区去。我一回来就为您安排工作……”

他往路易手里塞了几张叠成四折的票子。

“这是零用钱。听着，我一回来您就可以上班。我领您去见我说过的那位朋友……”

他看了一下手表，焦急地说：“您需要找我时，可以往第七区舍维尔街姆科旅店去信，他们会转给我的。记住，姆科旅店，残老军人院05—93号……”

他把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头上。

“五天后这个时间，我们到杜盖斯纳大街布莱德依翠鸟旅店见面……”

路易想，他去西南买卖什么呢？难道他去采购汽车轮

胎？想到这里，他不觉好笑。对，他一定是去买轮胎。

金发大胖子问她："您在维农大街巴黎香水店工作过一年，对不对？"

"对。"

"您为什么离开那里呢？"

奥迪尔不由低下了头。她发现长筒袜抽丝了。

"我打电话问过他们。他们没有对您起诉是出于客气。当然，在您这个年纪偷几管口红也算不了什么……不，不，不必担心……"

胖子的口气缓和了一些。

"犯罪档案中记有您母亲的大名，这事您知道吗？"

"犯罪档案？"这是什么意思？胖子把一张纸递给奥迪尔。纸上写有她的姓名和出生年月。备注栏里写道："父亲姓名不详"。往下是她母亲的姓名。无意中，奥迪尔看到了如下几句话："……此人生活无着落，通奸卖淫……做黑市交易……在德军占领时期，作过巴什科的情妇……一九四四年受到杰斯沃尔码头①的审讯。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四日死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时年三十二岁……"。

"我们没有记错吧……"

胖子用手扶着打字机的黑色塑料键鞘，友好地对她微笑着。可她总感到他的笑脸十分可怕，还有她那脱线的袜子，象是一处创伤，使她无法逃遁。

金发胖子说："现在可要看您的了！"

---

① 巴黎法院和监狱所在地，此处指巴黎法院。——译者

奥迪尔穿过火车站大厅，走进一间候车室。那里冷冷清清，不见人迹。她坐下来翻阅杂志，以便稳住紧张的心潮。

过了一会儿，有人进来坐下。高峰期到了，从郊区开来的火车停在站前，乘客蜂拥而下；在巴黎工作了一天的郊区职工，涌向月台，准备乘车回家，你来我往，熙熙攘攘。这种场面会一直延续到晚上八点。

奥迪尔本可以趁机混进人群，躲开那位胖子和那两名警察，坐上火车逃之夭夭。可是有位便衣警察却走进候车室，坐在门口。他翻弄着报纸，丝毫没有注意她。

又过了一会儿，候车室坐满了人。奥迪尔四下张望，惟独不敢正眼去看那位便衣警察。等车的人都是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一位女士，身上散发着香粉和烟辣的混合气味。里面墙上，有张白色和天蓝色招贴画，画的是位滑雪运动员，正在泛着阳光的皑皑白雪上滑雪。下边有一行大字："埃卡迪纳，欢迎您去休假！"

候车室外面，有个男子把脸贴在玻璃门上向里张望。奥迪尔想，难道自已就无法逃离这个鱼缸式的地方了吗？她旁边那位站起身，走了出去。门外那位注视着她，犹豫了一会，转身走进来，坐在那个空座子上。他的大衣下摆碰了一下她的膝盖。

"几点了？"

他声音十分尖细，和他的方脸膛、刷子头很不相称。他颌下打着领结。

回答之前，奥迪尔悄悄瞥了便衣警察一眼。他对她轻轻一点头，他动作轻便，不留神难以察觉。

他问她："您在等哪次列车？"

"九点钟去瑟堡的那趟。"

"太巧了，我也等那趟车！咱们先去喝两杯，好吗？还有一个钟头呢……"

他的声音更加尖细。他吐字的方式也不同寻常，似乎每个字一经过他的口便涂上了一层凡士林。

"看您的方便吧……"

他走得很快，但眼睛总盯着她。便衣躲在数米之外，尾随不舍。

"咱们到站外去吃杯茶，我知道个十分清静的地方……"

夜幕已经降落，那人打开一辆DS19型轿车。

他简短地说："那儿离这里不远，但坐车去更快些……"

他开上汽车，朝阿姆斯特丹街开去。

"您在大学里念书？"

"对。"

"学什么专业？"

她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随口说道："英语专业"。

那人手握方向盘。这双手长得又白又胖，不见一根绒毛，还戴着一枚结婚戒指。上车前，他就把大衣脱下，细心叠好。他的上衣是海蓝色的，领结是浅灰色的。

他们来到圣一拉扎尔大街，那人不时左顾右盼。

"鬼地方！我一点也不喜欢这里……"

他把嘴一努。

"瞧，多丢人！"

在布达佩斯街一家长廊下，有个女子在等客，身后站着一群男子，正对着旅店门口。

"您不认为这样做可耻吗？"

由于她没有吭声，他又说："您知道，要是您于那一

行……嗯，太丢人了？”

然后，他把车子拐入伦敦大街。

“她们那样做，简直是在被那批人狩猎……可怜的姑娘们……”

“您说的那个地方还远吗？”

“不远了，就在前面，可怜的姑娘们……”

她打定主意，在下一个路口就下车。他突然向左一拐，钻进一条冷清的小巷。他把车子停住，她想推开车门逃走，但车门已经锁住，推不开。

“请等一下，我让您看一样东西……”

她不安地又推了一下车门，并用肩头去撞车玻璃。

“别瞎费力气，我把车门全都锁住了……您就耐心等一下吧……”

他回过头，从后排座位上抓起一个黑提包。他打开提包，抽出一个栗色影集簿，然后又把提包放回原处。

“给，瞧瞧这个！”

他打开影集册，上面贴有特技照片，就是从前有人在克里史大街偷偷出售的那种照片：一对红脸膛、麻子脸的双胞胎。他用手指轻轻翻动相页，象翻动祈祷书一样小心。

“您瞧这个，我最喜欢这张……’

那是一张侧面女性照，用黑天鹅绒布蒙着眼睛，正在吮吸一位无面男子的生殖器。

“您喜欢这个吗？”

他扔掉影集簿，一把抱住奥迪尔的颈背。她用力挣扎，但他抱得更紧。他用右肩把她推倒在车座靠背上，左手后伸，打开汽车上的杂物箱。

“请略等片刻，我需要采取一点安全措施……”

他从杂物箱取出一只半卷着的避孕套，在她脸前一晃。

“这对您没有什么不便吧？我是怕染上什么病……”

他搂得越来越紧，她在下面拼命挣扎。后来，他把她压倒在座位上，饿虎扑食一般扑了上去。

“别动！用不了几分钟……”

她只能看见他的灰领结在眼上晃动，看不到别的东西。

“别动，一会儿就完……”

突然，车门被打开，有个人抓住那人的衣领，一把把他提了出去。奥迪尔坐起来，金发胖子扶她走下汽车。

他们把那家伙推到一堵墙根，两扇高窗子中间，窗子全都关着。那人想反抗，一位便衣警察左右开弓，揍了他几巴掌。他们连推带拉把那人弄到停在胡同口的警车上。

两名警察送那小子上车时，金发大胖子对他们喊道：“我马上就来！”

然后他不好意思地走到奥迪尔身旁。

“您的任务已经完成。要是您愿意，咱们一起去喝一杯吧……”

那辆DS19小轿车的车门还开着。金发大胖子从座位上拣起一样东西，随手把车门关上。

“他忘了这个……”

金发大胖子把那人的领结在奥迪尔面前一晃然后塞进衣兜里。

他们走到伦敦街，就近找到一家咖啡店，坐在一张桌子旁。

胖子说：“来两杯基尔酒！”

奥迪尔一口气喝干了一大杯。

“请再喝一杯吧！”

胖子从衣兜里掏出领结，边玩领结边向她介绍那人的情况。他说，多亏“她的合作”，他们才把那家伙抓住。那人是哥伦贝木工厂的工程师……他们花费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找到他。那家伙用同样的手法差一点害死一名德国姑娘……

奥迪尔心有余悸，无心听他多说，加上她刚刚喝了两杯基尔酒，头脑有些晕眩。

“再来一杯，嗯？不，不，您得再喝一杯！您瞧……和我……”

他知道准能在圣—拉扎尔火车站抓住那家伙，这是他多年在该区警察分局工作所积累的老经验。圣—拉扎尔是巴黎市最龌龊的地方，最低下的地方，象个漏斗，不管什么人，到这里不用多久，就得陷下去，而一旦陷进圣—拉扎尔泥潭，就会象梭鱼一样被钩住。这件事就是例子。

“请您明天去作证，我们将对那家伙严加惩处……然后我们就把护照还给您……”

他笨拙地站起来。

“还是到老地方作证，嗯……明天两点去卡尔瓦尼警察局……然后嘛，您在上面画个十字押……”

他象是笑了一下，然后就灵巧地离开咖啡店，把那条领结忘在了桌子上。奥迪尔死死盯着领结。

不过，这都无关紧要，她甚至不准备让贝吕纳知道。她又要了一杯基尔酒。她背后有人在玩电动弹子。接着她听到她最喜欢的那位男歌星的声音。这是当时投币式自动电唱机经常播送的节目，一种非男非女，象被烟气浸透的海绵，低沉、软绵、没有感情的声音。此外，还有弹子的乒乓声、客人们的低语声、大型咖啡过滤器的呼噜声……夜幕下，广场上闪动着圣三会皇家旅店的灯火。

奥迪尔只想着一件事儿，这就是他们将把护照还给她。

后来有天下午，贝吕纳在他的伯利大街办公室向奥迪尔介绍了两位客人。一位是秃顶大胖子，手里拿着个黑皮包；另一位一头蜷曲金发，两颊凹陷。他们是作曲家伯尔纳和萨尔迪。他们为她谱写了四支歌曲。贝吕纳把歌曲版本合同递给他们，他们马上签了字。

此后一周内，奥迪尔就练习这四支歌子。一位奥地利钢琴手为她伴奏。这位钢琴手有时也做贝吕纳的秘书，他俩是在演出《哈瓦尔的玫瑰》时认识的。奥迪尔练熟这四支歌曲后，贝吕纳就选定了灌制唱片的日期。

他陪她来到录音室，花了两个下午，她才把四支歌曲录完。然后，他又让她灌了几张“软质唱片”，作为样品。照他的话说，四支歌曲都已经刻在上面了。晚上她在他家里听，她不相信把唱片往唱机上一放听到的是自己的声音。贝吕纳一再鼓励她，称赞她的音质好，并说很快就能签订合同。这四首歌曲中有一首叫作《鸟儿回来了》；还有一首的歌词叠句是《我把心扔进浪花里》。

贝吕纳要亲自去唱片社送一张软质唱片，让奥迪尔在附近等他。唱片社位于一条窄小的街上，那条小街在戈蒙高级旅店一侧。

回来后，他告诉她，“机器已经启动”，一周之内定会得到令人欣慰的答复。那时，奥迪尔就能在合同上签字了。

贝吕纳想步行回办公室。他们便沿巴迪奴尔大街向阳面的人行道前进。路上，贝吕纳似有心事，默不作声。奥迪尔问他，他也不回答。后来，她问他是否有什么难处。

“没有，您看，什么难处也没有……”

在十字街头，他们向左一拐，来到马尔赛贝大街。贝吕纳心不在焉地望着一栋栋楼房。突然，他停在一所小巧玲珑的宅子前。那所宅子只有正门和一扇窗子，很象是用积木堆起来的小房子。

“瞧，真有意思……”

他说法语带一点口音，但不留意难以察觉。他在呼叫奥迪尔的名字时，口音较重。她站在旁边，也盯着那间房子，不明白他为什么对它如此感兴趣。

“太有意思了……你知道当年这是什么地方吗？这里原是奥地利的总领事馆……”

“啊，真的吗？”

“是的，奥地利总领馆……”

他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把手轻轻放在她的肩上。

他象对孩子讲故事那样说，“有一天，我来到这里，那是我来到巴黎的第一个年头……那时奥地利已不复存在，可它的总领馆还在……”

然后，他象给小姑娘讲述《索非遇难记》① 那样，用神秘的声音，以使对方感到真切。

“我走进当时的奥地利总领事馆……可他们对我说，不能发给我护照，因为我失去了奥地利国籍……没办法，我只好离去。我走出来，坐到蒙索公园一条长凳上……”

贝吕纳又瞥了一眼门口的黑色墙面，便拉住奥迪尔走向公园的栅栏门。

他们坐在一条长凳上，一旁有群孩子在沙丘上玩耍。看

---

① 索非是罗马的殉教者。——译者

样子贝吕纳不想马上回办公室。

“我们在这儿晒会儿太阳吧……”

“好主意，奥迪尔！”

她感到他刚才所讲，还不十分清楚，想知道得更详细一些。但他躺在凳子上，面向太阳，微微闭上了眼睛。她想了解的是．比如那天在他离开已不复存在的奥地利总领馆之后，他是否就坐在这条长凳上……

奥迪尔一连按了好几下门铃，仍不见有人开门。由于她有一把房门钥匙，便自己把门打开了。

她连喊数声，贝吕纳没有答应。房间里十分寂静。贝吕纳大概还在办公室里。

客厅的小桌上有个大信封，上面用红字写着她的名字。她打开信封，里面装有一封信和她那两首歌曲灌制的软质唱片•

亲爱的奥迪尔，在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已在泰尔耐斯大街的罗沃罗旅店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很早就住在这家旅店里。我刚从奥地利来。说来话长，我无心叫你生厌。

至于你灌制唱片一事，我抱乐观态度。请你以我的名义去星星大街五十——五十二号找多沃纳或沃尔索逊，他们会帮助你的。

拥抱你，象我年轻时一首歌曲所说：Sag′ bein abschied leise Servus。①

乔治

① 德文，意思是：和朋友分手前，总要说声再见。——译者

又及，请勿在此久留，以免受到牵连。

奥迪尔只感到身体发软，站立不住。她痴呆呆地盯着那架钢琴。一缕斜阳照射在键盘上，闪闪发光。奥迪尔不由想起在这里度过的那些下午。就在这钢琴前，贝吕纳的非正式秘书，那位奥地利老人多次帮她练习歌曲。他不但为她伴奏，帮她练唱，还为她演奏《夏威夷玫瑰》序曲，让她欣赏。奥迪尔拿着那枚大个信封，呆呆地坐在皮椅子上。

电话铃响了，奥迪尔没有动弹。电话铃响了很久很久，尔后是一片死寂。一缕阳光射进来，洒在灰色割绒地毯上。

电话铃再度响起。这次，奥迪尔起身摘下话筒。

"喂！"

"谁呀？"

对方是一男性，声音有些激动。

"我是贝吕纳的一位女朋友……"

"请等一下，别挂……"

他同另一位交谈数语，她听见了他们的低语声。有人说："喂，是乔治·贝吕纳家吗？"

这位的声音比刚才那位温和一些。奥迪尔挂上电话，出门顺特洛卡德罗公园走去。两个月以来，她天天晚上走这条路。路上有花园、码头还有比哈凯桥。她想到他同她一起去公园参观过的水族馆；为去德莱塞尔大街他们一起攀爬过的那个高台阶；他当时告诉她，说这个地区建在山丘上，地势起伏不平，十分可爱。她又想到她和他一起在凉台上度过的一个个夜晚。当时虽然已是十二月份，但雪后那几天晚上，天气十分温暖，她和他一起坐在凉台上，望着一家家的窗口

和附近各家的凉台，似乎想窥测窗口后面的秘密。

在咖啡店里，奥迪尔找来电话簿，她要找找那家旅店的地址，然后便朝泰尔耐斯大街走去。

她来到那家旅店附近，发现人行道上停着一辆救护车和一辆警车。几名警察在那里谈论着什么。他们正好站在旅店的门廊下，挡住了入口。奥迪尔见有两个男子从门廊下走出，慌忙背过脸去，因为她发现这两人中间有那个金发大胖子，就是与她打过交道，让她去圣一拉扎尔火车站作诱饵的那个警官。上周，她到卡尔瓦尼警察分局在证词上签了字，接着他就把护照还给了她。

她不敢回头，一口气跑了很远很远，惟恐大胖子追她。她明白，一旦被警察盯住，就会象被绿头苍蝇叮在脸上或手上，赶不走，甩不掉。她还知道，那位胖子在场，足以说明贝吕纳已经离开人世。

在圣一拉扎尔火车站，奥迪尔坐在从车站到终点旅馆的悬空餐室里。她隔着玻璃望着大街和从车站走出去等出租汽车的人流。她到那里去，是想坐火车马上离开巴黎。此时此刻，她想起了金发大胖子的一句话：在圣一拉扎尔火车站，迟早会陷进去，被抓住。

夜幕已经落下，她孤单一人在餐室和休息厅之间走来走去。不时有乘客走进去，喝杯饮料后就匆匆去赶郊区火车。下面，出租车把乘客送走一批又一批，但等车的人群依旧很长。在这乱糟糟的地方，只有她奥迪尔无处可走。

同上次与金发胖子来时那样，她要了一杯基尔酒。她忽然想不起自己来这里干什么。这儿你来我往，休息室里人声

嘈杂，她有些头晕。她有多长时间没有睡觉了呢？她感到昏昏沉沉，周围的人影慢慢变得模糊起来，变成了一个个运动着的黑点；在她耳边，似有一只昆虫在嗡嗡鸣唱，压倒了其余一切声音。

布罗西埃推开火车的窗玻璃，把脑袋伸出来。

“路易，后天五点钟左右，我给您往朗卡克旅店去电话……”

火车启动了，布罗西埃靠在车窗前，下命令似地朝路易伸着五个手指头。毫无疑问，他的意思是说：“五点。”

路易回到休息厅。由于天色太晚，去尼维尔十字架街进餐已经迟了，他只好向楼梯口走去，准备从那里走出车站。忽然他发现左边玻璃长廊里有个小餐室，便走了进去，坐到一张餐桌旁，要了一份加奶咖啡和两片果酱面包。

由于天色太晚，餐厅里不见其它客人，只有他和靠里一张桌子旁的一位女郎。她双臂弯曲，脑袋压在胳膊上，象是睡着了。路易只能看见她的栗色头发。

那里灯光暗黄，象是被高峰期人流污染过一样。厅内只有一块黑玻璃上射出一缕较为明亮的光。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广告。上面写着“安卡迪纳，欢迎您去度假！”。

路易吃着面包片，眼睛不由自主地停在那边餐桌上的栗色发团上。昏暗中，他只能模糊分出她的胳膊、手臂和额头。她纹丝不动，似乎呼吸也停止了。难道她死了？

路易开始喝加奶咖啡，招待员已经离开，餐厅里显得十分寂静，只有偶尔从下边出租汽车站传来一、两声柴油机马达的轰鸣和车门开关声。远处的桌子上，女郎发梢附近有一只酒杯，里面有半杯饮料，颜色象是石榴汁。

招待员从里面走出，开始往桌子上摞凳子，餐厅马上就要关门。路易付罢饭钱。

“她睡着了？”

招待员指着趴在饭桌上的女子。他犹豫了一下，走过去摇晃她。她慢慢抬起头来。

“要关门了！”

姑娘眨巴了几下眼睛，没有听明白。她脸色苍白，叫路易吃了一惊。她在口袋里摸来摸去，找出几枚硬币，放在桌面上。

招待员数了一下，说：“还差三个法郎。”

她神态发窘，又伸手到口袋找来找去，可惜一个子儿也没找到。路易站起来，把五法郎的票子放在桌面上。

“谢谢您！”

休息厅里，冷冷清清，空不见人。路易跟在姑娘身后，发现她越走越慢，他真担心她会跌倒。后来，她在售票窗口附近找了张凳子，坐了下去。

路易问：“您不舒服，是吗？”

“我感觉不好，担心晕倒……”

他坐在她身旁。

“要是您不介意，我愿意帮助您……”

“谢谢。请先等一下，过一会儿也许会好一些……”

在大餐厅后边的凉台上，一群休假的士兵在唱歌。他们每唱完一段就停一下，吼叫两声或哈哈大笑。有几位象梦游症患者一样，晃晃悠悠向发车月台走去。路易想，刚才还到处是人，现在象是退潮了，宽大的大厅里只有他、这个姑娘和这群休假的士兵了。他们象搁浅在岸边的海藻团，被人遗忘在那里。

他把她扶起来，搀着她往前走。下台阶时，他感到她的手握得很紧。也许是因为日光灯的关系，她的脸比在大厅时更加苍白。他一直把她搀扶到出租汽车站。幸好，没有人等车。

她轻轻说出自己的住址，由于声音太低，路易只好再转告司机：香贝莱门。

在电梯上，她站立不稳；过走廊时，他不得不搀扶着她。她指着一间小屋，把钥匙交给他。他不知道应该把钥匙插进一半就可以了，结果费了半天劲儿才打开门。一进家，她就倒在床上。

路易问："您想吃点东西吗？"

"不，谢谢。"

见她脸色那么苍白，他考虑要否请个大夫。

"……我感觉好些了……"

她无力地冲他一笑。

"您能不能留下陪我一会儿？等我好些后再走……"

"您叫什么名字？"

"奥迪尔。"

他坐到床沿上。她慢慢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再闭上，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不一会儿，她就睡着了。

他想要不要为她弄点吃喝呢？香贝莱门的咖啡店肯定还没有关门。可是万一在他离开之后，她醒来可怎么办呢？这时他又发现，此次布罗西埃外出忘记给他零用钱。现在他身上只有两张五法郎的票子。

她睡着了，左脸压在枕头上。他为她脱下靴子。靴子一侧有拉链，很好脱。那间小屋十分窄小，在小床和洗手池中间只能通过一个人。墙上贴着几张歌星照片；洗手池上方有

份日历牌，但日期还是元月四日。路易撕下过去几天的日历，那天已经是元月十二号了。

哟，窗子怎么大开着？他过去关上窗子。他感到房间里很热，想把暖气调小，但忙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暖气调节阀。这时他才明白，忙又把窗子打开。

路易感到腹中饥饿，但他只有十个法郎，要维持五天的生活，根本办不到。他只好平身躺在她身旁，顺手拉灭床头灯。

奥迪尔在口袋找来找去，总共找出三张十法郎的票子和两法郎八十五生丁①。

黄昏，路易到住宅附近走了一圈，买了一公升牛奶、面包和火腿片。然后他往姆科旅店打电话，对方回答说布罗西埃下周才能回来。

为减少饥饿的折磨，他俩只好多睡觉，尽可能躺着不动。久而久之，他们失去了时间概念。要是布罗西埃不回来，他俩可能就离不开那间小屋和床铺了。他们用音乐来分散注意力，以减轻饥肠辘辘的折磨。他们所能看到的最后一点外界景象，就是窗口上的雪花。大雪纷纷扬扬，下了整整一天。

二

路易领奥迪尔去见布罗西埃。布罗西埃在香贝莱皇家旅

① 一生丁等于百分之一法郎。——译者

店的餐桌旁等候他们。

布罗西埃向奥迪尔："您在做什么工作？"

"我正准备灌制唱片。"

"灌唱片？有很多人想灌唱片，竞争得很厉害吧……"

他转向路易。

"他，我们准备给他找个美差。希望他能胜任这项工作……"

布罗西埃装腔作势的长者腔调，叫两位年轻人感到不快。他们俩互相对视了一下，路易相信她和他对布罗西埃有着同样的看法。

布罗西埃望着奥迪尔，讨好似地说："我也一样，想当年我也梦想过当一名艺术家……"

他象吐露真情似地，微微一笑，接着说："你们知道吗，我遇见了一位先生，他鼓励我在那方面做些努力……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还让我听戏剧艺术课。可惜此路不通……我的长相太象一位名叫罗兰·杜丹的演员……"

他慢慢换着气，以表明这句话的分量。

"实际上，我唯一感兴趣的可能就是那个工作。怎么，你们二位住在一起？都搬到那里去住吗？"

他用手指了指对面的高楼。

路易回答说："对，我们要住在一起。"

"这好，在你们这个岁数，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可以尽情享受时代的乐曲，嗯？"

他摘下蒂罗尔帽，放在桌子上。他这顶绿帽子，颜色特深，近于蓝色。他戴这种帽子可能还有相应的衣服。

"想当年，我也和你们现在一样，无忧无虑……等有空，我再给你们讲……"

本来一直规规矩矩站在那里的奥迪尔，现在也显得有点儿不耐烦了。布罗西埃大概发现了这一点。

他突然抬起头来说："路易，我和朋友贝雅尔迪已经约好，星期四三点咱们去见他……到他家里去。老弟，您也该刮刮胡子了！您现在这副尊容，跟叫化子差不多……"

贝雅尔迪住在路易一布勒里奥码头楼群里，从凡尔赛大街也可以进去。他们上到四楼时，路易看到门铃附近有个汉白玉门牌，上面刻有金色印刷体字母："R.deB."。

路易问布罗西埃："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罗兰·德·贝雅尔迪的缩写。"

布罗西埃按罢门铃，一个男子出来开门。他年约四旬，身材高大，一头褐发。

"罗兰，这就是路易·梅林！他是罗兰·德·贝雅尔迪……"

"能认识您，我十分高兴。"

贝雅尔迪把他们领进客厅。客厅很大，窗子对着塞纳河。他指着浅蓝色天鹅绒大沙发让他们落座，他自己坐到路易十五①时代式的办公桌后面。

"您今年多大岁数？"

不等路易开口，布罗西埃抢着回答："他今年二十岁！"

"喔，很好。"

象监护人一样，贝雅尔迪上下左右打量了路易一眼。他的办公桌上不见任何纸张文件，只有一部电话机。但割绒地

① 路易十五（1710—1774），法国国王。——译者

毯上却堆着成摞的文件。

贝雅尔迪问路易："您有什么文凭吗？"

"没有。"

布罗西埃说："他刚刚服罢兵役……"

"但无论如何，这文凭……"

贝雅尔迪用衣袖抹了一下办公桌。他脸色刚毅，棱角分明，褐色头发打着卷；他身板挺直，上身穿浅色方格细呢上衣，俨然象个大律师。此时此刻，路易突然想到"首席大律师"这个词。这可能是因为他坐在那张气派的办公桌后面，也可能是因为他声音威严的缘故。

"你告诉他干什么工作了吗？"

"还没有。"

"是这样的，工作并不复杂……是在汽车库里守夜……我说的守夜，实际上是一种秘书处的工作……主要任务是接电话，为客人开大门……"

布罗西埃问路易："路易，您看怎么样？"

"我没有意见。"

贝雅尔迪说："那好，请您尽早来上班吧！"

贝雅尔迪外表象个首席律师，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说"车库"一词时，他口气空虚，叫路易感到奇怪。路易想努力摸清这位车场老板的为人。

贝雅尔迪说："开头一个月，工资暂定一千五百法郎。"

"您看可以吗，路易？"

"可以。"

贝雅尔迪又说："当然，除工资而外，还有奖金什么的。"

他站起来，把他俩领到客厅另一端。布罗西埃拉住路易的胳膊，悄声说："路易，您看见他的办公桌了吧？那是真正的路易十五时代的东西……您看那青铜造型图案……那桌脚上的铜包皮……象叶板叶片一样……"

他们坐到另一个浅蓝色绒面大沙发上。开胃酒已经摆在低脚桌上。那是一张黑漆小桌，低矮的桌腿上雕有花纹，象是中国的产品。

"你们喝威士忌，还是喝波尔多？"

贝雅尔迪把酒杯递给他们。路易向周围扫视了一眼。右侧有个大书架，盖住了墙壁，上面摆着大部头精装书，明光闪闪，多数都装在硬纸壳里。对面是大理石壁炉，上面摆着一个银质像框，里面是一位标致女郎的照片。难道那是贝雅尔迪的妻子？难道他真是车场老板？对这些问题，路易没敢多问。

通过落地窗，可以看见码头和塞纳河对岸的雪铁龙汽车厂的白楼。一架大吊车正在吊运石块。贝雅尔迪的住宅如此富丽堂皇，而对面却是灰蒙蒙的天空、工厂、码头和库房，这是为什么？看来贝雅尔迪住在这里绝非偶然。他家里摆着一排排的精装书，客厅里铺着割绒地毯，颇为庄重。而一旁却是蹩脚的小白房子，那里可能就有他的住宅。两下相比，多明显的对比！

贝雅尔迪问："您是叫梅林，对吗？"

"对……"

"您同那位自行车运动员梅林先生是同宗吗？就是同达巴林歌舞团一个女舞蹈演员结婚的那位？"

路易犹豫了一下。

"对……我们是本家……"

路易好奇，想找找妈妈生前工作过的地方，便去找达巴林音乐厅。当他来到维克多—玛斯街那个门牌号前时，发现门洞已经堵死，音乐厅已改为舞场或汽车库了。上次他去格莱耐尔大街找父亲生前工作的“冬季自行车赛车场”，也扑了个空。

这就是说，父亲和母亲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均已不复存在。想到这里，路易很忧伤，呆立在那里。他感到似有数堵大墙慢慢塌下来，把父母双亲埋葬，飞起的尘土使他感到窒息。

那天夜里，他在睡梦中梦见巴黎城是一个大黑洞，只有两个地方有亮光，那就是冬季赛车场和达巴林音乐厅。在这两个光点周围有许多飞虫在飞舞，然后跌进黑洞之中。它们的身躯堆积成一层厚厚的物质，路易就在其中挣扎。它们一直没到他的膝头。不久之后，他也会变成飞虫，被强大的龙卷风吞噬。

这天中午，孩子们正在院子里玩耍。路易在昏睡之中，不时听见孩子们的叫嚷声。奥迪尔已经出去，因为她还得去为灌制唱片一事奔波。路易到对面香贝莱皇家饭店吃早点，奥迪尔到那里找他，然后，他陪她去拜访要拜访的人。她先到戈蒙高级旅店后边那家唱片社去找贝吕纳推荐的多沃纳或沃尔夫松先生。出面接待她的是沃尔夫松先生。

他仔细听完她的“软质唱片”，温和地说，他们不灌制那类唱片，但他可以向她提供几位演出经纪人、小酒吧经理、电台职员的名字和可能对这类唱片感兴趣的唱片社。他马上书写名单，并不时翻阅电话簿，核对他们的地址和电话号

码。然后，他把名单叠起，装进信封里。

“给您！我再给您一张名片，您就说是我让您去的。”

他站起来，一直把她送到门口。他握住她的手，激动地说：“您同乔治·贝吕纳很熟，是吗？”

“是的。”

“唉，实在令人遗憾，那么好的人……”

他站在她面前。

“在维也纳时，我就认识他。那还是在大灾难之前①……”

奥迪尔没有听明白他说的“大灾难”是指什么事情。

“祝您成功……”

他回头走进门框里，又说了一句：“祝您成功……”

有的时候，奥迪尔和路易一起坐在接待厅里等候。一般情况下，接见所需时间并不长，她进去一会儿就出来，神态沮丧，手里拿着自己的软质唱片。

在奥迪尔进去推荐歌曲时，路易等在外面无事可干，就信手翻阅杂志，因为接见厅的小桌上总放着许多杂志，就跟牙科医生的候诊室一个样。杂志上刊印着最新出版的唱片和流行歌曲目录，下边还注着演唱者的名字。但多数演唱者只能昙花一现，到下个季节就销声匿迹了。人们忙忙碌碌，进出开门时，里面传出阵阵歌声。

一天晚上，路易在走廊上等候，奥迪尔到里面推荐她的作品。突然路易听到了她的声音，夹杂着劈里啪啦的打字声，嗡嗡的谈话声和叮叮的电话铃声。路易暗想，这一切的

① 此处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译者

一切到底有什么用？

这一天，他俩坐在宽大的衣帽间等了很久。他们从半开的房门可以看见里面几张孤零零的办公桌，工作人员大概已经下班，剩下的是混浊的空气和烟草味儿。他们面前的挂钟指向八点整。

路易说，"我到外边去，到对面咖啡店等你。"

八点十分，奥迪尔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只挂钟，挂钟的铜壳和玻璃罩晃得她眼花缭乱。衣帽间里鸦雀无声，静得连日光灯管的咝咝声都依稀可闻。她站起来，走到窗台前。窗外，夜色已浓。楼下，汽车来往穿梭，在大军大街上川流不息。但隔着双层玻璃，听不见汽车的马达声。大街对面是咖啡店，路易正在那里等她。她回头还有勇气去见他吗？雨还在下。

"维迪先生请您进去！"

她随女秘书沿走廊前进。走廊里是白色墙壁，在日光灯管照射下，显得十分明亮，和衣帽间相差无几。女秘书推开一道镶有皮子的房门，让奥迪尔进去。

里面有张半圆形办公桌，两侧各坐着一个男子。其中一位站起来，向门口走去。那人青铜色面庞，身穿麂皮条格上衣。奥迪尔认出了他，腼腆地对那人点了一下头。那个人也冲她微微一笑。

坐在办公桌后面的男子说："再见，弗兰克！"

"再见！"

弗兰克走后，坐着的那位要奥迪尔靠近一些。

"您好……"

奥迪尔有些激动，忙回答："您好……"

不等奥迪尔问他，那人就主动说："对了……他就是弗兰克·阿拉莫，我很喜欢他的作品，特别是那支'喂，小姐……'"

这位年纪较轻，一头褐发，和弗兰克·阿拉莫一样，也是青铜色面孔，长相也有几分相近。他身穿海蓝色条格制服，领带上有一枚别针。办公桌上放着玻璃板，玻璃板上堆放着许多文件，还有两部电话机。

"是沃尔索逊让您来找我的，是吗？"

他声音温柔，奥迪尔感到受宠若惊。因为通常坐在这类办公桌后面的人物都比较武断专横。

"您想让我听听您的歌曲，对不对？那好，我很愿意欣赏……"

他象在喃喃自语。奥迪尔从提包里抽出一张软质唱片。

"嗬，已经灌成唱片了？"

"对。有个人，叫乔治，乔治·贝吕纳，他为我灌了两张……"

"贝吕纳？……就是那位……"

电话铃一响，打断了他的话。

"不行，不论什么事，都不要打扰我……"

他把话筒挂上。

"贝吕纳的遭遇，太惨了……他大概在这里工作过一段时间。您同他很熟吗？"

"对。"

他接过软质唱片，放在办公桌旁的电唱机上。然后，他把她领到灰色大沙发上。

"坐在那里，听得更真切……"

落座前，他把镶有皮子的房门门闩插上了。

那唱片由于一放再放，听起来远不如当初，她的声音也有些变调。贝吕纳告诉过她，软质唱片如果播放过于频繁，磨损很快，如同人生一样。

奥迪尔明白，唱片一放完，她就得象以往那样，起身告辞。她感到自己已经疲惫不堪。现在她想尽情享受一下那里的静谧气氛以及柔和的色调：灰色割绒地毯，光亮的地板，玻璃窗上的薄纱窗帘和那蓝色灯罩……

"您唱得很好，很好……当然，马上就灌制唱片还有些困难……"

他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她没有动弹。他的手指又细又长，指甲显然修剪过。

"不过，您可以先去小酒吧间演唱……以后再看情况……我明天就去给您联系。咱们一言为定，明天就开始……"

他动手解她的衣扣，她没有做任何反抗的表示。现在，她趴在三人沙发上，他撩起她的裙子和三角裤，用手搔她的臀部。她一想到他那光滑的指甲，心里就生厌。她把下巴支在沙发扶手上，死死盯着前方。街上的灯光穿过细纱窗帘射进来，影影绰绰，象是家具影子。窗外，雨还在下。待在里面，她至少可以免遭雨淋，只要不动弹就可以。照贝吕纳说过的一句话，要学会溶化在环境之中。她十分欣赏这句话。

只要这小子能帮忙……她闻到一股香水味儿扑鼻而来，这种气味她将永远记在心头。后来，每当她想到这个时刻，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这股香水味儿和在唱片社候见室等候的情形，高峰期坐地铁和圣一拉扎尔火车站，雨水和小卧室里的大暖气片。由于调节阀已坏，小屋里热得象蒸笼。

车库那条街，两旁绿树成荫。在路易看来，它恰似通往城堡或森林的小径。贝雅尔迪告诉他，谁也说不准这条街属于哪个区？是第十七区、是奈利区，还是勒瓦卢瓦区？这个三不管的地方，正合贝雅尔迪的心意。

路易和奥迪尔一起到维利尔门一带的“马提尼克饭馆”吃晚饭。在珐琅瓷片墙上有一幅风景画，画的是椰子树、海滩和祖母绿色的大海。九点，他去车库上班。

那并不是一个地道的车库，而是一个大棚子，旁边有个赭石色小楼，小楼一层有道铁门同车棚相通，爬上水泥台阶，可以上到二楼的房间里。房间较窄，但很长。靠墙放着玻璃柜，装满了文件；屋子中央有一张大型办公桌。路易拉开办公桌抽屉，多数抽屉里空无一物，他发现有几张印着抬头的文件纸，是巴黎汽车运输公司，地址在戴莱斯曼街乙九号。他还发现一张罗兰·德·贝雅尔迪的旧名片。那上面的地址是巴黎第十六区阿尔芳街三号，电话是科勒—08—63。房间里有两把皮沙发椅和一个双人大沙发。办公桌上放着一部老式黑色电话机，机座是圆的。

路易的工作包括哪些内容呢？有人按门铃，他就去开门。这一点也不费劲儿，因为大门很容易滑开。不时开进来或开出去一辆汽车。有时一夜也不见有人来，有时又十分繁忙。但进进出出，总是那么几个人：一个留小胡子的褐发男子；两名金发男子，其中一位是卷发、娃娃脸；一位年纪较大的老先生，戴副金丝眼镜，头发剪到齐脖根儿。此外，还有几位，但路易没有多加留意。来人一走，他就关上大门。在办公室里，他的主要任务是接电话。打电话的人也许就是夜间来要车的人。他们在电话里告诉他所需车辆和用车时间。路易把这一切统统记在小本子上，交给贝雅尔迪。

一开始，路易有些好奇，向贝雅尔迪打听过他的职业。贝雅尔迪说，他们这是一家租车场，专向头面人物提供出租汽车。至于别的"工作"，他没有时间去管。路易发现，那里有宽敞的美国车，也有各种型号的奔驰车。这些豪华小轿车一送回来，马上就又被人租走了。

习惯成自然，后来路易就不再提问了。他是夜班，要一直工作到天亮。在一个柜子里有几本红皮大厚书，贝雅尔迪指给他看，那是体育杂志合订本。在翻阅时，路易发现了先父的照片，是先父参加自行车六日赛和速度赛时的照片。贝雅尔迪同意他把这些照片剪下来。于是，路易买了一本影集，专门剪贴先父照片。他按时间先后把照片和有关先父的短文都剪贴起来，其中包括写有父亲名字的运动员名单。

夜里，奥迪尔陪他在大沙发上过夜。为此，他常常无法去接电话。奥迪尔给他带去吃的，如三明治、巧克力块等等。他俩共同商量未来的生活安排。她表示，一旦她能灌制唱片或在酒吧间找到工作，他就不必在这里受累了。但眼下，路易的守夜收入是他们的唯一生活来源。

当路易一个人留在车库里时，他就剪贴照片和短文，并用红笔在下边注明日期。他避免翻阅父母因车祸而死亡那一年的杂志，但他却愿意翻看他出生那一周的期刊。在那周的一个晚上，在冬季赛车场，一声沙哑的汽车喇叭响过，广播员宣布：自行车运动员梅林喜添贵子。赛委会决定向刚出世的小公子赠送三万法郎的贺金。

在高加索人表演飞刀和口技的空隙，老板才允许奥迪尔演唱一首歌曲。第一晚，维迪先生，就是指甲剪得十分光滑的那位也去了。他事先已同奥台依酒吧—饭店的经理谈到奥

迪尔。然后，在一点左右，他用汽车把奥迪尔送回香贝莱门。他说她很快就可以灌制唱片，但在这之前，她应该先“实践”一下。

登台表演时，奥迪尔穿上了从酒吧经理室借来的短绸裙和镶着煤玉的开襟背心。

布罗西埃大概对贝雅尔迪提到过奥迪尔，因为有天上午，贝雅尔迪在车库问过路易他未婚妻的情况。他听说奥迪尔在小酒吧演唱，显得很兴奋，表示一定要去看一场。于是，他在那家酒吧一饭店预订了一桌供三人食用的饭菜。三个人是他、布罗西埃和路易。

贝雅尔迪早就知道那家酒吧，据他说，那里的陈设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还是深色丝绒帷幔，四壁挂的还是十八世纪流行的油画：肖像画，或者风流闲逸的生活场景。

布罗西埃说："有一天晚上，你、埃莱娜，还有你母亲，领我来过这里……"

"是吗？那个时候，我们常去的是阿尔凡大街的酒吧夜总会吧……"

"但我们肯定来过这里，有埃莱娜，还有你母亲……路易，我大概比你大不了多少……"

路易无心听他们聊天，他正在焦虑不安地等着奥迪尔出场。她一直不让他来看，怕他一来她会晕场。但路易告诉她，今晚他非来不可，因为他必须陪两个"老板"。

贝雅尔迪向周围扫了一眼，说："观众全是新人！"

他瞥了一眼菜单，既不征求布罗西埃的意见，也不征求路易的意见，就要了布利尼面包和鱼子酱，订了杜·克鲁酒和小馅饼。他直着上身，高昂着头颅，加上那头卷曲的黑发，看上去既稳重又威武。

"对，观众全是新人……"

他们的邻桌上，坐着几位印度支那人，吃饭前，印度支那人客套地对他们点点头。

贝雅尔迪问："在这种地方演出，您未婚妻得到的报酬应该多一些吧？"

"可能吧！"

路易心急火燎，饭菜难以下咽，只喝了一杯香槟酒。

贝雅尔迪把面包递给路易："小伙子，吃呀！……"

布罗西埃说："路易大概在替他的未婚妻担忧……"

"瞧着吧，我相信，她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女歌手……"

在杂乱的乐器声中，高加索的舞蹈艺人向观众行礼致意。然后，灯光慢慢暗淡下来，最后就只剩舞台中央有一束浅蓝色的光亮。台下一派寂静。在小提琴的乐声中，奥迪尔出现在蓝色光环里。她身穿开襟背心和一条拖地缎子长裙，略显挺拔。

贝雅尔迪问："她就是您的未婚妻？"

"对……"

奥迪尔开始演唱。歌词路易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他一直担心，担心她忘记歌词，担心她突然中断。他攥着拳，指甲用力抠着手心，轻轻闭着眼睛。但是，奥迪尔不仅没有晕场，而且嗓音纯正。只见她站在舞台上，亭亭玉立，显得更加妩媚漂亮。特别是在她演唱那首轰动一时的街头小调时，显得尤为动人。

街头小调的歌词是：

流逝的时光，
有悔疚，有悲伤，
有失恋，更有幻想……

演唱已毕，奥迪尔羞答答地对观众微微鞠了一个躬。那几位印度支那人立即拍手鼓掌，但他们的掌声被贝雅尔迪的叫好声盖住了。布罗西埃挥动着胳膊，请奥迪尔过来。奥迪尔坐在路易身旁。

路易向她介绍说："这位就是贝雅尔迪先生。至于让—克洛德·布罗西埃，你们已经认识了……"

贝雅尔迪一耸肩。

"就叫我罗兰好了……"

他低下头，吻了吻奥迪尔的手。但不知他是出于真心还是虚情假意。

"过去，我特别……喜欢街头小调……"

接着，一位口技艺人走上舞台，大厅里响起怪声怪气的口哨声、颤动声和嘀咕声。那几位印度支那人闻声兴奋不已。在这之前，他们一直很安静。现在，也禁不住放声大笑起来。他们的情绪感染了布罗西埃。

"对不起……"

贝雅尔迪重复说："过去，我十分喜欢街头小调……我相信您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布罗西埃笑出了眼泪。他边笑边说："我也是，我也是……"

此时，口哨声更为尖利和狂热。路易不由也笑起来。奥迪尔忍耐不住，也激动地笑了。突然，口技艺人象是头上中了枪弹，仰面朝天倒在舞台上。他两臂交叉，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嘴里不住地哼哼唧唧。然后，他腰部一挺，站起来，下场了。

贝雅尔迪对奥迪尔说："请您先喝杯香槟酒，然后再为我们唱支'街头小调'……"

她就着路易的酒杯喝了两口。贝雅尔迪又要了一瓶香槟酒。

"您打算长期在这里干下去吗？"

她腼腆地说："不，我无意长期在这里干下去。"

路易说："她想灌唱片。她到这里演唱只是为了练习……"

奥迪尔向路易投去疑惑的一瞥，他还要同贝雅尔迪和布罗西埃在一起工作多久呢？路易冲她一眨眼，她笑了。

贝雅尔迪说："我过去认识这家夜总会的老板。不过，恐怕早就换人了。你知道吗，让一克洛德，他是个穿马裤的人……"

奥迪尔说："现在这位可不穿马裤……"

路易为奥迪尔又倒了一杯香槟酒。他知道她还没有吃晚饭，便说："你该吃点东西，一定饿了吧？"

贝雅尔迪说："对，对。您先吃几根布利尼面包吧……"

他赶忙招呼饭店的领班。

布罗西埃对奥迪尔说："在这之前，我们首先为您的健康干一杯！"

贝雅尔迪说："为天才的女歌星干一杯！"

他二人举杯把盏。奥迪尔既好奇又兴奋地望着他俩，就好象在动物园欣赏异国他乡的动物打斗一样。她不由得用脚踢了路易一下。

突然贝雅尔迪开口说："对，让一克洛德，我想起来了。我们的的确确同埃莱娜和母亲来过这里……"

凌晨两点，贝雅尔迪请他们到他家再喝一杯。他们要了一辆出租汽车。路上，奥迪尔睡着了，头靠在路易肩上。

他们走进路易第一次来时那间客厅里。贝雅尔迪打开所有的电灯。壁灯十分明亮，直刺他们的眼睛。贝雅尔迪把一张小饮料桌推到他们面前。路易和奥迪尔很有礼貌地谢绝了烈性酒。布罗西埃和贝雅尔迪各喝了一点查尔特勒甜酒。

布罗西埃喝了一口说："真舒服，简直就象掉进生酒缸里一样痛快……路易，您也有点儿飘飘然了吧……"

贝雅尔迪转脸对着路易和奥迪尔。他说："他真象个诗人，对不对？……你们两位好象疲倦了，那就请去隔壁休息一下吧……我有间客房。别客气，我愿意这样，今天是假日……"

他首先站起身来。

"来，跟我走……至于我们俩，我们还要工作一会儿……我把资料带来了。"

布罗西埃说："我同意，罗兰。"

他俩精神抖擞，目光炯炯有神，就象美美睡了一觉，刚刚起床的人那样。这真叫路易吃惊。

房间就在客厅旁边。浅蓝色的墙，地上铺着厚厚的割绒地毯；床上铺着毛料床单；加上那温柔昏暗的床头灯灯光，叫人昏昏欲睡。

"这里是洗澡间……"

贝雅尔迪推开一扇门，拉亮灯。那是一间浴室，地板和墙壁上嵌着蓝色拼花瓷片。

"晚安，亲爱的路易。今天夜里您可以睡个安静觉了……明天下午一点整，咱们到普瓦丹见面……"

普瓦丹是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餐馆，贝雅尔迪常到那里进餐。

贝雅尔迪走后，他二人便平身躺在松软的床上。奥迪尔

太累，路易替她脱掉鞋袜和衣服。他们前面有一面立式大镜子，映照着他俩的身影。

奥迪尔问："你的朋友还要工作呀？"

"对。"

"他们干什么工作呢？"

路易回答："我也不太清楚。"

他们听见贝雅尔迪和布罗西埃在客厅里交谈。过了一会儿，路易一觉醒来，听见他们俩还在交谈，其间还夹有别人的说话声。在这无休无止的絮语声中，路易静静地躺在床上。

奥迪尔还在睡。窗帘没有拉，路易隔窗可以看见塞纳河和对岸码头上的雪铁龙汽车厂的白色厂房。

星期六和星期日，贝雅尔迪让路易休息，布罗西埃也休息。布罗西埃请路易和他一起去欢度这"自由的时光"，他请路易和奥迪尔去见他的未婚妻。同布罗西埃保持密切来往，路易认为可以从他那里了解到贝雅尔迪为什么给他安排工作？以及罗兰·贝雅尔迪到底是个什么人……

前一天，路易拿到了工资。他说服奥迪尔陪他一起外出。但是在十点以前她必须赶到奥台依酒吧—饭店演出。不论路易还是奥迪尔都不明白为什么布罗西埃请他们俩下午去大学城地铁站相会。

路易把支取的一千五百法郎塞进上衣内口袋里，把口袋撑得鼓鼓的。那天晚上，奥迪尔也将领取演出费，这下子他们可就有钱了，真象是寒冬腊月的第一个艳阳天。在索线的地铁车厢里，他俩感到象是要出远门旅游那样高兴。

布罗西埃在大学城地铁站的月台上等候他俩。他们真象

是来到了旅游圣地，他作为朋友来站台迎接。而且布罗西埃来到他们身边时，还一本正经地问："怎么？没带行李？"这句话叫路易一时摸不着头脑，他真不清楚自己是在巴黎，还是已经来到海滨。

布罗西埃那身打扮也十分随便、舒适。他没有戴那顶赭石色羽毛蒂罗尔帽，也没有穿那身皱巴巴的土色旅行服，更没有穿黑色鞋袜。他穿了件白色粗毛线衣，内衬印花汗衫；下穿麻布长裤；脚下是篮球运动员球鞋；真是一身素裹。看来布罗西埃对这身装束十分满意。他既没有刮胡子，也没有理发。路易和奥迪尔静静地望着这位焕然一新的伙伴。他领着他俩向站台出口楼梯走去。

"从这儿走，朋友！"

他领着他们穿过一条大街，来到大学城里。

布罗西埃微笑着说："瞧，这里就是我过周末的地方。来，从这里走……"

他们走上左手一条小路，路两边是草坪。然后，他们跨过一座大楼的门庭，经过走廊，和三五成群的学生擦肩而过。

"我的未婚妻正在高级咖啡店里等我们……请从这里走……"

中午刚过，咖啡店里空旷寂静。一位长相十分标致的埃塞俄比亚黑人姑娘坐在靠里的一张桌子上。布罗西埃向她走去。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未婚妻雅克琳娜……雅克琳娜·布瓦万。这两位是奥迪尔和路易……"

雅克琳娜忙站起来，同他们两位握手。她似乎有些紧张。看来她只有二十芳龄。她身穿一条灰色裙裙，上身是淡

灰色羊毛套衫，外罩一件毛衣。她这身端庄打扮同布罗西埃那身随随便便的运动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布罗西埃请他们入座。

"我请你们尝尝这里的班—巴纳点心，味美可口。你说对不，雅克琳娜？"

雅克琳娜轻轻一点头，动作很轻。

布罗西埃向酒吧走去，路易和奥迪尔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他们对着雅克琳娜微笑，但不敢主动与之交谈。路易把香烟递过去，雅克琳娜摇头谢绝。此时，布罗西埃回来，手里端着个托盘，里面放有班—巴纳点心。他把点心分给众人。

他咬了一大口，说："香甜可口，对不对？你们大概喜欢就着哈利萨①吃，可我喜欢干吃……"

说罢，他大口大口吃起来。

路易问："每个周末，你们都是在这儿度过的吗？"

"对，雅克琳娜在这里读书，住在大学城……我也……"

他在上衣口袋里找来找去，最后掏出一份证件，递给路易。

"瞧，我也弄了一份大学学生证。要想在学生食堂吃饭，没有它不行。当然，也为了使我感到这里就是我的家……"

路易接过证件一看，上面印有布罗西埃的姓名，贴着他的照片，所在科系栏填的是文学系。奥迪尔也接过证件看了一眼。

---

① 一种类似咖啡的饮料。——译者

奥迪尔突然问道："晚上你就住在这里吗？"

"对，每逢周末，我都住在这里。"

说罢这句话，布罗西埃显得很兴奋，忙用胳膊抱住未婚妻的肩头。

奥迪尔把那份学生证还给布罗西埃。布罗西埃仔细检查了一遍。学生证外面虽包有塑料封皮，但他仍小心翼翼，惟恐把它弄脏。

"在这里我感到自己年轻了许多，大概能年轻十来岁……"

奥迪尔问："您今年要通过哪几项考试？"

"普通文学毕业考试……具体名字叫什么来着，雅克琳娜？"

雅克琳娜闷声闷气地说："文学预科结业考试。"

布罗西埃更加用力地搂着未婚妻的脖子。雅克琳娜顺势把头靠在他的肩上。

路易问："这份学生证，您是怎么弄到的呢？"

"通过贝雅尔迪的一个关系户……那人是波兰人，在世界大战期间就做假证件……"

说这句话时，布罗西埃似乎不太高兴，象是捅了自己的疮疤，感到羞愧，因为自己并不是个真正的大学生。

"雅克琳娜是学数学的，但她也到科学系去听课……"

奥迪尔问雅克琳娜："您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他的？"

"就在这家咖啡店里……"

她声音柔和，慢声细语。

"我总见他独自坐在咖啡店里，神色忧虑……于是，我就同他攀谈起来……"

布罗西埃说："是呀，很久以来我常到这里来，特别是

心情忧郁时……我一向喜欢大学城……这里犹如一座世外桃源……我常在各个楼道里走来走去，有时还去电视室……你们明白吗，这里自有迷人处……”

听着介绍，路易不由想起初次见到他的情形：爱开玩笑，象走街串巷的小贩一样能说会道。他告诉奥迪尔说自己是“轮胎商”怎能想到他还会在公休日到大学里来，身上装着假学生证，挎着埃塞俄比亚女郎的胳膊轧马路？

路易问：“这事儿贝雅尔迪知道吗？”

“他还不知道。我准备在适当时机告诉他……您知道，罗兰对什么也不会感到吃惊……找个晚上，我们把他也请来……应该叫他见见雅克琳娜……”

离开咖啡店，布罗西埃领他们参观大学城。他逐一向他们介绍各座教学大楼，就象对他们介绍自己小王国里的一个个省份那样。

“刚才那座楼是法国楼，是大学王国里最大的省份……但我更偏爱英国楼，它就在前面。英国楼能叫我回想起埃克斯一勒一班的一家旅店……在同雅克琳娜相识之前，我晚上常去英国楼里阅读报纸……”

布罗西埃拉着雅克琳娜的手，兴趣越来越高，话越来越多。他对奥迪尔和路易说，夏天他们常在草地上玩到很晚，倾听着黑暗中从各处传来的窃窃私语和欢笑声；六月份，大学城里过节，总在法国楼大厅举办舞会……

“你们看，从春天起，大学城里就欢乐起来了……”

他指着一座楼房，正面的墙壁全是玻璃和金属构成。

“这是古巴楼……古巴青年都是好小伙子，他们为大学城增添了欢乐和愉快……告诉我，你们想不想作大学生？”

奥迪尔一笑，说：“就象您现在的样子？”

大学生？路易和奥迪尔根本没想过，他们怎么能作大学生呢！

“要是你们愿意，我可以设法给你们弄学生证……”

奥迪尔说：“您说话要算数，我愿意。”

对路易和奥迪尔来说，“大学生”三个字遥远神秘。大学生们高深莫测，就象亚马逊部落成员一样令他们感到陌生。

奥迪尔问：“住在这里的都是大学生吗？”

“对。”

一群男女青年散落在草坪上。有几位在玩排球，但没有球网；有的在互相交谈，但路易听不出他们讲的什么语言。

布罗西埃说：“他们是南斯拉夫人。”

他指指林荫道那边的巴贝咖啡店。据他说那是大学城的外围建筑。在六月份的傍晚，到那里吃酒纳凉，听着树叶的瑟瑟之声，那是何等惬意！然后，他们来到蒙苏里公园。

布罗西埃说：“你们看见那边草地上的楼房了吗？那是按照突尼斯贝伊宫的式样修建的……”

他们坐在夏莱·杜·拉克凉台上。

布罗西埃说：“你们现在总算认识我们的王国了吧……”

他对奥迪尔和路易说，假如有可能留在大学城，他永远不会烦恼和忧愁，永远不会离开这个神奇的地方。他还说，他的未婚妻雅克琳娜除大学城和科学系之外，对巴黎城其它地方一无所知。

能这样生活，那是再好不过了。

“对不对，雅克琳娜？”

她没有吭声，只是笑一笑，或者喝一口石榴汁。

他们提前到大学城食堂去吃饭。食堂很大，加上细木护墙板，在布罗西埃看来就象英国庄园里的接待厅。下次，他们准备到另一个食堂用餐，那家食堂比较现代化，玻璃门窗，周围栽有树木，一到那里就有置身于绿树丛中之感。

布罗西埃说："现在，请你们去参观一下我们的家吧！"

他们顺着砾石小径，来到一个村舍里。那里全是带游廊的小房子，有茅屋，有农舍，稀稀落落，散布在草坪两侧。其间，还有一簇簇花丛和一片片小树林。

布罗西埃说："这一带是大学城里最令人赏心悦目的地段，就象默尔特省① 里的德国区一样……"

他们来到一幢安哥罗—诺曼底式住宅前。那房子的屋顶呈坡形，旁边有个带扶手的绿色木楼梯。

布罗西埃请他们先上，说："在最顶上……"

房间很大，还有阳台。床头的墙壁上，挂着雅克琳娜的照片。房间里，除去一把草垫椅子而外，不见别的家具。

布罗西埃说："请你们坐到床上吧！"

雅克琳娜钻进盥洗室，盥洗室和卧室相通。她出来时，身上只裹了一件红色浴衣。

"请原谅，我这样才感到舒服……"

她一转身，灵巧地坐到床上，和他们并排坐在一起。

布罗西埃递给每人一只平底大口杯，然后为他们各倒了一点威士忌酒。雅克琳娜往电唱机上放了一张唱片，是一首牙买加歌曲。他们不再讲话。布罗西埃又为他们加了一点威

---

① 默尔特是法国旧省名，1871年该省一部分割让给德国，1919年归还法国。——译者

士忌。然后，他脱去粗线毛衣，路易望着他背心上的图案：粉红色的天底下有一条帆船；在远方地平线上，有座陡峭的山峰，山顶上有座中国塔。

布罗西埃说："回头，请奥迪尔为我们唱街头小调好不好？"

"好的……"

路易无精打彩，奥迪尔、雅克琳娜和布罗西埃都发现了这一点。奥迪尔忙搂住他，把下巴压到他的肩窝里，然后闭上眼睛欣赏音乐。布罗西埃爱抚地、轻轻抚摸着雅克琳娜的肩头。雅克琳娜躺在床上，一对乳峰从浴衣的开口处悄悄露出来。

可惜他们不能长久这么舒适地玩下去，因为已经十点了，如不走，奥迪尔就会耽误演出。

他们恋恋不舍地离开那里，互相约定，下个周末还到大学城来玩。第二天是星期日，奥迪尔和路易为什么不能再来一下呢。

来到外边，路易和奥迪尔抬头一望，见雅克琳娜和布罗西埃正伏在阳台栏杆上，冲他们微笑。四周一片安静，空气中有一股苔藓味儿。他俩凭借其它楼房射出的灯光，摸索着前进。可是，怎样才能找到儒尔当大街和地铁车站呢？在这所小村庄里，他们感到离巴黎市十分遥远。昏暗中，路易感到他们是在穿过一片林中空地。

维迪同饭店经理来找奥迪尔时，她正在化妆间卸装，大厅周围全是小化妆间。他俩坐在大厅的沙发上等着。

维迪说："你的演唱合同快到期了……"

"什么时候到期？"

“今天晚上。”

奥迪尔听后，强打精神，冲他们微微一笑。

经理说：“是的，就是今天晚上。所以我只好同您分手……”

奥迪尔的笑影消失了。

“我对您毫无抱怨之意……只是，我必须压缩一些节目……”

维迪说：“这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

“这的确没什么关系，我相信您很快就能找到新工作……”

其实，他俩谁也不大相信。

经理说：“一句话，您的演唱技艺很好……我十分满意。只是，我必须改动一下节目内容，您明白吗？”

奥迪尔感到泪水在眼里打转转，便转身钻进化妆间，反插上门。他们两位继续坐在大厅里聊天。奥迪尔头靠在门板上，连灯也没有开。黑暗中，她听见了经理的尖利笑声。

维迪问道：“喂，你在里面干什么呢？”

经理也说：“您不陪我们去喝一杯吗？”

她没有回答。她发现外面有人转动房门把手，想推门进来，但她已经插上了门闩。

“给，这是剩下的演出费，该付给您的……”

一个信封塞进门缝，啪嗒一声掉在地上。

汽车启动前，维迪先把收音机打开。收音机在播放爵士乐，他把音量放小。

“怎么，难道你打算在化妆间里过夜吗？小傻瓜！”

他耸了一下肩。

“我得到办公室去一下……我忘了一样东西……你愿意陪我去吗？”

奥迪尔没有回答。她把手伸进口袋，用力抓住那个信封，但她不敢在维迪面前把它打开。完了，她再也不能演唱了，多年的梦想如今只剩下这个小信封了！照饭店经理的话来说，这是她的“剩下的演出费”。

“你生气了？”

维迪的口气显得有点愠怒。他用脚踩住汽车油门，汽车启动了。其时已是凌晨一时许。他们沿苏色林荫道前进，车速越来越快；然后是拉奈斯林荫道，街上冷冷清清。

“你不放心，嗯？”

她根本不害怕，只要他愿意，再开快点也无妨。

“您该去闯红灯……”

“别说傻话！”

汽车风驰电掣一般，不一会儿就来到了玛约门隧洞下。维迪对他的意大利汽车赞不绝口。有天晚上，他甚至说全巴黎城只有四辆这种汽车。这是阿尔玛诺公司生产的一种豪华轿车。

维迪身上的香水味比平日更浓，叫她恶心。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她认为细细审视他的衣着长相是一种乐趣：他因冬季户外活动而晒黑了脸膛，她却认为那是有意化妆过的；他衣着讲究，领带上别着卡子，外套下衬着背心，背心口袋里装着怀表，他不时掏出怀表看时间；他说话时声音既沙哑又令人感到肉麻。总之，他身上的一切都叫她生厌。

“怎么，你还在生气？你可知道，鄙人可不喜欢爱生气的姑娘……”

过去他对她没有如此亲热过。关于让她灌制唱片一事，

他只字不提。现在奥迪尔明白了，他根本就无意让她灌制什么唱片儿。他放大音量晃着脑袋打拍子。

她突然开口说："我需要钱！"

"你需要钱？此话当真？"

"我需要两千法郎……希望您能满足我的要求……"

她的语气如此坚定，连她自己都感到吃惊。似乎突然之间，她变得天不怕地不怕了，连起码的廉耻和羞涩也不要了，准备答应对方的任何要求。

"我的确需要两千法郎，马上就要……"

"咱们回头再谈……但你必须首先听我的话……"

奥迪尔跟在维迪身后。和上次她同路易一起等在沙发上的情况差不多，雪亮的日光灯，耀人眼睛，空气中散发着一种霉烂气味。

维迪用钥匙一转打开钉有皮子的房门，坐到他的办公桌后面。她呢，忙躲到窗台前。街上荒漠冷寂。对面咖啡店里还亮着灯光，上次，路易就是在那儿等候她的。她望了一下霓虹灯招牌，上面写的是"体育咖啡店"。她想去咖啡店打电话告诉路易，说自己一会儿就回去。

"现在你就挣钱吧……两千法郎，数额相当大……那你就必须吃点儿苦……"

维迪没有望她，在一份资料袋里翻弄着什么。后来，他抽出了一张唱片。

"瞧，这是一位天才女郎灌制的……是我的最新发现……你愿意听听吗？"

他把唱片放在电唱机上。

"站在我面前，把衣服脱掉……"

他说话甜丝丝的，象准备拍照时那样，脸上挂着不自然的笑意。

“她唱得不错吧，嗯？你大概也想和她一样，对不对？我争取让她明年去参加欧洲电视联播节目活动……”

电唱机里传出花腔女歌手的声音，在电吉它的伴奏下，歌声显得低沉不清晰。

维迪自言自语地说：“这一位，也一样，我早晚也得吻她一次。”

奥迪尔蹲在沙发上。他用手捧住她的脖子，把她的脸提到他的腰部。然后，他用指甲整齐的手插进她的发缝里。这是叫她最感痛苦的时刻。

体育咖啡店的灯光熄灭了，奥迪尔向右一拐，来到古维翁—圣—西尔大街上。在她的雨衣口袋里塞着一大沓票子，是维迪给她的两千法郎。付钱时，他讥讽地说，“一个野鸡要这么多钱，太贵了”，但他并不在乎，因为“他克里斯蒂昂·维迪一向喜欢高价妓女，高价妓女不容易被遗忘。”

奥迪尔穿过泰纳街，拐进贝吕纳自杀的那家旅店的酒吧里。她陷入沉思，把周围的一切全忘在了脑后。要是贝吕纳知道此事，他会作何感想？也许他也不相信她有音乐天才。后来他有了别的心事。她想到那些下午在他家度过的时光，想起了那个凉台，站在那里就象登上了大型邮船的甲板。她演唱的街头小调也是他教的，在他刚刚来到法国时，这支歌曲十分流行。贝吕纳对她一直热情友好。但他常常俯首在电唱机上，望着那无声转动的唱片。他每次带她走出办公室时，总是温和地说：“奥迪尔，咱们出去走走好吗？”

还有路易？假如让他知道刚才那件事儿，他会有何感想

呢？不，这件事情永远不能让他知道！她需要弄点钱，因为光靠贝雅尔迪支付的那一千五百法郎不够用。要想摆脱困境，他们只有千方百计去弄钱。

这一夜，她挣的钱比路易一个月的薪水还多。想到这里她有些后悔，后悔没有向光指甲坏蛋多要一些。她似乎又听到饭店经理说她不能继续演唱时的奸笑声。对，还有他，她也应该找他要钱。

美梦结束了，她的歌坛生涯完结了！她未能登上歌坛，不能让世人听见自己的歌声。她的声音没有能够冲出迷雾，没有能象那位女歌手那样从喧哗声中跳出去。她读过有关那位女歌手的故事，但她缺乏那份勇气。

她来到戴莱兹漫大街，路易值班的车库就在这条街口。此时她已离开城区，步行在乡间小路上。

她没有按门铃，而是从后门直接走了进去。二楼亮着灯，路易正躺在大沙发上睡觉，地上扔着用来剪贴他父亲照片的影集和一份体育报合订本。影集和报纸合订本都打开着。影集的页顶上贴有一篇短文，她无意中瞥了一眼。上面写道"……在自行车追逐赛中，梅林终于超过了热拉丁。出发时，热拉丁一直骑在最前边，跑完3,625公里的地方，他被梅林超了过去……"。

奥迪尔拉灭灯，蜷缩着躺在路易身旁。

三

后来，当他们谈起过去时（他们很少谈这些事情，特别

是有了孩子之后，谈得更少），他们感到奇怪，对他们命运起决定作用的那段时间只有七个月。实际上也确是如此，路易十二月份退役，他同奥迪尔相遇是在元月初……

二月，布罗西埃为他们另找了一个住处。因为有天晚上，布罗西埃到香贝莱门找路易，发现他们的房子太小，加上暖气太热，叫人受不了。

"老弟，你们怎么能长期住在这种地方呀？你怎么也不对我讲一下呢？"

恰好，他知道有套两居室要出租。他本想租下来，但由于那里离大学城太远，他改变了主意。那套房子位于戈兰古尔街口，在蒙马特公墓铁桥的另一侧。房租呢？房租很低。布罗西埃说要把此事报告贝雅尔迪，他肯定不会让他们住那又小又热的房间。

次月，他们就搬到了戈兰古尔街。那套房子显得很宽敞。正房原来是个工作间，但艺人留下的东西只有两件：一台大叶桨电扇和一个半圆形工作台。工作台上的黑漆已经剥落，上面画着仿中国画，很象布罗西埃在大学城时穿的花衬衣上的图案。站在落地窗前，他们可以望见巴黎市西南一隅。

贝雅尔迪给他们送来一张床和一个酱色布面沙发。布罗西埃给了他们两把藤椅和一盏台灯。房间里装着一部电话机。有一间厨房，里面设备齐全，应有尽有。在门房进行登记时，人家问他们的姓名，路易登记的是梅林夫妻。他们感到以夫妻身分住在那里要稳妥一些。

一天晚上，他们想庆祝一下搬入新居，照布罗西埃说，是庆祝乔迁之喜。遗憾的是他的未婚妻雅克琳娜不能出席。因为对大学城的人来讲，戈兰古尔街离他们太远，真可谓是

天涯海角。要去戈兰古尔，就必须越过塞纳河，而塞纳河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区的分界线。

贝雅尔迪来了，路易发现他袖头后面有条黄绿色绶带。

他问："怎么，您得过勋章？"

贝雅尔迪回答："对，是军功勋章。是当年在德国和戴拉特尔赢得的。我那时只有二十三岁。我这一生就干了这么一件光彩事情。"

说着，他慢慢垂下眼帘。很明显，他希望谈点别的事情。

他们在工作间喝罢开胃酒，然后到附近的约瑟夫—德—梅斯特街的朱斯坦饭馆进餐。

路易不再值夜班了，而是在白天替贝雅尔迪办些"小事情"。这些小事情主要是到巴黎城和郊区取、送信件，有时也到车库接接客人或接接电话。贝雅尔迪说他不相信邮局。但更多的情况是为贝雅尔迪当司机，送他去赴约。他开的车是辆满是皮子味的旧式英国车。贝雅尔迪没有说明理由就为他增加了一倍工资。

但路易总感到心里不踏实，他所干的工作到底算哪一行呢？他的身分又算什么呢？还有贝雅尔迪，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么快就把自己当成了心腹？

这些事他很少告诉奥迪尔。中学和服役时期的孤单生活使他养成了谨慎习惯，从不轻易向别人吐露自己的心事。而且在奥迪尔面前，他还尽量装作从容安详的样子，让她相信他的工作是稳定的。贝雅尔迪如此关照他是可以解释明白的，因为贝雅尔迪认识他父亲（但这件事似是而非，因为贝雅尔迪只说过他年轻时喜欢自行车运动）。能为自行车运动

员梅林的公子找个工作，他感到高兴和荣幸。

对呀，在奥迪尔面前不能吐露半点不安，否则他们本来就十分脆弱的生活将会受到威胁。不管怎么样吧，他们总算离开了那间小阁楼，搬进了戈兰古尔街的住宅。在门房玻璃柜台上的住户名单上写着“梅林夫妇”，二十岁就混成这个样子，应该说是不错了。

但他决定去问布罗西埃。在戈兰古尔街有家“幻想咖啡店”，由于名字奇特，路易很喜欢到那里去。他和奥迪尔把“五点钟到幻想咖啡店相会”一事，看成是一种乐趣。

布罗西埃问道：“看来您对罗兰有怀疑，是不是？”

“噢，不，我根本没有这个意思！”

“老弟呀，罗兰他是个大好人……二十三岁就荣获军功勋章，这可不是谁都能办到的呀……”

“这个我知道……”

“您的工作太简单，似乎是交易所的下等职员或旅店的服务员，毫无奇特之处，对不对？我这样讲丝毫没有伤害您的意思……”

他轻轻拍着路易的肩头。

“我这是在说笑话……实际上，您有点儿象罗兰的秘书……况且，我也是他的秘书。您认为干这个工作丢人吗？”

“不，不是这个意思。可是，罗兰他到底是干什么的？”

布罗西埃象背书那样，一字一板地说：“罗兰是买卖人，买卖汽车等等。”

“您是怎么认识他的？”

“这事儿，等有空儿时，我再告诉您……”

他们站起身，向大街走去。一群刚放学的小学生叽叽喳喳，在他们身边钻来钻去。一位穿着旱冰鞋在前面跑，别的孩子在后边追。

布罗西埃用沙哑的声音说："您心里不踏实，我理解……"他吞吞吐吐，每次谈到揪心的事情，他就是这副模样。

这时的布罗西埃同那位口若悬河的布罗西埃真是判若两人。路易想，一个人竟会有两种腔调，真奇怪！

他会怎样告诉他呢？他说，在路易这个岁数，什么脏活儿累活儿都得干，在生活中只有拆东墙补西墙才能生存下去。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的道路才会慢慢变得清晰起来。二十岁的青年，可塑性很大，生活的道路还没有选定，仅仅是刚刚步入生活呀，老弟！他本人……有朝一日，他会把一切统统告诉他的。

路易外出时，奥迪尔也不肯闲着。她在奥台依酒吧工作时，认识了一位朋友，叫玛丽，她还在那儿工作。她在巴拉莱卡琴手的节目之间表演一会儿。她一身"乌克兰公主"装扮，样子很象蒂罗尔的山民。她表演这种民间歌舞只能临时挣几枚小钱花花，所以她想开个小时装店。她把这个念头告诉了奥迪尔。于是，她们两人决定合股开办时装店。

时装店正式开业前，玛丽先在自己家里工作，掌握一部分顾客。奥迪尔考虑筹备开业的资金问题。她俩已把店名选好，叫作"玛丽·巴克拉兹时装店"，她们认为借用这个奇特的名字有助于吸引顾客。在"玛丽·巴克拉兹"下面，她们又写了"时髦式"几个大写字，这是奥迪尔在圣一奥诺雷区一家商店的三角楣上看到的，她十分欣赏。

玛丽会设计，也会裁缝，因为她从小就在裁缝家（是他

们家的一位朋友）干活儿。奥迪尔问她的双亲情况，玛丽从不肯详谈。她时而说父母已经分居，住在国外；时而又说他们住在南方某地，不久就要来看望她；时而又说他们已经去世……在这团迷雾中，只有一个人的踪迹清楚，就是她祖父。他叫保尔·巴克拉兹，是作家，曾流亡在巴黎，二十多年前去世。他用天才的笔触细腻地刻画了俄国南部的兵营生活。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已经译成法文，玛丽那里有一部。书皮已经褪色，她十分尽心地保留着。

玛丽是位金发女郎，生得小巧玲珑，玫瑰色的皮肤十分细嫩，一双眼睛蓝中透亮。

星期天，奥迪尔和路易到玛丽家去。她住在大军街和福煦街交汇处，即第十六区的居民和森林地段的边缘。但在那一带的街上仍有自行车商店、轴承商店、汽车场、旧舞厅和月亮公园的影子。

他们三人一起到布洛涅森林散步，从多菲纳门一直走到湖边。然后，他们坐上小船，划上个把小时，到岛屿木屋前的石台处下船，再玩一场小高尔夫球。夕阳西下，他们返回玛丽家。她家有三个房间，前两个房间是门厅和客厅，然后由走廊通到第三个房间，那才是玛丽的卧室。

回到家，他们发现客厅里坐着十多个中年人，有几位已经进入老年了。他们有的玩桥牌，有的品茶聊天。在他们三人走进客厅时，玛丽同一位老太太拥抱了一下。老太太高个头，年逾花甲，面部肥胖，眼下挂满皱纹，俨然一副女主人的样子。玛丽对路易和奥迪尔说，那是她的姑妈。

那些人在昏暗的客厅里玩牌聊天，每次都是玛丽为他们开灯，似乎开灯是她的工作，别人干不动或担心有失身分，或许他们并没有想到要开灯。

走进玛丽卧室，他们就聊大天，听唱片。从玛丽身上，路易和奥迪尔又恢复了无所事事和懒散的本性。他们三人同岁，所以谈得很投机，常常在一块儿过夜。

玛丽为他们送来吃的：一块蛋糕或一盘汤。通过半开半闭的房门，他们可以听到客厅里的说话声。后来，说话声消失了，人们陆续回家去了。不知是谁在走廊里打电话，倍好半天才说一句话，他们还以为他把电话挂了呢。他讲完一句话就又沉默了。他们打这种别人听不懂的电话，一打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甚至一直打到次日凌晨。

一个星期天，一位同学来找玛丽。他叫若尔当，西班牙人，和他们三位同岁。若尔当想去酒吧表演男扮女装节目，混碗饭吃。按照玛丽的建议，他去找奥台依夜总会经理，经理答应让他试一下。

在试演前，若尔当想做一条表演裙子，就象《女人与木偶》一书的插图中女主角的裙子那样。他在码头买到了那本书。玛丽和奥迪尔决心为他赶做一条。她们在玛丽家连裁带缝，忙了好几天。路易坐在一旁读侦探小说。若尔当每次试穿都征求路易的意见。裙子做得很可体，加上若尔当生就一副女人相，再戴上一块盖头披肩，还真象位妙龄女郎。

试演那晚，路易和奥迪尔都去了。玛丽表演之后，就该若尔当上台。此时，巴拉莱卡琴手停止演奏，昏暗中，有个声音严肃地宣布："拉·西卡莱拉舞！"

接着响起于默尔的包莱罗舞序曲①，若尔当要在这一乐曲伴奏下表演舞蹈。录音带是他自己带去的。灯光一亮，若

① 一种西班牙舞曲。——译者

尔当站在舞台中央，身穿女裙，脸色苍白，神色紧张。

若尔当手中的响板象熟透的果实啪哒一声掉在地上。他呆立良久，然后就一下子摔倒在舞台上。若尔当晕倒了，不知是因为过度紧张，还是因为饥饿所致。为了保持身腰的线条美，为了能穿上那条女裙，他已有两个星期不敢进食了。

当晚，若尔当就被辞退了。奥迪尔、路易和玛丽只好设法安慰他。

四

开春第一天，贝雅尔迪请路易和奥迪尔共进午餐。为能晒晒太阳，他俩决定步行去路易—布莱里奥码头。

布罗西埃为他们打开门，并把他们带进客厅。厅里已经放好餐桌和五份餐具。贝雅尔迪身边有位褐发女郎，路易第一次到这里来时，曾在壁炉上方看到过她的照片。

“她叫尼古拉·哈阿丝，我的女朋友。这两位是梅林夫妇……你知道吗，宝贝儿，梅林夫人的‘街头小调’唱得特好……”

贝雅尔迪总是彬彬有礼地这么称呼他们。因为他在房客名单上看到了“梅林夫妇”，感到满有意思。

他曾对路易说：“您做得对，这样写比较严肃，现在你们应该举行婚礼了！假如你们同意，我可以做你们的证婚人。”

尼古拉·哈阿丝的脸蛋生得十分秀气，但神态严肃。她身材高大，差不多和贝雅尔迪一样高。她的言行象个假小

子，这一点叫路易感到吃惊，特别是她抽烟的姿势和伸腿的动作。她总爱把脚后跟踩在小低桌上。

布罗西埃郑重地说："先生请用餐！"

"路易，您坐在宝贝儿右边，梅林夫人坐到我右边……"

饭桌上，他们没有多加交谈。尼古拉·哈阿丝是主角，但她显得兴趣索然。贝雅尔迪总是望着她。看样子她最多三十岁，比贝雅尔迪年轻许多。

贝雅尔迪问："今天下午，你去骑马玩吗，宝贝儿？"

"不去。我要去埃吉斯达布尔商店。我需要买一副马鞍子。"

说罢她撅起小嘴，懒洋洋地倒了一大杯水。

布罗西埃说："我知道，埃吉斯达布尔经营这种商品，这家商店很不错。"

尼古拉耸了耸肩。

"这话对。但平时我总去拉玛日商店……"

看来她在生贝雅尔迪和布罗西埃的气。但对奥迪尔和路易，她却是好奇又友好地望着他俩。

"你们不喜欢骑马吗？"

奥迪尔说："不喜欢。"

尼古拉转向贝雅尔迪："你为什么从不请他们去维尔布瓦呢？"

"今年夏季我们就请他们去，尼古拉……"

尼古拉又扭头对着奥迪尔和路易微笑了一下。

"等他带你们去维尔布瓦时，我教你们骑马！"

贝雅尔迪说："维尔布瓦是……祖上留下的遗产，坐落在索洛涅地区……你们应该到那里玩玩……"

尼古拉·哈阿丝讥讽地说："维尔布瓦是贝雅尔迪伯爵

们的发祥地，他们是第二帝国时代的贵族……罗兰又把它扩大了一些……”

这下子贝雅尔迪再也忍不住了，诚惶诚恐的眼神变得冷若冰霜。

“宝贝儿，你胡说什么呀？亲爱的路易，您面前这位女性是个地道的时髦派……尼古拉特别讨厌‘贵族’这个词……”

尼古拉·哈阿丝哈哈大笑两声，尔后点上一支烟。

“去，去……傻瓜……”

从她的这些话可以看出，她十分瞧不起贝雅尔迪。

咖啡盘已经端来，放在客厅另一端的办公桌上。他们起身离座。尼古拉打开一扇窗子；风吹起麻布窗帘。贝雅尔迪亲自为大家倒咖啡。

尼古拉·哈阿丝、奥迪尔和路易坐在条绒布面大沙发上；贝雅尔迪和布罗西埃靠着办公桌站着一声不吭，似乎是担心一时失言会惹得尼古拉不悦。但尼古拉并不理睬他们。

她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只皮烟盒，先后递到奥迪尔和路易面前。然后，她打着打火机，为二人点上香烟。打火机机头上火苗很高，路易不由一愣，原来那是一个美国军用兹波打火机。在中学时代，他和同学们千方百计想弄一个兹波打火机。

贝雅尔迪说：“宝贝儿，要我陪你去埃吉斯达布尔吗？”

尼古拉却把脸扭向路易。

“德·梅林先生，您的名字很好听！”

贝雅尔迪说：“他就叫梅林，没有‘德’字。”

尼古拉没有理睬他。她抽着香烟，盯着沐浴在阳光之中的麻布窗帘。微风吹动，窗帘上泛起条条波纹，犹如迎风飘

动的披肩。

尼古拉·哈阿丝突然站起来，走到贝雅尔迪的办公桌旁，把香烟掐灭，扔进烟灰缸里。

“我该走了……”

贝雅尔迪问：“你需要汽车吗？”

“不需要。”

她同奥迪尔和路易握手道别。

“希望能再见到你们！”

她没有看一眼贝雅尔迪，径直向门口走去。

贝雅尔迪说：“晚上见，宝贝儿……要乖，嗯！”

但尼古拉头也不回，关上了房门。布罗西埃恼怒地笑了一声。贝雅尔迪叹了口气，坐在奥迪尔和路易身旁。

“你们别看她这个样子，她的心眼儿并不坏。路易……有件事儿想同您谈谈……走，咱们到隔壁去一下……”

布罗西埃说：“梅林太太，他们去谈事情，咱俩下盘棋，您看怎么样？”

奥迪尔说：“为什么不呢！”但她一直目送着路易走去。贝雅尔迪亲切地拍着路易的肩头，象保护人似地把他领走了。

他俩走进路易和奥迪尔上次睡觉的房里。在塞纳河对岸，雪铁龙汽车厂的浅色厂房宛如一座飞机场。

贝雅尔迪说：“这里风景很优美，嗯？原先我在对面巴拉尔街上也有一个车库……当时我常去看令尊他们赛车。我第一次看见他是一九三八年在冬季赛车场……当时我只有十六岁……”

路易问："您认识先父？"

"不认识。我只认识阿埃尔特和夏尔·贝利西埃。我的熟人多数在汽车行业……"

难道这是在影射先父？汽车行业这个词在贝雅尔迪嘴里就好象是"工业骑士"或"绅士骑士"一个样。路易突然感到，自己是在一座已改为他用的大车库里，里面凉爽宜人，阳光穿过树枝，透过玻璃屋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阴影，犹如飘在池塘水面的树叶。

他的童年！

贝雅尔迪躺在床上。为避免弄脏锦缎被子，他把脚搭在镶皮的床头。路易站在窗前。

"我要说的是……我需要您去为我办一件事情……我想请您去英国走一遭……"

客厅里，布罗西埃和奥迪尔对坐在低桌旁下棋。他俩全神贯注，十分认真。由于玛丽的影响，奥迪尔也爱上了下棋。她和路易走的一招一式都是玛丽教的。

贝雅尔迪和路易站在一旁默默观战。十多分钟之后，奥迪尔说："将死！"看来布罗西埃的棋艺也不怎么样。

布罗西埃笑着说："小梅林太太真有两下子！"

一出门，他们就朝奥台依门走去。街上冷冷清清。偶尔驶过一两辆汽车。阳光下，汽车马达的轰鸣声也变得有气无力。

他们象在水下作业已久，刚刚浮到水面上那样，感到周身轻快。路易想这大概是因为严冬已经结束的缘故吧。他又想起十二月的那一天，他穿着浸湿的鞋袜离开兵营，在路

上，湿鞋扑哧扑哧响个不停，似乎随时都会粘在地上似的。而今天，他真愿意赤脚在干燥的人行道上奔跑一程！

奥迪尔挽住他的胳膊，说："你在想什么呢？"

"我们要去英国出趟差，详情以后我再告诉你……"

"怎么，要去英国？"

她并不太吃惊。这天下午，她认为在人世间什么奇迹都可能出现。

最后他们来到布洛涅森林边缘。那里有许多人，熙攘着涌向赛马场入口。

路易说："咱们去租一条小船吧！"

来到通往湖泊的途中，他们改变了主意。微风习习，树枝摇曳，送来了孩子们的阵阵欢笑声；阳光明媚，加上即将去英国一事，这一切都叫他们高兴。他们来到奥台依农场公园，坐在椅子上，要了两杯石榴汁牛奶。

他们没有交谈，奥迪尔把头靠在路易肩上，用空心草茎喝着牛奶。远方赛马跑道上，有位褐发女子侧身骑在一匹白斑灰马背上，慢慢走过去，他们感到她很象是尼古拉·哈阿丝。

五

他们和玛丽一块儿庆祝俄国复活节之后，布罗西埃请他们到"英一法青年交流"办公处去一下。该办公处设在喜剧剧院对面。他是要他们去那里报到，以便和青年休假团去英国汉普郡的朴次茅斯海水浴疗养站休假。

他们走进一所小房间，里面到处堆着文件和资料。一位叫作阿·斯特瓦尔的人接待他们，他们在门口的铜牌上看到了此人的大名。此人已是耄耋之年，眼下挂满了肉袋，脸上长满了老年斑。证件已经齐备，只须他俩在上面填上出生日期即可。

斯特瓦尔蚊子嗡叫般地说："我注明你们是大学生，这样比较稳妥。"

布罗西埃说："您做得很对。"

斯特瓦尔说："当然，你们没有必要在那里呆到假期结束。"

路易说："这我知道。"

斯特瓦尔问："罗兰他好吗？"

"他很好。"

老人一直把他们送到门口。

斯特瓦尔突然一本正经地对路易和奥迪尔说："我同罗兰·德·贝雅尔迪的父亲很熟悉，彼此你我相称。"

布罗西埃要去办件事，要路易把贝雅尔迪的车子借他用一用，他们三人就是坐那辆车来到法瓦街"青年交流"办公处的。路易和奥迪尔下车步行，来到雷奥姆尔街一家咖啡店的凉台上。柜台附近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份"德斯弗斯外汇牌价报"。

为掩饰窘态，路易随手翻开报纸，眼睛停在《外汇兑换牌价》栏上。他准备把英国之行的原因告诉奥迪尔。但他一时不知该从哪里谈起这一微妙问题。

"有兴趣吗？"

她微笑着从他手里抢过报纸，放在自己身旁的长凳上，

路易茫然地望着她。

“你在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我在想交易所……你瞧……”

路易指了指街对面的交易所、它的廊柱和楼梯。不时有成群的商人从楼上下来。由于天在下雨，许多客人涌进咖啡店，围在柜台前。他们大都拿着黑皮包。邻桌上坐着一位青年男子，红皮肤，稀稀的几根黑长发贴着头皮梳向脑后。他不时从靠背上抬起头，审视着奥迪尔。

“是这样的……咱们去英国是为了帮贝雅尔迪办点事儿……”

路易喘了一口气，然后一口气把事情的始末全部告诉了奥迪尔。他怕她插话，把细节统统讲了出来。贝雅尔迪派他往英国偷运五十万法郎现金，事成之后，路易可以提取一定比例的酬金。他俩要化装成大学生，作为青年交流团成员，逃过海关的检查。他还说，青年交流办公室主任斯特瓦尔好象也了解此事。

奥迪尔一听，不由瞪大了眼睛。路易讲完之后，他俩相对无言，谁也没有吭声。

奥迪尔说：“我担保，他们早就打上了你的主意。”

“对，对……这一点肯定无疑……”

路易耸了一下肩。走着瞧，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吧！他相信她肯定也是这个想法。

“噢，这没有什么要紧的……”

此时此刻，他们感到需要抓住一件坚固的东西，需要找一个人指导一下。可是无人可找，那里只有在雨水中横穿雷奥姆尔大街的灰色人影和他们的黑皮包，他们来到咖啡店吃上一杯，然后就匆匆走去。他们来来往往，搅得路易和奥迪

尔头昏脑胀，似乎大地也在发颤。

穿过圣—拉扎尔火车站的休息厅，他们来到一间餐室前。餐室位于车站和终点站旅店中间的悬空通道上。

布罗西埃想停下来，路易说：“不，到那边去，到发车月台上更保险……”

奥迪尔望着他，裂嘴笑了一下。

路易说：“这间餐室会叫我们回忆起一段不愉快的往事。”

于是，他们走进里面一间餐室里，坐在一张饭桌旁。通知的集合地点是长廊入口，走出长廊就是主要线路的发车月台。一群青年等在数米之外。路易一看手表，集合的时间快到了。

他问布罗西埃：“他们就是青年交流团的成员吧，嗯？”

“那当然了。”

布罗西埃冲奥迪尔无声地笑了一下。

路易说：“我们这样做实在太滑稽，是不是？”

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布罗西埃说：“希望你们勤奋学习，和同伴们一起学好英语。”

路易把蓝色背包放在身旁椅子上，包里缀有许多小口袋，里面藏着一部分钞票，它们都同衬衣和粗毛线衫混杂在一起。其余的票子藏在奥迪尔的硬纸壳手提箱底层。

布罗西埃说：“现在你们该过去了！”

他帮路易把蓝色军用背包（也叫登山背包）背到肩上。奥迪尔自己提着她的小箱子。

布罗西埃说："你们一到目的地，就马上来电话告诉我们，嗯？"

路易说："您看真不会出什么事儿吗？"

"绝对不会。好，我走了……来，咱们拥抱一下吧！"

一听布罗西埃说这话，路易有些吃惊。布罗西埃又同奥迪尔拥抱，然后才走开。当他走到通往罗马天井去的楼梯口时，又回过头来向他俩挥了挥手才消失了。

一位厚嘴唇 留平头的男青年问奥迪尔："您也是和我们一起的吗？"

"对。"

"那好，请到这儿来……"

他俩同那十多个青年男女一一握手。他们都主动自报姓名。看样子平头小伙子是他们的头头。

"给，请把它们贴到行李和后背上……"

他递给奥迪尔和路易一些三角形标志牌，上面印有"青年交流团"字样。他还替他俩把标志贴在衣服上、背包上和手提箱上。

"要是掉了，我再给你们……"

他们的同伴似乎彼此都认识。他们谈论上次去朴次茅斯休假的情况，在这中间他们提到一位名叫阿克斯特尔的人。这个名字，路易好象从贝雅尔迪嘴里听说过。

路易问他心目中的头头："阿克斯特尔是谁？"

"阿克斯特尔先生是我们去听课的那家学校的校长……"

"听课？"

"对，我们每天上午去听课。"

一位蓝眼褐发姑娘问路易："您是第一次随青年交流团

到英国去吗？”

路易回答：“是的。”

“您到那儿就知道了，太有意思了！”

厚嘴唇、留平头的小伙子说：“到时候了，咱们该走了。”

去勒阿弗尔的火车已经等在站前。平头小伙子把他们的集体票递给检票员。

“你们总共几位？”

“十二位。”

检票员心不在焉地数着人数。青年们列队向月台走去。

奥迪尔问：“我能去买份报纸吗？”

平头小伙子说：“快去快回！要是有《科学与生活》杂志，请给我带一份……”

路易说：“我陪你去。”

他们快步如飞。出站前，他们向检票员出示了“青年交流团”的标志牌。

来到书报亭前，路易买了《她》、《天真》、《竞赛》、《巴黎新闻》和《科学与生活》。奥迪尔坐在手提箱上，心不在焉地望着过往的行人。由于高峰期已到，过往的人明显增多。突然，她心口怦跳，胸部发闷。因为她看到了那个金发大胖子，就是曾用她作诱饵的警察头子。他从她眼前走过去，慢慢向餐室的方向走去。

列车为“青年交流团”保留着两个包间，奥迪尔和路易对坐在靠近过道的一边。奥迪尔把手提箱放在行李架上，路易则把蓝背包放在伸手可以抓到的地方。奥迪尔在想金发胖子，她感到中了圈套，有些灰心丧气。他们一定会把她签字

画押的证词放进材料袋里。咳，活该！说不定金发大胖子在贝吕纳家里发现了什么与她有关的东西。她记得他那里有她的照片和一张软质唱片，因为设计唱片封面需要照片……万一金发大胖子不负责那项工作呢？可她明明在泰纳大街的罗瓦罗旅店门口看见过他呀……

路易在同别人聊天。后来奥迪尔开始听他们交谈，把金发大胖子忘在了脑后。

奥迪尔身边坐着一位姑娘。她自称只有十七岁，但从长相上看，她显得要大一些，她不但穿着老气，还戴了一副墨镜，嗓音也较低沉。身穿褶裙的蓝眼褐发女郎坐在路易右手。旁边还有一位姑娘，是个胖脸丫头。一位褐发小伙子自以为长相英俊，不时用手指梳拢他的小分头，故意亮出手指上的姓氏戒指。

褐发小伙子问奥迪尔和路易："你们两位住到谁家，知道了吗？"

他俩一时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住到谁家？喔，可能是指到达朴次茅斯之后，他们居住的地方。但奥迪尔和路易根本不知道他们将住到哪里。

到勒阿弗尔，他们到码头咖啡店等候上船。咖啡店里，自动电唱机在播放意大利歌曲，人的说话声显得嗡声嗡气，全被水泥墙壁和烟气吸走了。

轮船已在港口。平头小伙子告诉奥迪尔和路易，那条船叫"诺玛尼亚"号，要用一夜的时间才能抵达南开普敦。

海关设在一间小棚子里。平头小伙子把大家的护照收集到一块儿。奥迪尔把护照给他时，脑海里又闪现出金发大胖子的影子。

海关职员嘭嘭地在护照上盖完章，然后把护照交给“青年交流团”团长。团长似乎认识海关职员。

“今晚乘客多不多？”

海关职员说：“不少，正赶上复活节休假……您瞧！”

甲板上集结着很多十五到二十岁的男女青年。有几位正在高兴地唱着歌儿。“青年交流团”的成员上船后，几乎难以穿过拥挤的人群。平头小伙子用力晃动着胳膊要众人让路，他用另一只手紧紧攥着路易的手腕。

“别掉队……都到大厅里去！要带好标志……对，千万保护好你们的标志……请你们千万小心！”

他发现“青年交流团”有可能被人群挤散，声嘶力竭地大声呼叫，象牧羊狗在狂吠。

“诺玛尼亚”号启航时，夜幕早已降临。奥迪尔和路易伏肘舷窗，望着愈去愈远的勒阿弗尔市的万家灯火。路易一直把蓝背包背在背上，奥迪尔则把手提箱夹在腿下。他们旁边站着十来位头戴大个黑条绒贝雷帽的青年。他们在习习的微风中哼唱民歌，但路易听不懂他们唱的是什么。他们轮番唱那几句歌词。路易和奥迪尔虽然听不懂歌词，但愿意听，感到很惬意。

过了一会儿，甲板上的人全都钻进仓房里去了。但路易和奥迪尔都没有察觉刺骨的寒气。他们是第一次坐船外出。他们走到船头，再顺梯子下去，然后顺纵向走道前进。那里，乘客三五成群，席地而坐，有的聊天，有的玩牌。远处的金属柜台周围挤着许多人，在争抢着买威士忌或别的烈性饮料。最后，他俩才来到头头所说的“大厅”。实际上，那更象一间吸烟室，里面摆着皮沙发椅和三人大沙发，但都固

定在地板上。墙上装着护墙板，挂着类似火车车厢里所挂的那类装饰画。大厅两侧各有一个舷窗，其中一个舷窗前放着一张桥牌台。

一进门，烟斗和褐色烟丝味儿呛得人喉咙发干。大厅里也坐着一些乘客；有的还枕着睡袋打瞌睡。“青年交流团”成员们挤在一张大沙发和一张沙发椅上。平头小伙子对路易和奥迪尔挥手打招呼。路易扛着奥迪尔的手提箱，二人穿过躺着或盘腿而坐的人群。桥牌台旁站着三个人（全是戴贝雷帽那群神秘人物），在粗声粗气哼唱歌曲。

头头说：“我还以为把你们两个挤丢了呢。坐下吧……你们干嘛不把行李放下呢？真傻，应该把行李和我们的放到一块儿……”

路易只耸了一下肩头。他席地而坐，背靠在三人沙发扶手上，奥迪尔则坐在沙发扶手上。

头头说：“我们互相可以直接称呼名字，我叫吉尔贝……”

他指指身穿褶裙的蓝眼褐发女郎和戴姓氏戒指的小伙子。

“她叫弗朗索瓦兹，他叫阿兰……”

然后，他逐一介绍别的同伴。

“玛丽一约，克洛德，克里斯蒂昂……”

路易和奥迪尔也讲出了自己的姓名。

吉尔贝问：“你们是兄妹？”

路易顺口回答：“不，我们是表兄妹。”

轮船开始颠簸，而且越来越厉害。

吉尔贝说：“但愿你们不晕船。一般情况下，船不会颠簸太久，路上还是比较平稳的……”

他从口袋掏出烟斗。

"我有医治晕船的灵丹妙药，就是我的烟斗……我和阿克斯特尔很熟……他也喜欢抽烟斗……"

奥迪尔蜷缩着把脸靠在沙发背上，慢慢闭上眼睛。吉尔贝点上烟斗，他那平头和厚嘴唇，真象个模范的学生。路易想，想当年他身穿短裤坐在教室里第一排，老师每次提问，他都争着举手，并回答说："先士（生）……先士……"。

戴姓氏戒指的褐发小伙子在沙发上同玛丽一约调情。玛丽一约就是那位长相比实际年龄大的姑娘。褐发小伙子不时拥抱她，用臂肘戳她的臀部。路易疑心他看手表是为了计算拥抱了多长时间。

吉尔贝说："老弟，请抽一袋吧？"

他把烟斗递过来，路易谢绝了。

吉尔贝指着奥迪尔说："您表妹睡着了。"

船颠簸得更为厉害。奥迪尔的手提箱在沙发下滑了一下，路易忙把它抓住，然后又把它系到自己的蓝背包上。

吉尔贝说："老弟，您总背着它，得劲儿吗？"

路易说："没关系，已经习惯了……"

褐发小伙子一直同玛丽一约搂抱在一块儿。另外几位男女青年也开始互相调情。胖脸姑娘的手被一棕发青年拉住。听口音，棕发青年象是在阿尔及利亚长大的。穿褶裙的蓝眼褐发女郎似乎有点嫉妒玛丽一约，褐发小伙子一直在拥抱她。

吉尔贝说："讨厌的是，他们不努力学习英文，却天天调情，实在可恶……这事我已告诉阿克斯特尔先生。一群蠢猪！您和您表妹至少为他们作出了榜样。你们这样做很好……"。

在桥牌台一旁唱歌的神秘歌手中有一位晕船，摘下宽大的条绒贝雷帽，准备吐在里面。

吉尔贝叼着烟斗说："早七点，我们就能抵达南开普敦。"

由于他嘴唇太厚，看上去似乎是嘴唇支托着烟斗。

奥迪尔睁开眼、睡意惺忪地看着路易。此时船舱里灯光昏暗下来，然后灯光闪动两下便熄灭了。有人惊呼，有人用南方口音大声嚷叫："他妈的，英国女王！"

接着是一阵哄笑。然后是嘈杂的说话声和打嗝声。路易想，打嗝的准是那位戴贝雷帽的歌手。接着，好几个人齐声高喊："开—灯！快—开—灯！"

有人打着打火机。路易忙靠近奥迪尔，悄声说："走，睡觉去！"

他拿住她的手提箱，二人悄悄离开大厅。他们小心翼翼，摸索前进，惟恐碰着横七竖八躺在地板上的乘客。船头上，隐约有些亮光。

最后，他俩来到通往舱房的走道上。路易掏出船票，看了看自己的房间号。舱房里有小床，他们便躺了上去。路易把背包和手提箱贴着身子放在一旁。他想他们的头头是否知道布罗西埃在巴黎就为他和奥迪尔订好了床位？这对表兄妹不和大家一起睡在客厅里，吉尔贝肯定会感到奇怪。

一切都闪现在茫茫白雾之中。下船之后，他们先过英国海关。尔后，吉尔贝领大家走到一辆面包车前。面包车停在码头上。

从车上下来一位男子，向吉尔贝走去。

"您好，阿克斯特尔先生？"

“我很好。您呢，旅途愉快吗？”

阿克斯特尔讲法语带一点英语腔。他年约四旬，一头金发蓬松卷曲，眼上戴着一副宽边玳瑁架眼镜。他身穿棕色花呢上衣，手里拿着一根烟斗。

众人上车后坐在前半部，奥迪尔和路易却躲在后边。阿克斯特尔不安地扫了众人一眼。

“吉尔贝，交流团里有没有叫路易·梅林的？”

“路易？……对，有呀，是一对表兄妹……”

他用手指了指路易和奥迪尔。

阿克斯特尔冲他俩微微一笑。

“我叫米歇尔·阿克斯特尔，我很高兴认识你们二位。”

他取了个法国名字，说明他喜欢追逐时髦。他同路易和奥迪尔握了握手，然后就坐在他们前面，但脸冲着他俩。

“昨天晚上，罗兰·德·贝雅尔迪打来电话，说你们要来。你们知道吗，我们俩是好朋友……”

他吧嗒吧嗒抽着烟斗，脸上的笑影凝固了。吉尔贝有礼貌地躲在一旁。阿克斯特尔对路易和奥迪尔那么亲热，他感到诧异，也许还有一点儿嫉妒。

“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说，我和罗兰从青年时代就是朋友……”

这一次，他开心地笑起来。吉尔贝更为吃惊，生气地掏出烟斗，想以此吸引阿克斯特尔的注意力，在他俩之间达成某种默契。

他不高兴地问：“您还是抽阿姆斯特丹烟丝吗？”

阿克斯特尔没有吭声，歪着身子凑到奥迪尔和路易身旁。

“我的朴次茅斯学校能接待二位，我感到十分荣幸……”

然后，他伸出食指点人数。

“人都到齐了吗？”

吉尔贝回答：“对，都上车了，阿克斯特尔先生。”

“那就告诉司机吧……”

汽车启动之后，吉尔贝又赶快过来坐在阿克斯特尔、路易和奥迪尔附近。他可能担心他们在背后说他的坏话。

阿克斯特尔说：“路不远，一会儿就到朴次茅斯了。”

吉尔贝想把阿克斯特尔的注意力吸引到他那边去，问道：“您妻子好吗？”

然而，阿克斯特尔却打开一份报纸，聚精会神地看起来。

一切又都在白茫茫、亮闪闪的大雾之中消失了。路易想，这么大的雾，司机如何辨认道路呀！

到达朴次茅斯前不久，太阳出来了。阿克斯特尔说：“你们瞧，在朴次茅斯，太阳公公从不迟到……”

一直等待时机插嘴的吉尔贝忙说：“这里是地中海性气候，到处长满了松树和花草……正象阿克斯特尔先生所说，朴次茅斯是多尔赛区的戛纳城……”

吉尔贝马屁没有拍成，阿克斯特尔只是耸了一下肩。

阿克斯特尔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名单，对路易和奥迪尔说：“路上，我们要把这些年轻人分头送到负责接待他们的居民家中……但用不了多少时间……”

吉尔贝象是丛林中的向导为客人指点路途那样，庄重地说：“先生，前面就是克赖斯特彻奇。”

阿克斯特尔一看名单：

“在这儿要住下一位……玛丽一约·吉利尼，住到龟尔富家……玛利尔·拉纳街二十三号……去通知司机，让他在玛利尔·拉纳街二十三号停一下车……”

吉尔贝奉命去通知司机。

每次情况大同小异，面包车在指定地点（农舍前或花园小楼前）停下来，负责接待的人家早已等在门口。主妇和孩子站在房门槛前，男主人则站在花园门外的人行道上；他们直着身子，象是在立正。阿克斯特尔领下一位青年，把他介绍给主人；吉尔贝提着行李跟在后面。男主人、阿克斯特尔和下车的青年一起进家，同家人寒暄几句，吉尔贝放下行李。然后，男主人把阿克斯特尔和吉尔贝送回汽车前。留下的青年和女主人以及孩子静静地站在房门口，目送汽车开走。

后来，车上只剩阿克斯特尔、吉尔贝、路易和奥迪尔四位了。吉尔贝更感到吃惊。

阿克斯特尔对他说：“我把您安排到去年那一家，科罗斯大街……”

“谢谢。这样离您近一些……”

他犹豫了一下，指着路易和奥迪尔，声音急切地问：“他们俩，他们住到哪里呀？”

“他俩住到学校，和我在一起……”

吉尔贝不由瞪大了眼睛。

“和您在一起？”

他象是心口被人击了一掌，小脸马上变了样，嘴唇更厚，象是打足气的自行车轮胎，随时都会胀破似的。

“他们为什么和您住在一起？”

"怎么，这样做您感到奇怪？"

汽车在科罗斯街一座漂亮的宅子前停下，宅子前的花园围着白漆栏杆。

"您到了，吉尔贝……"

吉尔贝没有动，在拖延时间。阿克斯特尔拿住吉尔贝的箱子。吉尔贝只好遗憾地站起身来。

他闷声闷气地说："他们倒有福，能和您住在一起！"

阿克斯特尔把箱子放到小花园门口，同吉尔贝握手道别，然后回到汽车上。

吉尔贝痴痴地站在宅子前，连他的手提箱也不看一眼。他脸色苍白，令人担忧。他站在那里，嘴唇上翻，眼睛瞪大，死死盯着路易和奥迪尔，直到汽车启动。看到吉尔贝如此仇恨和嫉妒他们，路易甚感吃惊。

阿克斯特尔说："小伙子心眼儿并不坏，只是有时太爱纠缠人。"

顺草坪有条卵石小径，弯弯曲曲，通向门口。草坪上的草剪得很短，间有簇簇杜鹃花。那宅子是所宽大的盎格鲁—诺曼底式别墅，至高点是一座钟楼。门口的白色大理石门牌上写着：博斯贡贝中学。

阿克斯特尔说："咱们到家了，我先领你们去看看房间。"

他们穿过一条走廊，两旁的房门开着，原来那是教室。

阿克斯特尔说："就在这里上课，每天上午听课……当然，我并不要求你们也这样做……"

他对奥迪尔和路易眨巴了一下眼睛。这位英国人这么做叫人感到吃惊。

他们顺楼梯上到四楼，阿克斯特尔推开一扇门；他们顺一条走廊来到一间复折屋顶房间。房间的墙壁雪白，但什么家具也没有。地上铺着一个床垫，上盖粉色床单，放着一条苏格兰毛毯。

阿克斯特尔说："这儿是洗澡间。"

那是个小房间，门上嵌着毛玻璃，里面有个洗脸池和一个淋浴喷头。

"希望你们能在这里住得舒服。我刚把这一层收拾出来。"

他接过奥迪尔的手提箱和路易的背包，打开壁橱，把他们的衣物一一放到隔板上。

路易想拦住他。他说："不，Please① ……"

奥迪尔和路易惊异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阿克斯特尔把他们的衬衣、粗毛线衣、裙子和裤子整整齐齐地摆好。

"有意思……这不由令我想起了特里尼迪中学……"

阿克斯特尔把这一切放好之后，开始从背包和手提箱里往外掏钞票，动作十分自然。

他从口袋掏出一个叠成手绢似的绿色塑料包，把那一摞摞票子塞进去。然后，他转脸对着奥迪尔和路易。

"现在，我们可以给罗兰·德·贝雅尔迪打电话，告诉他一切顺利……"

电话机装在走廊的墙上。阿克斯特尔用英文打电话，对贝雅尔迪的指示点头答应。

"Cherrioo ② 罗兰 …… And give my regards to

---

① 英文，此处意即"请不要费心"。——译者

② 英文，意思为"亲爱的"。——译者

Nicole①……"

然后，他把话筒递给路易。

贝雅尔迪对他说："要努力学习英文，这对你们今后很有用处……"

早上九点，路易和奥迪尔被在花园里叽喳说话的学生吵醒。在博斯贡贝听课的学生有五十余人，路易发现吉尔贝也在他们中间。他叼着烟斗，撅着下巴，在人群中走来走去。他穿着一件套头粗毛线衣和一条苏格兰式褶子短裙。

奥迪尔和路易也想听课，但那必须早起，而且听课的学生虽和他们年龄相仿，但他们不认识人家，在一起有什么可谈的呢？无话可讲，他们没有共同语言。钟声连响三下，是课间休息。年轻人在草坪上散开，成双成对地搂抱在一起，搂得很紧，似乎要衡量他们的亲密程度。年轻人，幸福、单纯又自信！阿克斯特尔收费很高，而且只在第七区和第十六区富有的阿尔及利亚籍法国人后裔中招收学生。

奥迪尔和路易在床上躺着，紧紧靠在一起。他们听见有位老师在用低沉的声音给学生做英语听写练习。远方传来神秘的合唱声，翻来复去总唱同一支歌子。

在此期间，天气一直很好。中午，奥迪尔和路易经常和阿克斯特尔在博斯贡贝中学饭厅进餐。阿克斯特尔自己做饭、自己摆桌子和收拾餐具。他妻子去伦敦小住，他很高兴自己动手干家务。博斯贡贝是他父母的一所旧别墅，但父母均已过世。他从剑桥大学毕业之后，就把它办成私立中学，

① 英文，意思是"向尼古拉问候"。——译者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

阿克斯特尔是在什么地方结识贝雅尔迪的呢？噢，是他二十五岁那年去法国旅行，偶然认识的。他的一位美国朋友把他介绍给"罗兰"，罗兰当时在塞纳河奈利一侧开一家船上餐厅。对呀，那家船上餐厅很别致。可每次提到贝雅尔迪，路易就发现阿克斯特尔神色不自然。

下午，奥迪尔和路易外出，顺博斯贡贝中学大街前进。两旁是一座又一座别墅，都围着白漆栏杆，栽着青绿的树木，间或有株松树。他俩走到渔夫大道。那是个十字路口，附近有几家商店。那里有家茶馆，高高的屋顶，宽大的玻璃，加上那一张张小巧玲珑的桌子，就象一座柑桔园。在一条下坡路口就是大海。

海滩空地上有间红色电话间，显得很孤独。电话间里是数厘米厚的沙土，但电话间照常可以使用，电话簿是新的。一天下午，路易通过市中心邮局给布罗西埃打长途电话。他先把电话间的号码告诉邮局，等了半个小时邮局才呼叫他。在那荒凉的地方，电话铃一响，吓得奥迪尔和路易惊跳了一下。对方是一女子的口音，原来是布罗西埃的未婚妻雅克琳娜·博维。

"我去叫让—科洛德……"

路易问布罗西埃他们可以在朴次茅斯住到什么时候。布罗西埃说他们可以住到下一星期，并告诉他，他和雅克琳娜准备休假。到哪里休假呢？当然在大学城里。那里是莫尔特省的德国区，可以和欧洲最好的温泉疗养院或海水浴场媲美。

海边有许多沙丘，沙丘上长着野草。有的沙丘上设有长

凳，他俩把衣服放在长凳上，穿上阿克斯特尔借给他们的条格浴衣，奔向海边。海水冰凉，但他们总算胜利了，因为阿克斯特尔说四月份在朴次茅斯根本不能下海。

他俩顺原路回到渔夫大道，把浴衣裹起来装进浴袋。海风吹动，他们走进柑桔园般的大茶馆里，喝了杯掺糖烧酒。

要是他们再住上几个月，也许阿克斯特尔会为他们找一家旅店或者让他们继续住在学校。他们会忘掉巴黎，会高兴地倾听邻桌客人用外文交谈。不久的将来，他们也会使用这种语言。他们会感到过上了一种新生活。

在博斯贡贝的沙路上，他们遇见一个男子。那人身穿海蓝色雨衣，头戴方格瓜皮帽。他对他俩说话，但他俩听不太懂。他问他们是不是"法国留学生"，他们回答说是，那人便晃动着画有紫色线条的身分证，嘴里重复着"Directive Cinema"① 这个词。看来他是要对他们介绍他的身分。然后，他送给他们十多张电影票，是免费门票，一张票可以连看好几场。他们还未来得及感谢，他就走远了。他们发现他的雨衣又肥又大，风一吹鼓鼓囊囊的，象一面方形王旗。

电影院坐落在朴次茅斯的克赖斯特彻奇，离博斯贡贝中学很近。电影在晚上九点半开始。他们穿过斯突尔河上的小桥，小河两旁是草地，黄昏里，草地一片深蓝。桥下靠河边有个大花园，花园里有座音乐亭和几座小木屋，供卡宾枪打靶和玩吃角子老虎游戏。浮桥前有冷饮店，浮桥上拴有小船，供游人白天租用。

---

① 英文，意思为"引座员"。——译者

后来，当路易回忆这段往事时，他总把那吸引人的公园、那小桥流水、那嘎嘎作响的吃角子老虎，同奥迪尔的熏衣草香精水混在一起。奥迪尔从博斯贡贝中学他们卧室的柜橱里发现了这瓶香水。高音喇叭在播放音乐和歌曲，木屋前挤着许多身穿黑色皮上衣的人，他们就是所谓的“Teddy Boys”①，上桥前他俩就听到了他们的笑骂声和争吵声。

昏暗的大冷饮店里的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位女子。她也穿着黑色皮茄克，一头棕发，长着往上翘的爱尔兰人鼻子。她脖颈上挂着一条链子，上面挂着二十来个手镯。一天晚上，她请奥迪尔和路易欣赏她那些纪念物。手镯上都刻有人名：让-皮埃尔、克里斯蒂昂、克洛德、贝尔纳、米歇尔等等，这全是夜间在朴次茅斯防波堤下与之相爱的法国人送给她的。别的“Teddy Boys”把她当成瘟神，谁也不理睬她。可是她同法国人相爱能怪她吗？

他俩来到电影院时，穿蓝雨衣的那位正笔挺地站在柜台旁。他拿着手电筒把他俩送到座位上。在大厅的深褐色木凳上，观众从来就不很多。

在放映过程中，那人在大厅的过道上走来走去，头上还戴着那顶瓜皮帽。他有时也走过来坐一下，但每次都要换一个位子，并不时向周围张望。散场时，他又站在柜台前，仔细审视着每个观众的表情，并对奥迪尔和路易点了一下头。他俩本该借机问问他“Directive Cinema”的事情，但一见他那严肃的神色和忧心忡忡的样子，他们没敢开口。为感谢他的门票，路易甚至想送他一件礼品。

---

① 英文，意思是无赖青年。——译者

他们问阿克斯特尔“Directive Cinema”一词的含义，阿克斯特尔说他一无所知，他这是第一次听说这种职业。

他俩回到博斯贡贝中学时，见一层的窗子里经常亮着灯。一天晚上，阿克斯特尔见他俩走进花园要上楼，便向他俩打招呼，请他俩去喝一杯。

他们走进一间宽敞的大厅里，里面放着皮椅子和双人皮沙发，脚下是软绵绵的地毯。墙上挂着狩猎图，其中一幅木刻画引起了路易的兴趣：一家人围着一辆公共马车，车里坐着一个神色忧郁的男孩，题名是：“上学去”。

阿克斯特尔说：“那是我妻子！”

她坐在一张大沙发上，身旁还有一位女性。她金发蓝眼，身宽体胖，脸色严肃，长相比阿克斯特尔苍老许多。

“他们是路易和奥迪尔·梅林。”

阿克斯特尔一直装作把他俩看成是兄妹。

她用法语说了声：“很高兴认识你们……”

然后，她漫不经心地冲他俩一笑。

“那位是我朋友哈罗德·霍华德的妻子。”

那人只是望了他俩一眼。那人长得同阿克斯特尔夫人一样高大，短短的褐发，方型脸，富有男子气。她不时把一根烟嘴叼在嘴上。两位女性继续聊天，不再理睬路易和奥迪尔。阿克斯特尔见她们如此冷淡客人，有些不好意思，便轻轻咳嗽了两声。为显得沉着一些，路易忙去欣赏墙上的挂画。

“很漂亮……”

阿克斯特尔说：“只是上学去的气氛凄凉了一些。怎么，您不觉得？就连我，有时还在梦中去上学呢……我这把

年纪了……你们明白吧……”

“米歇尔是位感情丰富的人……”

背后有人用地道的法语说。他们没有听见有人进来，三人一起扭回头去。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的朋友哈罗德·霍华德。”

这是位棕发巨人，脸上有几粒雀斑。他身穿酱色翻领粗线毛衣，粗呢上衣和肥大的绿色条绒裤子。

“霍华德是我在特里尼迪上中学时的老同学……”

阿克斯特尔领他们走到离两位女性很远的地方。赫瓦尔坐在沙发上，把两条长腿翘到窗台上。

阿克斯特尔走近他，悄声用法语说：“我收到了盖伊·伯吉斯的明信片……”

霍华德吃惊地说：“盖伊的明信片？不，这不可能……”

阿克斯特尔朝那两位女性的方向瞥了一眼，象是担心她们听去似的。然后，他从内衣口袋掏出一张明信片，递给霍华德。霍华德看了半晌才不安地说：“杰出的老同学，他在那里一定很不幸……”

阿克斯特尔说：“你知道，盖伊一向愿意吃苦。”

霍华德很激动，顺手把明信片递给路易。图案是莫斯科的一家公园，背面只写了一句话：

“谨致问候，盖伊。”

路易把明信片还给阿克斯特尔，阿克斯特尔把信塞进口袋里。多年之后，在向阳之家，路易在阅读伯吉斯和朋友的奇遇一书时，每看到盖伊·伯吉斯的名字，他就会想起在朴次茅斯的这段生活。杜鹃花、博斯贡贝海滨、翠绿的常春

藤、引座员以及奥迪尔那瓶香水……

阿克斯特尔说："我们来为盖伊的健康干一杯！What is your poison？"

霍华德解释说："他问你们想喝什么饮料？"

阿克斯特尔为他们往小巧玲珑的杯子里倒酱色饮料，饮料的颜色和哈罗德·霍华德的毛衣相同。

阿克斯特尔庄严地说："为盖伊的健康干杯！"

奥迪尔笑着重复说："为盖伊的健康干杯！"

哈罗德说："为盖伊老兄干杯！"

四人把盏碰杯。

阿克斯特尔说："盖伊是我们在达特默思和剑桥时的老大哥。"

哈罗尔望着奥迪尔和路易，开心地笑了。

"你们两位有什么作为？"

路易回答："毫无作为。"

阿克斯特尔说："他们还小，不会干什么坏事！"

奥迪尔笑着说："但也不会干什么好事。"

阿克斯特尔和霍华德同时从口袋里掏出烟斗，真可谓不谋而合。阿克斯特尔抽着烟，哈罗德目不转睛地盯着奥迪尔和路易。

阿克斯特尔若有所思地说："对，这是真的，你们还是孩子……"

灯光太亮，奥迪尔和路易感到刺眼。在大沙发上，他俩紧紧靠在一起。阿克斯特尔和哈罗德注视着他俩，象业余爱好者在欣赏钉在布面上的蝴蝶。

哈罗德和阿克斯特尔都叼着烟斗，他们刚刚能听见两个夫人在另一端的交谈声。他们远远离开妻子，大概是为了能

象在特里尼迪中学宿舍里那样消遣和舒服一下。阿克斯特尔敞开衣领，把腿压在沙发扶手上。哈罗德·霍华德的长腿一直翘在窗台上，肥大的灰色毛袜慢慢滑到踝骨上。

哈罗德说："你们最好在英国玩玩……要是你们愿意，我和迈克尔可以陪你们溜一圈，你说对不对，迈克尔？比如去参观一下剑桥大学……"

"我当然乐意。不过听说他们该回法国去了……"

是的，他们再过三天就得回去。路易心里不快。回到巴黎后他们干什么去呢？他想把心里的话对这两位英国人讲清楚，并请求他们指点。他和奥迪尔从来没有得到过别人的指点，他俩在人世间孤立无援。

哈罗德问："这是真的吗？你们真要走吗？"

他在鞋后跟上磕去烟灰。

"你们干吗要走呢？"

路易对哈罗德那童稚般的失望神态和目光中流露出的不安和柔情感到吃惊。这同他那膀大腰圆的外形，同他那粗毛线衣和灯芯绒裤子以及浑身呛人的烟辣味儿很不相称。

阿克斯特尔用原来那辆面包车把他俩送回南开普敦。三人坐在空荡荡的车厢里，谁也没有吭声。阿克斯特尔漫不经心地抽着烟斗。天气有些阴沉。

面包车停在上船码头的海关棚子前。阿克斯特尔替他们拿着行李，亲手交海关检查。在他们即将登上诺玛尼亚船时，阿克斯特尔抓住路易的肩。

"您和罗兰在一起要多加小心……别让他把你带坏……他是个可爱的人，但……也是个……"

他在寻找恰当的字眼。

"……冒险家……"

他俩伏在舷墙上，等待启航。阿克斯特尔站在面包车的脚踏板上，嘴叼烟斗，挥动着双臂向他们告别。

在勒阿弗尔，贝雅尔迪和尼古拉·哈阿丝在海关门口迎接他们。其时已是晚上八点，夜幕已经降临。

贝雅尔迪和声细语地问："旅途顺利吧？"

尼古拉·哈阿丝没有说话，只对他们微笑了一下。他俩坐在汽车后排座位上。贝雅尔迪坐在方向盘前，尼古拉·哈阿丝坐在他旁边。

贝雅尔迪似乎很激动，车子开得飞快。尼古拉·哈阿丝和他一句话也不讲，好象他俩刚刚吵过架。贝雅尔迪拧开收音机，不时把音量调大。

尼古拉·哈阿丝说："怎么样，罗兰，你打定主意了吗？"

"没有，宝贝儿……到维尔内旅店，嗯？你有什么好主意？"

她没有吭声。贝雅尔迪回头望着奥迪尔和路易。

"你们长途跋涉，一定十分疲劳，再让你们坐三小时汽车，那就太蠢了。要是你们不急着赶回巴黎，咱们先找个旅店休息一夜……"

他们没有表态。路易抓住奥迪尔的手，用力攥住。他们明白，他们不便说什么。贝雅尔迪不由分说又加大了油门和收音机的音量。

吃晚饭时，尼古拉·哈阿丝不同意到冷冷清清的旅店大厅用餐。贝雅尔迪就在酒吧间柜台旁找了一张桌子。

很明显，尼古拉在生贝雅尔迪的气，但她对奥迪尔和路易却十分友好。

贝雅尔迪问："阿克斯特尔，他好吗？"

尼古拉·哈阿丝抢着问路易："您对阿克斯特尔印象如何？"她这样做似乎是逼人家回答她，而不去回答贝雅尔迪。

路易说："他对人很热情。听说他第一次见到您时，您正在奈利一条驳船上开水上餐厅，是吗？"

贝雅尔迪尴尬地说："啊，这事他也告诉您了？"

尼古拉·哈阿丝讥讽地说："怎么，你从前有条驳船，罗兰？你还会有驳船？"

贝雅尔迪说："不是，我当时和布罗西埃在一条驳船上开个小饭馆，就在布洛涅森林旁边……"

"那，那条驳船呢？你把它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贝雅尔迪生气地说："船是法国都灵俱乐部的……"

"我真希望当时能看到你在船上的情形……你那时一定头戴海军元帅帽吧？"

同上次在巴黎时一样，尼古拉懒洋洋地用兹波打火机点上烟，这只打火机曾让路易大吃一惊。

她说："阿克斯特尔是个地道的英国人。你们见过他妻子吗？"

"见过。"

"她简直可以作他的母亲。你们没有发现这一点吗？"

贝雅尔迪冷冷地说："实际上，他俩同岁。"

"噢，不对。阿克斯特尔和他妻子的年龄之差并不亚于你我的年龄之差……"

贝雅尔迪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耸了耸肩头。奥迪尔好

奇地望望贝雅尔迪，又望望尼古拉。

尼古拉指着贝雅尔迪问奥迪尔："您不觉得他比我老吗？"

奥迪尔不知该如何回答，路易也低下了头。

奥迪尔怯生生地说："不，我看不出。"

尼古拉说："从这点看，起码说明她有教养，对人和善。"

贝雅尔迪说："她比你强多了，宝贝儿……"

他的脸色恢复了平静，伸手拉住尼古拉。路易想，尼古拉在外人面前挖苦贝雅尔迪，但他反而高兴，难道这是他俩在做游戏不成？

贝雅尔迪抚摸着尼古拉的手说："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坏脾气的女人！"

路易盯着尼古拉放在桌上的兹波打火机。他拿在手中打着，望着火苗上方的黑烟。

"上中学时，我做梦都想弄到一只兹波打火机……"

尼古拉说："真的吗？那我把它送给您吧……"

她对他启齿一笑，笑得那么甜，那么迷人，路易感到他俩的脸贴到了一块儿，嘴唇挨到了一起。

"说定了，我把这枚打火机送给您……"

他们在花园对面旅店的厢房里租了两个房间。离开酒吧后，贝雅尔迪拉住路易，要他留步。

"感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这件事回到巴黎后再详谈。您知道吗，路易？您马上就可以得到一笔酬金……"

"噢，不必了，真的……"

贝雅尔迪忘记给他酬金，他也许会感到心里安静一些。

“不，应该给您。在您这个年纪，正需要零花钱的时候……”

尼古拉和奥迪尔已经穿过花园，他俩忙赶两步，追了上去。厢房外墙上有一盏壁灯，为他们照亮了路。

他们顺一道外楼梯上到楼上，那里有条走廊，一侧是房间，另一侧是绿色木栏杆。

“晚安！”

“晚安！”

他们的卧室紧挨在一起。

凌晨两点钟，路易和奥迪尔被贝雅尔迪和哈阿丝的说话声吵醒。开始，他们没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只是听见贝雅尔迪滔滔不绝地讲着什么。路易以为他在读文章或打电话。

尼古拉·哈阿丝高声叫道：“混蛋！”

“住嘴！”

接着有件东西掉在地上摔碎了。

“你疯了，要把别人都吵醒？”

“我才不在乎呢！”

奥迪尔问：“你看他们会打起来吗？”

她把脑袋靠在路易的肩窝里，两个人一动不动。

尼古拉·哈阿丝又叫道：“留着你的臭钱吧！我要开汽车回巴黎！”

“行了，别说了！”

有人打了对方一记耳光，然后是有人跌倒的声音。

“骗子！骗子！你不过是个可耻的骗子！”

“住嘴！”

“杀人犯！”

"宝贝儿……"

贝雅尔迪可能用手捂住了尼古拉的嘴，因为她的声音有些窒息，象在呻吟。

"坏蛋！坏蛋！"

"行了，行行好吧，宝贝儿……"

声音越来越低，然后两个人又突然大笑起来。接着是一阵寂静。尼古拉不时呻吟两声，断断续续。

奥迪尔和路易大睁着眼睛，没有动弹。天花板上闪动着栏杆的影子。

路易说："我们还呆在这里干什么？"

路易认为他的人格不独立，同上学和当兵时差不多，仍然在别人控制之下。想当年他在艰苦中度熬时光，犹如蹲监狱，不知该干些什么，也不知道何时才有出头之日。

奥迪尔说："咱们走吧？"

对，三十六计走为上。贝雅尔迪对他没有控制权，确实没有，他们也没有什么要向他汇报的，谁也无权控制他。校园和兵营宛如某个不相干的街心花园，只有缥缈的印象，而没有约束力。

六

傍晚，天气暖和。布罗西埃在朱西厄广场一个露天座旁等候他俩。他一看见奥迪尔和路易，便赶忙站起来同他们拥抱。他对他们如此亲热，在过去实在不多见。

自从路易和奥迪尔去英国之后，布罗西埃变化很大。他

身穿天蓝色旧运动罩衫，脚穿蓝球鞋，消瘦的脸上长了几根胡须，他不时地用手摸摸。

“路易，我告诉您一个重要消息……我同贝雅尔迪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了……”

他洋洋自得，观察着路易和奥迪尔的反应。

奥迪尔问他：“今后您打算怎么办？”

“听我说，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幸福过……”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是这样的，我已经报名到大学科学系旁听……这样我会感到离雅克琳娜近一些……我们在同一座楼里听课，就是位于圣—贝尔纳码头的那座教学楼……”

路易问：“难道您同贝雅尔迪一刀两断，彻底分手了？”

“对，完全彻底。我不愿意再见到他。我同过去一段的生活彻底决裂了。现在我变成另外一个人啦，路易……”

想当初，路易在圣—洛城第一次见到布罗西埃时，他是个胖脸的推销员。可现在，他穿着运动服，面颊清瘦白净，一双眼睛熠熠闪光，真是换了一个人！他的蒂罗尔帽还在吗？

布罗西埃说：“请原谅，你们是否觉得我这身打扮太滑稽？因为我刚从体操房出来。我每周都要去那里一次……”

路易突然问道：“可我呢？我还得同贝雅尔迪一块儿干？您要扔下我？”

“不，不……希望您也学我的样子。雅克琳娜马上就来……她今晚上课时间长了点儿。”

他抬起手，指着前面的广场。

“我十分喜欢这个地方，这个朱西厄广场……我和雅克琳娜永远不会离开大学城……”

广场上栽着树木，很象外省城市中的广场。人行道边上有人在玩弹球；附近一家咖啡店里，自动电唱机在播送音乐节目。

“我带你们参观一下这个地方吧！附近有植物园，还有鲁特斯圆形剧场，雅克琳娜带我去过那里……平时我们在大学食堂或大学城的餐馆吃饭，有时也去鲁特斯剧场附近的墨西哥饭馆进餐……要是你俩同意，咱们抽个晚上去吃一顿……”

他口齿变得灵利了，不再咕咕哝哝。他象是受到了某种力量的感染，口音变得清晰而富有韵味儿。他弃绝了过去那些词汇和行话，如“翻白眼儿”、“废物”、“灯芯草”、“穷光蛋”等等，这些字眼儿过去张口即来，现在如果说出来，会很别扭的。

雅克琳娜·布瓦万坐到他们这张桌子上，把学生书包挂在膝头上。她那埃塞俄比亚女郎的优雅风姿叫路易销魂夺魄。

布罗西埃吻着她的额头，说：“上课顺利吗？”

“很顺利。”

她转身对着奥迪尔和路易。

“又见到你们，我十分高兴。让·克洛德都对你们说了吧？”

她的目光期待着肯定的答复。

路易说：“我认为他做得对。”

布罗西埃说：“你们陪我们一块到大学城玩玩吧？我们去那里吃点东西。雅克琳娜，把书包给我吧！”

他们经过亨利四世中学和圣一艾迪安一杜一蒙教堂，来到先贤祠广场。雅克琳娜挎着布罗西埃的胳膊，他则帮她拎

着书包。

布罗西埃问："你们认识这个地方吗？"

奥迪尔说："不认识，我没有上过大学。"

"您现在上大学也不晚嘛，证明就是……"

布罗西埃指指自己，然后搂住雅克琳娜·布瓦万的脖子。

路易说："只要办个注册手续就行？"

他们来到索弗洛街，见马耶露天座前有好几群人在聊天，十分热闹。布罗西埃搂着雅克琳娜没有动，路易和奥迪尔却被人流推向前方，幸好布罗西埃紧紧拉着他俩。

布罗西埃象向导一样，用说教的口气说："右去是米歇尔大道，卡布拉德饭店就在那里；再过去是皮卡尔书店，我常同雅克琳娜到那里去……还有夏特克莱尔唱片社……再过去是吉贝尔旧书店，我去那里卖过旧书，换几个零花钱；还有克吕尼咖啡店，在那里，可以玩弹子游戏。"

他喘息着，连珠炮似地说个不停，似乎担心时间不够用，不能看完这里的大好风光。这里的风光一生一世也看不完。

在卢森堡地铁车站，他们坐在长凳上等候从索城开来的列车。

"路易，你应该学我，同罗兰一刀两断。奥迪尔，您肯定能对他施加一些影响，别让他再同贝雅尔迪干了……"

他们坐上地铁列车朝大学区飞去。布罗西埃亲热地把雅克琳娜搂抱在怀里。

"路易，实话告诉您吧，罗兰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趁船尚未沉没，赶快离开吧……"

路易问："您早就认识他？"

过去布罗西埃从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总是躲躲闪闪，含糊其词。路易认为现在问他，也许他会如实回答，会把细节统统讲出来，因为他已同贝雅尔迪分道扬镳了。

“世界大战刚一结束，我就认识了他，算来已有二十个年头了……”

路易说：“当时你们俩好象在一条驳船上开餐馆，对吗？”

“噢，对。那驳船叫龙尚纵帆船……这是谁告诉您的？那真是一场灾难……罗兰还让服务员穿牧马服……”

他搂住雅克琳娜，并调皮地在她脸上亲了一口。

“亲爱的，讲这些退伍军人的故事叫你生厌吧，嗯？”

雅克琳娜友好地一耸肩头，知己地瞥了奥迪尔一眼。此时，他们已经来到坦弗尔—罗什洛车站。

“我认识罗兰时，只有十八岁，他比我大五岁……”

他斜着身子冲着路易。

“罗兰的悲剧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心有余而力不足。’请原谅，说句不中听的话吧，罗兰是个好高骛远之士……”

现在，他又象在圣一洛城时那个布罗西埃了。

他们在大学城车站下车。前面有个小男孩在玩足球，布罗西埃使了个花招，把足球一直带到台阶下，没让小家伙捞到球。对此，布罗西埃得意洋洋。

布罗西埃说：“咱们去土耳其饭店吃点东西，它就在前面……”

他们顺儒尔当大街走向夏尔莱迪体育场。人行道上，蓝色和粉色日光灯下有个玻璃柜台，附近树下放着桌子。

布罗西埃对店老板说：“来四份长形三明治，四大杯散

装啤酒。”

微风送来了蒙苏里公园的花香。由于夜色明亮，他们能看见大草坪尽头的突尼斯贝伊宫。他们对面冷清的林荫大道的另一侧是英国楼，布罗西埃说他很喜欢那里的镶木大厅。再往上去是汽车站，有时有空的公共汽车驶过。

布罗西埃问："假期你们二位打算怎么过呢？"

他和雅克琳娜商定七、八月份留在巴黎。上午，他们在大学城的草坪上晒日光浴；下午他们外出游玩。他们计划参观残废军人院、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和圣母院；晚上，他们去塞纳河的客船上吃晚饭。他们也许还要去凡尔赛参观，去海王星湖畔观看声光表演①。

雅克琳娜说："这样过假期，我很高兴。希望你们也来……"

布罗西埃说："重要的是，我们选择有组织的参观活动，收获大一些。有导游讲解……您明白吗，路易，有导游指导……"

他特别强调这一点。这倒也是，因为现在他特别需要组织起来，需要有人指导一下。

但路易一定要了解布罗西埃是怎么认识贝雅尔迪的。

布罗西埃说："那好吧，咱们从头讲起吧。我是在上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认识罗兰的。地点是奈利区一所家庭膳食公寓，叫'栗树公寓'……他同母亲和未婚妻住在一起。他未婚妻是个英国姑娘……"

而他，让一克洛德·布罗西埃，当时是个十九岁的胖小

---

① 指晚上在名胜古迹，用变幻的灯光照明，并配以音乐效果广播，使人感到处在古代的历史环境之中。——译者

伙子。他从诺曼底来，要到布尔学校求学。但他荒废了学业，开始沉溺自由舒适的生活：乘车外出游逛（有时一直跑到多维尔），赛马；晚上同贝雅尔迪母亲一起在公寓小客房里玩桥牌。罗兰曾在德国荣获过军功勋章，后来开始经商。他当时的未婚妻叫埃莱娜，特别懒。一次，他们弄回一包咖啡豆，这在当时很难弄到，因为当时正是食品定量配给时期。可是埃莱娜一想到这些咖啡豆要磨碎，不由叹了口气。

雅克琳娜小口吃着三明治；奥迪尔在抽烟，是路易用兹波打火机为她点着的；布罗西埃呢，回味这些遥远的往事，他突然变得忧郁起来，脸也拉长了。见此状，路易后悔不该问他这些事情。

“是的，我从诺曼底来到巴黎是为了到布尔学校深造……”

布罗西埃的脸色更加苍白，似乎他膝盖上的书包、身上的运动服、大学生证和身穿褶裙和灰褐色开口粗毛线衣的雅克琳娜还不足以叫他忘记过去和世人的冷漠。

路易又回到戴莱兹曼街车库值班，上、下午都去。不去值班时就到市区或郊区送信，同去英国之前的作法一样。

贝雅尔迪一再要给他报酬，路易坚决不收。一天，贝雅尔迪佯装漫不经心地说，搬运工将搬走车库里的家具和卷宗，路易听后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但他没敢多问。

贝雅尔迪说：“我把车库卖掉了。”

车库里已经空了。美国造汽车已不知去向，奔驰汽车也消声匿迹，只在后边剩下一辆灰色西姆加汽车，轮胎瘪了，因此从来没动过地方。

这天下午，路易帮贝雅尔迪把车库里的卷宗搬到西姆加

汽车附近，那里靠墙有个砖砌壁炉。贝雅尔迪架上木柴火，把材料袋打开，一页一页地投进炉子里，并不时用铁条搅动。

他若有所思地说："大火能够净化万物。"

路易问："听说布罗西埃不同您一块儿干了，是吗？"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遇见过他一次。"

贝雅尔迪坐在汽车的脚踏板上，盯着一份材料。他抬起头说：

"我看他正在热恋，有什么办法呢？"

"他说他很早就认识您……"

贝雅尔迪心不在焉地说："对，我们是老朋友，可以说从童年就成了朋友……"

"听说世界大战结束后，你们是在奈利一所家庭膳食公寓相识的？"

贝雅尔迪眼睛上掠过一丝不安。

"他还对您讲了些什么？"

"就这些。他说您当时同母亲住在一起。"

"啊，他还提到了妈妈？"

他脸上似乎掠过一丝笑影，然后脸色又阴沉下来。

"您知道，我是一直拉着布罗西埃生活的……这类事情在人世间并不稀奇……"

他站起来，一连往炉子里扔了好几张文件纸。

"亲爱的路易，他说他要独立生活了……"

他咧嘴一笑，象是在咳嗽。

"可是，他已经老了……我敢肯定，他迟早还得夹着尾巴来找我……可到那个时候我就离开这里了……"

阳光穿过后墙的玻璃窗，在地上洒下一个大光斑，路易和贝雅尔迪正好坐在光斑中央。这真象在森林里散步，站在林中空地上一样。炉子里，火焰啪啪作响。

贝雅尔迪说："亲爱的路易，我要把这里的财产全部卖掉……但我还需要您再帮我一次忙……"

路易穿过一条斜街，来到路易—布莱里奥码头。他手里抱着一个绿色草包，贝雅尔迪出来为他开门。

"剩下的资料全拿来了？"

"对。"

贝雅尔迪匆匆检查了一下包里的文件。

"把它给我吧……"

他在前边走，路易在后边跟着。他把大草包背在肩上，象是刚从市场采购归来。

客厅里，家具不见了，只剩下一张大沙发和两把椅子，木架上也全空了，书籍全堆在墙脚下。

贝雅尔迪说："房子我也要卖掉，假如您喜欢这些书……"

他们来到大沙发前，见尼古拉·哈阿丝身穿马裤躺在沙发上睡大觉，小脸枕在沙发扶手上。一见她那平滑的小脸和微微张着的小嘴，路易真感到有点儿心旌摇动。贝雅尔迪轻轻一拍她的肩头，尼古拉睁开双眼，见路易站在眼前，忙翻身坐起来。

"请原谅……"

"这没有什么关系，亲爱的。"

落地窗开着，风吹动着麻纱窗帘，象奥迪尔和路易第一次见到尼古拉时一样。

贝雅尔迪说："宝贝儿，应该充分利用这大好时光。下午你打算干点什么呢？"

"我去看望马匹。"

"可以叫路易开车送你去。我还有事情，得留在这儿……"

电话铃响了，贝雅尔迪到房间另一端去接电话。路易坐到尼古拉·哈阿丝对面。她一句话不说，只是冲着他笑，脸上还带着一丝睡意。她的笑脸、她那明亮的眸子，风吹动下梦幻般地卷动的窗帘和窗外驳船的轰隆声，这一切的一切都深深嵌印在路易的脑海里。

来到奈利区费尔梅街，尼古拉要路易把车子停在一座矮楼前。楼的底层是"洛比"酒吧，墙上镶着木板，里面有些昏暗。墙上挂着马匹和骑士照片，还挂着马镫子和马鞭子，到处是皮革味儿。

桌子旁端坐一人，那人一见他俩进来，忙起身去吻尼古拉·哈阿丝的手。那人五短身材，身腰笔直，嘴上留着大胡子，一头黑发，加上他那身骑士服，很象个蜡制人体模型。他一开口，字词似乎在他嘴里打架，总是吃掉一个音，拖长另一个音，不把字讲完，有点儿象盎格鲁一撒克逊人讲话时那样吃力，讲的似乎不是法语。尼古拉告诉路易，那人是个侯爵。他有一次去美洲小住，娶了一位电影演员，后来他就作了她的演出经理。回到法国后，他就成了洛比酒吧对面赛马场的经理。他从美洲带回的唯一东西就是经理头衔。他还把这一职衔印在名片上，十分重视，胜过他的贵族爵号。

"尼古拉，您的马匹还要我们照看一段时间吗？"

"对，再照看一个月。"

“然后你们就去阿根廷？已经打定了主意，嗯？”

“我不知道。”

“请及时告诉我，那里有我几位朋友。多德罗、格拉西达……还有皮埃尔·埃依扎古尔，不对，他在智利……唉，这些牧马人，我总把他们弄混……”

在谈到朋友的名字时，侯爵的嗓音变得有些尖细。

“请喝点东西吧？你们喜欢喝什么？苏格兰威士忌、咖啡、茶？请点吧！”

他兜着圈甩着手，似乎衣袖妨碍他似的。

“您喜欢骑马吗？”

路易回答：“不喜欢。”

“那是为什么？”

尼古拉·哈阿丝说：“因为他还没有那份闲心。”

侯爵一本正经地说，“您应该学会骑马。”

他俩离开洛比，来到驯马场门口。

侯爵说：“你们先去吧！我还得去给罗伯尔·安佐的女儿讲马术课。回头见，尼古拉。你们去阿根廷的事儿请及早告诉我，嗯？应该让我知道您的马匹的去向……”

侯爵干巴巴地用手向他俩打了个招呼。他们二人穿过沙地院子，朝马厩走去。尼古拉·哈阿丝要让路易看看她的马。她有两匹马，一匹是白斑红鬃马，一匹是栗色火炭马。两匹马把头探在栏杆外。尼古拉轻轻抚摸着它们的额头。

马厩上面是一所鸽子窝式的小楼，外墙爬满了长春藤。

“上边有我一间房子……您上去看看吧？”

他们顺一道小巧玲珑的螺旋式楼梯爬上去。尼古拉·哈阿丝打开房门。那是一间小房子，地上铺着茹依布毯，小床上盖着浅蓝色灯芯绒床罩。

“我常常到这里来，因为这是唯一能叫我感到舒服的地方，这里离我的马儿很近……”

她把窗子推开一条缝，然后躺在床上。

“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在罗兰这里工作呢？……”

路易回答：“这是生活中的偶然……”

他席地而坐，背靠在床边上。

“他走后，您打算怎么办？”

路易说：“不知道。您呢？”

“不论他还是另外一个人，这对我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有个人能让我继续喂养我的马匹。”

她把秀气又固执的小脸贴在路易肩头。

“他要带我去阿根廷……可我到那里能干什么呢？”

她朝他脖子上吹了一口气。

“您知道吗，罗兰是个杀人犯！真的，他确实杀过人……报上登过有关报道文章。我和杀人犯去阿根廷干什么呀？路易，您好象还没有听明白，到那里之后，我得天天同杀人犯生活在一起……”

他们能在小屋的小床上待到什么时候呢？她肩头上有块星状伤疤，是从马背上跌下来摔伤的。路易不由轻轻吻了一下。天黑了，他们听到马的奔跑声和嘶鸣声，还有侯爵的尖叫声。侯爵在驯马，但口令声愈去愈远，恰似凄厉清脆的笛声。

七

夏天来了，贝雅尔迪交给路易的工作越来越少，所以路

易可以经常同奥迪尔待在一起。有时，他们去大学城找布罗西埃和雅克琳娜·布瓦万。四个人到大草坪上野餐或到蒙苏利公园散步。玛丽更是常来蒙玛特尔，她在附近找了一间"出租房屋"作为她们"时髦时装店"的店铺之用。

夜晚，他们在高台路基上散步，一直走到布朗史和比加尔广场。他们去看望儒尔当，他已在玛尔蒂街一家酒店找到工作。他还穿着玛丽和奥迪尔为他缝制的表演裙。有时，他们一直往上走，到戈兰古街和茹诺大街，然后再顺原路返回。夜里，戈兰古街和罗马旅店门口灯光明亮，犹如警戒浮标一般。

在茹诺街，他们遇到了一位美男子，手上牵着一条爱尔兰塞特小狗。他向他们问好，小狗一见面就对奥迪尔和路易产生了好感。

那天晚上，他们在"梦幻"咖啡店的凉台上，那人就坐在他们旁边的桌子上。那条爱尔兰塞特小狗的嘴巴抵在奥迪尔的膝盖上。

"小姐，我的狗妨碍您吗？要是它惹您生气，请不要客气，就把它赶走……"

他轻轻蠕动嘴唇，说话声音低沉，但传得很远。

奥迪尔抚摸着狗说："不，不，它一点也不影响我。"

"你们住在这条街上吗？"

路易说："对，在这条街里头……"

"门牌几号？"

"乙十八号。"

"几层？"

路易犹豫了一下。

"六层。"

“不会吧！你们会住在工作间里？”

“是的。”

“我可以坐在您身旁吗？”

他坐到奥迪尔和路易这边来，神色很兴奋。他一头灰发，剪得很短，胖胖的脸庞，眉宇间透着刚毅，加上他那宽肩膀（由于他身穿条格灯芯绒上衣，衬托得肩头更为宽大），真象个年老的拳击手。他身上有一股旧皮革味儿和灰烬味儿。

“你们知道，想当年那里是我的工作间……”

某种东西表明，这个人有点粗野和迟钝，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们也知道，无巧不成书，巧合的事情是经常出现的……”

奥迪尔摸着小狗问他：“您是画家？”

“对，过去是，就是在我住在那个工作间的时候。我当时主要为室内乐队设计节目单封面……不过鄙人无意赘述自己的经历。那工作间里还有我的饮酒台和电风扇，对吧？”

路易回答：“对。”

“那中国式图案就是我画的。”

他望着奥迪尔和路易。他眼角布满皱纹，昂着头，嘴角闪动着一丝讥讽的微笑。

“我忘了自我介绍，我叫博尔。咱们今日有缘相会，我请你们到舍下喝杯李子酒，庆祝一下……寒舍就在附近……”

他口气恳切，让人不便推辞。

在茹诺大街，他们来到一栋小宅子的门洞里。那是一栋三十年代的建筑，玻璃窗是弧形的。博尔和他的小狗在前边

带路。

博尔压低声音说："请尽可能轻声点儿，因为我妈妈已经睡下……"

他们踮着脚尖穿过走廊，来到一间宽大的房间里，看样子不是客厅就是饭厅。博尔回身轻轻关上房门。

"现在我们可以交谈了，妈妈不会听见……"

房间里有个碗橱、一张桌子和几把棕色椅子。两扇窗子中间有只蒂罗尔挂钟。此外，还有一把乳白色沙发椅。碗橱上放着个大花瓶，瓶里插着玫瑰花，它为房间增色不少。路易发现一张男子的逆光照片，那人臂肘伏在帆船桅樯上，帆船的身影清晰地倒映在闪亮的海面上。

博尔说："他是阿兰·热尔博，我十七岁就认识他……"

把那张照片挂在那里可以令人想起故乡，给人以美的享受，它象从外海吹来的空气，又如同夏威夷的吉他声。

"请坐，请坐……"

桌上铺着漆布。小狗趴在奥迪尔旁边的椅子上，定睛望着主人，挺直上身，一动不动。博尔为他们倒酒，把李子酒倒进喝香槟用的高脚杯里。

奥迪尔说："看来小狗也想喝酒？"

博尔哈哈一笑。

"好，也给它倒一杯。"

他倒上一杯酒，放在疑惑不解的小狗面前，然后从抽屉里取出绿皮面大像册。

"瞧，这是当年我在那里工作时的留影，就是现在你们居住的工作间。"

路易打开像册。博尔站在一旁，奥迪尔和小狗在他背后。前两页各有一幅照片，用塑料纸保护着。那是两个五官

端正的男子，一个褐发，一个金发。都是三十年前的照片。

博尔说："这是皮埃尔·麦依尔和范·迪朗，室内乐队艺术家，是我一生最为崇拜的两个人……"

奥迪尔问："那是为什么？"

博尔以不容争辩的口气说："因为他俩长相英俊。他俩都自杀了……连阿兰·热尔博也可以说是自杀的……"

再往后看，路易发现了许多室内乐团的节目单，上面都有博尔的签名。他的字体是加线影的大体字。

路易问："说不定您认识我妈妈，她生前在达巴林乐团工作……"

"你妈妈？不认识，孩子。我在达巴林没有熟人……我当时主要是为米斯乐团工作。"

往后各页上贴着一些年轻人的照片，下面注有姓名。拍摄的时间越来越近，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其间有一位成年人，胖胖的脸蛋和蔼可亲，弯弯的嘴唇和一双布满褶子的眼睛。

"他叫冬冬，是'自由'乐团的……"

吊灯光线强烈，把保护照片的塑料纸照得熠熠闪光。那条小狗似乎对影集很感兴趣，不时翘起鼻子闻一闻。只要路易动作稍微慢一点，小狗吐出的热气就会为照片打上一层薄雾。奥迪尔把脑袋靠到路易肩上，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她说："这些照片很有意思，您经常翻看它们吗？"

"不，我一看到它们心里就难过……"

"那是为什么？"

"这些好小伙有的成了老态龙钟的老人，有的已经离开人世，太悲惨了。而我却还活在这里，象一条被虫蛀坏的破船，望着他们渡到了彼岸。留在这里的只有他们的照片……

我原想再买一本影集册，把我饲养过的狗的照片收集到一起，可惜我没有那份勇气了。”

他的声音有些嘶哑。然后他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拉住奥迪尔的手。

“孩子，你们太年轻，不可能明白这些。可我，每打开影集，看见他们的脸庞，就感到他们是涌来的浪花，在岸边击碎……”

突然，路易一惊，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光闪闪的塑料纸下有张照片，是布罗西埃和贝雅尔迪的合影。他俩并肩站在一起，布罗西埃是胖乎乎的圆脸蛋，充满了天真稚气。贝雅尔迪那时也只有二十五、六岁，目光和微笑的神态很可爱，黑黑的头发波浪一般。

路易揩去小狗喷在纸上的呵气，问："您认识这两个人？"

博尔把影集拿到眼前。

“认识，当然认识。这个小伙子长得很象罗兰·杜丹，我曾让他到戏剧艺术系去听课……”

他用食指指着布罗西埃。

“可惜他没有进取心……后来我让他和我一起到古玩店工作……听说他后来到一家航空公司——布拉柴维尔航空公司当乘务员。另一位的情况可就不同了。他曾向我推销过美术作品，但后来变坏了，杀害了一个美国人，受到刑事法院审讯。后来他无罪获释。我这里保留着当时的剪报，要是你们感兴趣……他后来在奈利区一条驳船上开饭馆，他还请我为他搞美化工作，把水上饭店打扮成‘海盗’船的样子……怎么，你们想读读有关他的剪报吗？”

路易佯装轻松地说："当然愿意。"

博尔把手伸进影集，抽出一个信封，交给路易。路易象是看见了可卡因，忙把它塞进口袋里。

博尔说：“你们对这些往事感兴趣，叫我感到欣慰。”

奥迪尔吃惊地问：“您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他们的？”

“什么地方，我忘记了……可能是在冬冬家里，我没记性了……算啦，孩子们，这就够了……”

他啪地合上影集，把它放回碗橱抽屉里。

“要是你们审慎，以后我可以把这册影集送给你们。”

路易很激动，站起来痴痴地立在那里，被刚才的发现惊呆了。

博尔要他坐下：“可以吗？”

博尔手拿照像机，上面装着一个微型闪光灯。

“这是刚买的，可以拍彩照，即时可取……请你们二位互相靠近一些！还有盖伊，你也过去！”

路易一回头，博尔冲他一笑。

“盖伊是小狗的名字……”

盖伊把嘴巴贴在奥迪尔手上。博尔在前面调试镜头。

“对，就这样，三位都能照上……”

闪光灯一亮，刺得路易直眨眼睛。他忽然想到贝雅尔迪和布罗西埃，他也想起博尔刚才那句话，人生是“涌来的浪花，一个个在岸边击碎”毫无疑问，他将把他们的照片放进影集里，并标上拍摄日期。他、奥迪尔和小狗盖伊，以及许许多多的人，大家都只是一束浪花。

信封里装着一份旧得发黄的剪报。

昨晚，警察在奈利区夏尔拉费特街一所家庭賭

食公寓逮捕了一名叫罗兰·夏丹·德·贝雅尔迪的青年。此人现年二十五岁，被认为是暗杀美国人帕克的凶手。经查证，帕克因在国内受到司法部门缉捕，于一九四六年初来法国避难。法国当局正在就一宗偷运美国货的案件进行调查。据称，这一偷运是帕克组织的，圣—克鲁P·X公司①一职员是同谋。偷运进来的商品有拖拉机、雨布和电讯器材。而夏丹·贝雅尔迪则是霍华德·帕克派去推销商品的人员之一。

据悉，该青年是帕克的私人秘书。帕克长他二十岁。据一些证人说，他俩经常出入皮埃尔—夏龙街的“埃达普”酒店，该酒店是帕克会客的场所。案发前数小时，他俩还一起呆在“埃达普”酒店里。

罗兰·夏丹·德·贝雅尔迪出身名门，自称是工艺品经纪人。在法国民族解放时期，他参加了德·拉特的军队。由于作战勇敢，在二十三岁那年荣获了军功勋章。其父在赛马方面颇有名望，长期担任法国马市场主席和比阿利地区马球协会主席。他谢世之后，他的家道开始衰败。夏丹·贝雅尔迪和寡母住在奈利区一所家庭膳食公寓，他就是在那里被捕的。

他的两名亲信，埃莱娜·米特福尔和让—克洛德·布罗西埃均受到了司法警察署的传讯。此二人都是十九岁，都住在夏尔拉费特街同一公寓里。数名目击者的证词都对夏丹·贝雅尔迪不利。所以警方只用了四十八个小时就找到了他。第一位是梅利耶车场

---

① 一家只允许驻欧美国军人出入的商店。——译者

修理工让·多尔。他说见到过凶手并详细介绍了凶手的相貌特征：二十五岁左右，高个儿，衣着时髦。凶手从他那里买了两桶汽油。再一个是卡尔什的居民赛克太太，她所见到的凶手同多尔见到的那个人长相相同。那天，她和自己的狗穿过树林去卢埃尔。突然她听到两声枪响，间隔很近，接着有辆汽车启动，然后从她身边数米远的地方飞驰而过，她看清了驾驶员的长相：二十五、六岁，同到梅里耶车场买汽油的那人一样也是一头黑发，细皮嫩肉，没有胡须。他旁边一个男子靠在他的肩上，瘫软在那里。赛克太太感到事情蹊跷，便记下了汽车的牌号。那是一辆酱色德拉哈依12马力汽车，车号是9092RM 1，那正是夏丹·德·贝雅尔迪的车子，经常有人看见他把那辆车子停放在公寓门口。

初步看，夏丹·德·贝雅尔迪杀害帕克的理由似乎不太充分，也许他俩在走私活动中有什么分歧……

剪报下角，贴着一行粗字标题：

“对夏丹·德·贝雅尔迪的疑点，因证据不足而将他释放。他的上校和法国第一军的老战友出面作证，证明他无辜。”

在疑点一词下面画着两道红色横线，后边还加了三个红色大问号。画问号的人很激动，把报纸都划破了，看来肯定是博尔所画。

八

最后，贝雅尔迪决定去“北巴黎”用餐。“北巴餐”是敦刻尔克街上一家大饮料店，褐黄色门脸儿。路易和奥迪尔随他走进去。

看来贝雅尔迪认识那个地方，领着他俩走到靠里的一张桌子旁。那里有个椭圆形窗子，一缕淡绿色日光从窗口射进去。饭厅里空不见人。坐在他们的座位上，可以看见巴黎北站。

贝雅尔迪一看手表。

“还有二十分钟……”

他行装简单，只有一个皮包和一只手提箱。他把手提箱放在身边一张凳子上。

“好吧，后天十点整，我们在日内瓦的里什蒙旅店大厅见面……这是两张去安西的往返火车票……我已经查过，五点钟有趟长途汽车从安西去日内瓦……火车到安西是三点钟，你们可以休息两个钟头……”

他扭脸冲着奥迪尔。

“又让你们辛苦一趟，您感到厌烦吗？”

“不，一点也不厌烦。”

“这是我最后一次请你们帮忙了……给，请拿住！”

他把手提箱放在路易的膝盖上。

“里面的钱数同上次给阿克斯特尔那一笔差不多……老弟，这次我一定得给您报酬……这事到日内瓦再说……不

行，不行，酬金一定要给……在汽车上请把钱藏好……”他用手一指手提箱：“这玩艺儿太显眼……”

路易说：“这您就放心吧！”

“我得到布鲁塞尔绕一下，有几件事情要处理。这样我就把关系切断了……然后就去阿根廷……”

他象打镲一样拍着双手。

路易问：“您为什么要去阿根廷呢？”

“那里有我的亲戚，是我母亲家的人。到那里之后，尼古拉可以照料马匹……我想起一件事情，假如今明两天你们想找我，请给布鲁塞尔‘宗主国’旅店去电话，找夏丹先生……”

他把“夏丹”两个字写在装火车票的信封上。

“这是我的名字。你们知道吗，我的全名是夏丹·德·贝雅尔迪……”

奥迪尔同路易交换了一个眼色。路易想把那份剪报交给贝雅尔迪。它就在上衣口袋里，伸手即可取出，但他改变了主意。

阳光从玻璃窗射进来，照在贝雅尔迪脸上，他的脸色十分苍白，似乎一下苍老了许多。

他说：“有意思，出狱后，我在北站这条街住过一段时间……”

“怎么，您蹲过监狱？”

“不，说句笑话，老弟……不过我确实在这一带住过好多年……玛让达大街，似乎是不讨人喜欢的地方。但越来越出名……”

他望望荒凉的大厅。

“想当年，我经常同一位金发女郎到这里吃晚饭……她

叫热纳维埃芙，也住在这一带……”

失望和疲惫使贝雅尔迪的目光暗淡下来，可能是因为在这寂静的大厅里再也找不见热纳维埃芙的影子了。

他问：“你们呢？打算今后怎么办？”

路易回答：“不知道。先休息一下再说。”

“你们俩的确切年龄是多大？”

奥迪尔说：“再有三天，我二十岁整。”

“您呢，路易？”

“我？再等一个半月。”

贝雅尔迪举起咖啡杯，若有所思。

“那好，为你们二十大寿干一杯！”

他一口气把杯子里的咖啡全喝光了。

“好，我该走了……不，请不要动，我不喜欢在月台上和朋友分手……后天十点整，里什蒙见。再见，梅林太太……”

但路易还是提着箱子把他送到了店门口。

“你们在汽车上不会露馅。这好办，因为你们的长相憨厚老实。亲爱的路易，我在你们这个岁数，说不定也是您这个样子……您在想什么呢？”

路易回答：“我也不知道。”

贝雅尔迪穿过通往北站的小路，挥动臂膀同他们告别，但并没有回头。他动作缓慢含糊，叫路易感到吃惊。在路易的记忆中，那似乎是一种祝福的表示。

天色还亮，他俩漫步在罗兰·夏丹·德·贝雅尔迪和金发女郎热纳维埃芙生活过的街巷。路易腋下挟着手提箱，从北站走到东站，又从东站返回北站。一列列火车从那里开

出。那里的商店门脸儿拥挤，是繁华的商业区。有蒙满灰尘的律师事务所，有珠宝店和饮料店。饮料店里飘漾着阿尔萨斯酒和比利时啤酒的气味。

他俩并不知道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巴黎街头漫步。他们还从来没有单独生活过。他们穿过一家家店铺，跨过一条条人行道。石子路面打满了补钉，犹如一块破布。每块补钉记载着一段历史，也记载着生、死和约会的日子。将来，在他们回味这段往事时，眼前就会闪现出这一个个路口和门洞。这里的一切都深深嵌印在他们的脑海里了。在这座暗灰色的城市里，他俩仅仅是两个彩虹气泡。

圣一樊尚一德一保尔广场、街头公园和教堂都十分荒凉，和他们遐想中的地方一样寂静。他们走出奥特维尔街，来到林荫大道上，消失在布利班咖啡店附近的人群之中。

奥迪尔已经睡着，路易悄悄下床，踮着脚尖走到窗前。这是安西城。天下着雨。在下面公园里，一群孩子在追逐，旁边有个成年人在照看他们。那人站在那里不动，路易只能看见他那把黑色雨伞，看不见他的脸。

路易住进这家旅店是因为它离火车站很近。上中学时他来安西休假，对这家旅店的赭石色门脸儿很感兴趣。他记得当时有位金发男子常在周末到巴吉耶人行道上闲逛。别人称他拉·卡尔冬，和旅店同名。因为他原来是那家旅店的小伙计。据说他怀里经常揣着一支灰鹿皮套勃朗宁手枪。

三年来，安西变化不大，同过去星期天七点钟放学时一样，天总是下雨。那时一遇星期日，他无事可干，就去塔韦纳咖啡店的拱廊下或赌博俱乐部的凉棚下消磨时光，有时也去皇家大街逛商店。后来他到圣一洛城之后，那里也是经常

下雨，经常在水洼里走来走去。回想起来，从中学到服兵役的九年里，可以说是天天下雨，天天住在土耳其式的狗窝里。这只要掐指一算就能算出来。

隔着窗玻璃，路易看到了火车站。左边有栋白色大楼，去日内瓦的汽车就从那里发车。想当年，他同监护人（他先父的朋友）坐过那种汽车，要经过克鲁塞伊和圣一于连两个地方，要过两道关卡。

星期日晚上，他在边界另一侧等汽车。汽车停在离中学一百米的地方。汽车上总是满满的，他只好站着。绕过维依利埃·杜·拉克弯路，就能看见芒东一圣一贝尔纳城堡矗立在山顶上，犹如一艘浪花式魔鬼船。再过去，路边是小小的阿莱克斯公墓……

手提箱放在床头，路易抓住箱子，坐到窗台前。奥迪尔还在均匀地呼吸着。其时已是四点整，去日内瓦的汽车五点二十分发车。

他打开箱子，里面是一沓沓五百法郎的新钞票。他又望了一眼对面的火车站。

他记得有个星期天，他没有坐公共汽车，回家告诉监护人说没有赶上汽车，监护人只好用他的雪铁龙小轿车把他送回学校。

但今天，那昏暗阴霾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变成了遥远的往事，成了一丝温馨的回忆。他开始点票子。现在他打定了主意。

他唤醒奥迪尔，他们就在当晚坐火车去尼斯，中途在里昂换车，等了十分钟。

他们在尼斯玩了两周，租了一辆美国造大型敞篷车。以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就坐这辆车游览了蓝色海岸。

一天上午，他们顺尼斯—维尔法兰什的陡峭山路前进。路易感到轻松愉快，他想问问奥迪尔是否也有同感。

某种压在心头的重物，后来他想可能就是他的青春，象巨岩一样慢慢坠入大海，消失在浪花之中。